

# 朝霞

ZHAO XIA

3

1976







## · 评 论 ·

警惕,走资派还在走!.....姜思慎(3)

——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春苗》谈起

略论陈一峰形象的现实意义.....陆寿钧(40)

——长篇小说《飞雪迎春》读后

“铜墙铁壁,筑遍万里关山!”.....舒浩晴(17)

——评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

让金色的朝晖洒满大地.....上海师大中文系  
工农兵学员 梁 思(69)

——读中篇小说《金色的朝晖》

语言·形象·思想.....方 学(71)

——读《大海铺路》想到的

## · 小 说 ·

总攻发起之前(征文).....周林发(6)

幼儿园的钟声.....陈传瑜(19)

新鲜婶儿(征文).....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  
工农兵学员 苏桂波(26)

柳河川纪事.....董 蕾(43)

菜苗事件.....王 蓬(48)

山口把关.....程 鹏(61)



· 散 文 ·

- 晨光从这里升起……………王周生 (57)  
红旗在我们心中飘扬……………胡廷楣 (66)

· 诗 歌 ·

新生事物  
在斗争中成长

- 叱咤风云……………官 玺 (33)  
剪彩的年轻人……………陈祖言 (34)  
夜访函授点……………王金海 (35)  
在鹰嘴山峰……………张克必 (36)  
山村春夜(外二首)……………彭友德 (37)  
七律四首……………刘大杰 (65)

· 朝霞随笔 ·

- 不同的眼光……………高 信 (74)  
复辟狂的辫子……………朱建平 (74)

**苏修文学批判**

- 在“HTP”的掩盖下……………上海电机厂、范毅平 (76)  
五一工大文科班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 警惕，走资派还在走！

——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春苗》谈起

姜 思 慎

影片《春苗》问世后，激动过无数观众，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洪流中英勇战斗过的人们，看了影片，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春苗》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苗的光辉形象激励着人们继续发扬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坚持斗争，继续革命。广大工农兵赞美《春苗》，称颂《春苗》，有的还从爱护这棵无产阶级电影艺术新苗的心情出发，中肯地指出影片尚存在的问题，并且热情提出了修改意见。个别对文化大革命缺乏认识，对《春苗》还不够理解的同志，也在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逐步提高了认识，改变了看法。但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春苗》却十分反感，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黑风一经吹出，随之浊浪翻滚，从阴暗的角落里，冒出了种种奇谈怪论，对《春苗》大肆攻击，横加指责，叫嚷影片“污蔑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甚至要“彻底批判”，“勒令停映”！这种气势汹汹的音容，多么象那个下令卫生室下马、不让春苗背药箱的走资派杜文杰？银幕上的杜文杰曾经想把赤脚医生这株社会主义的“春苗”掐死在出土之际，生活中的“杜文杰”要置《春苗》这朵无产阶级电影艺术的鲜花于死地！真是无独有偶。

说来，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无产阶级

的文艺作品，它是本阶级的呼声，新时代的号角，它必然会鼓舞革命人民，也必然触怒资产阶级。围绕《春苗》，出现如此针锋相对的评论，正说明它触及到了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问题的焦点就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

影片《春苗》通过描绘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讴歌了这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影片特别注重从揭露和控诉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行上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使作品的主题，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含义，但也触痛了杜文杰之流的神经。“小妹之死”是影片中有力的篇章之一。解放以来，虽然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然而，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统治，广大农村仍然严重地缺医少药，依旧被资产阶级捏着人命！你看，阿芳嫂家的小妹得了病，尽管春苗心急如焚地摇船赶路，党支部书记阿强打电话告急，可是，因为巫医贾月仙骗钱害人，“老爷”卫生院见死不救，这个贫下中农的后代还是被断送了性命。“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春苗这句话说得多好呀！如果再让这条路线统治下去，那么，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小妹要继续受害丧命。这

叫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国民党的专政！多么需要来一场革命的风暴呀！摧枯拉朽，把这条坑害劳动人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连根席卷！这是革命人民热切的期望，这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放在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即是用艺术的形式深刻地揭示出党的基本路线所阐明的客观真理，运用艺术手段“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影片《春苗》正是通过“小妹之死”等一系列典型化的事件、情节，无情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恶，从而深刻地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时性。虽然它表现出来的是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矛盾冲突，但是由于抓住了本质、选取了典型情节，便有力地揭开了这场冲突后面同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紧密联系着的重大斗争。这使影片的主题获得了深化，也是广大革命人民喜爱《春苗》、高度评价《春苗》的重要原因。

可是，这对于那个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说，可就是“大逆不道”了！他举起“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正是一心要抹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苗》竟然针锋相对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怎么能不使他如坐针毡，大为恼火呢？在他的眼里，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统治本来就“好得很”，代表着“社会主义”嘛，象杜文杰把持的卫生院岂止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一

面“红旗”呢！既然如此，那么，揭露它，批判它，不就是“极左”，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进而言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搞的必要呢？！显而易见，他对《春苗》的攻击是顽固地站在走资派杜文杰的立场上，为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招唤亡魂，是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账的狰狞面目的大暴露！什么“极左”！这恰好说明了他贯彻的是“极右”路线！

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他们手中有权，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和批判那些“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列宁说：“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春苗》作为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影片，正是把斗争的锋芒牢牢地指在“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杜文杰的身上，使人民群众较深刻地看到了一个党内走资派的形象，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影片在刻划杜文杰这个形象时，十分注意表现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我们看到：杜文杰一方面听之任之地让钱济仁把卫生院的药品给贾月仙去骗钱害人，还说这是发挥她的“一技之长”，但另一方面却又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刁难、阻挠春苗学医。这里，杜文杰所代表的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当小龙危在旦夕，急需针药的时候，杜文杰却不管死活，在春苗开的药方上打××，说什么“没有处方权！”而另一方面，他又把国家给卫生院的经费、药品、器

械大量拿去搞什么“养身疗法”，以迎合少数“老爷”的欢心。这里，杜文杰哪有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杜文杰气势汹汹砍卫生室，到恶狠狠地将春苗打成“反革命”，甚至残忍到把贫下中农到嘴的汤药砸翻在地，这一切，他所实行的不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从影片中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杜文杰尽管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也在人民公社的卫生院里掌权，但是他却代表了反革命分子钱济仁、贾月仙之流的阶级利益，“踩住赤脚人”，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典型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能代表“党的领导”吗？春苗对他的斗争难道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吗？如果说他是代表了“党”，那只能是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春苗否定这种“党的领导”正可以纯洁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肌体，增强无产阶级的战斗能力，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那个见到批判杜文杰就浑身难受，影片看到一半就忿忿退场，指责《春苗》是“极左”，是“否定党的领导”的人，实际上就是要杜文杰这样的走资派继续上台，以保持他们资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但是，革命人民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于走资派，只要他还在走，我们就要象春苗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付杜文杰那样，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绝不手软！

影片对杜文杰的结局没有作明确回答，这是耐人寻味的。摆在杜文杰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从春苗和革命群众的批判中吸取教训，革心洗面，脱胎换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成为一个新人。另一条是顶着花岗岩脑袋，坚持错误，或者表面上装作“永不翻案”的样子，一有机会就反攻倒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他就依然是那个旧的杜文

杰。当然，人们总是希望他走第一条光明大道的。可是，他也有可能走第二条道路。实际生活中已经有了一个活标本：去年夏季前后，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不正是那个受过革命群众批判，再三保证“永不翻案”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吗！在那股逆流中，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春苗》“极左”的，不还是那个曾经口口声声“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吗！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只要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下去。生活中的走资派与银幕上的杜文杰，总是痛痒相关，同病相怜的。他们对《春苗》的恶意指责攻击是必然的。这是政治上的右倾翻案风在文艺上的反映，是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这股右倾翻案风，不仅卫生战线上有，教育战线、科技战线、文艺战线也都有。风源就来自那个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彻底批判”《春苗》也罢，“勒令停映”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他们继续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但历史是前进的，革命是阻挡不了的，复辟者决不会有好下场！对于革命人民来说，他们的登台表演，倒是一次极好的反面教育：必须警惕，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多写、多拍象《春苗》这样的作品，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头痛击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



## 总攻发起之前



周林发

### 紧急信号

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后的一天。

全市财贸系统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聚在一间曾经作过百货仓库，现在作为联络站的屋子里，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研究如何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

陈世英，这个普通的信贷员，现在成了吃饭难以定时，睡觉常被叫醒的大忙人。她这个银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哪天不被电话线缠着？哪天不被电话跟踪追击？人还未到，电话先响，这是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她从百忙之中脱身出来参加学习时，便横下了一条心，抓起电话关照总机接线员：事非十万火急，电话一律挡掉！

挡掉电话坐下来学习，现在已经成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制度了。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你倒试试看，可难哩！也难怪。斗

争错综复杂，形势飞速发展，有多少新的课题、多少新的矛盾，等待这些昨天还是普通的营业员、会计、仓库保管员，而今天成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去思考，去解决哪！

按照陈世英的说法，“越忙越要抓紧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是管全局的。我们这些当头头的，不吃透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战斗号令，整天忙于具体事务，就会象不熟悉列车运行图的火车司机一样，开起车来准会误点，出轨！”在座这些大忙人，正是根据陈世英的提议，千方百计脱出身，坐下来学习元旦社论的。

陈世英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剪着一头齐耳短发，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是个身高体壮的姑娘。她胸前挂一枚毛主席像章，胳膊上的红袖章，是用红领巾拼接起来的。那只白天黑夜跟她东奔西忙的黄挎包里，除了《毛主席语录》、各种活页文献、笔记本，还有些面包、糕饼之类干粮。总是塞得胀鼓鼓的。每次学习会上，这个淳朴却很敏锐，沉着而有锋芒的姑娘，总是中心人

物。

跟她坐在一条板凳上那个身材颀长，面色白皙，被大伙叫作“小李子”的小伙，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他名叫李永康，跟陈世英一样，工人家庭出身，是在大跃进浪潮中，踏进银行大门的——

文化大革命前，陈世英和李永康都是银行里出类拔萃的人物：李永康是出纳员，政治上上进心很强，出纳业务更为出众。在出纳科，他每天都是第一个上班，开窗，扫地，倒痰盂，抹账台，一切料理定当，就“悉悉索索”点钞票，“嘀嘀嗒嗒”打算盘。天长日久，他的基本功，使干了几十年的“老银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陈世英是个信贷员，业务也很出众，政治学习抓得更紧。信贷科一应杂活，也是她一手包干的。但她是全科下班最迟的一个，忙完杂活，她就坐下来看书读报。日积月累，她成了信贷科党支部书记老秦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助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先后起来造银行行长应平之的反，还首先贴出大字报，炮轰市委副书记兼财贸政治部主任郑良才，成了革命的闯将。后来，银行成立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分别作为信贷科、出纳科的代表，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此刻，他们同坐在一条板凳上，正和大伙一起研究怎样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向财贸系统的走资派郑良才发动总攻。

热气腾腾的屋子里，人们争议着，吆喝着。喧闹的声浪把四扇长窗震得格格作响，玻璃窗上的水珠，全被震得成串往下淌。

陈世英左手捧着画满“？”的笔记本，握笔的右手托着下巴，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个发言的人，不时记下了几笔，或是画上几个“？”。这时，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两天，不少基层工厂企业

的当权派签发加班费、生活补助费、外出串连费和补发工资，赶来提款的人接连不断。今天上午，我们银行开了‘红灯’<sup>①</sup>。我觉得在总攻发起之前，银行突然开‘红灯’，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很可能走资派们在垂死反扑！”

“噢！怪不得我们百货公司营业额上升幅度反常，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听说有些人领了串连费，上班都不上哩！”

“那么多怪事，跟郑良才这家伙挂得上吗？”

“哈哈，别把郑良才这家伙说得那么神嘛！”李永康胳膊在空中划了个弧形，鲜艳的红绸袖章闪起一道红光，“都说我们银行行长应平之是郑良才的影子，我看应平之早晨来交认罪书时那付熊相，料定这家伙得知我们要发动总攻，早已吓破胆了。”说着，他掏出几页报告纸递给陈世英：“喏，这是应平之的认罪书，你看看！”

陈世英这才发现，小李子胳膊上竟带着崭新的红绸袖章，心里不觉一沉。当她接过报告纸时，心里又添了一层疑云：平时应平之总是将认罪书交给老秦的，今天怎么交给小李子了？应平之的认罪书早不交，晚不交，为啥赶在这个当口交？为啥别的罪行概不认帐，只检讨过去克扣奖金，不关心群众福利？为啥他的检讨跟许多当权派不谋而合？他们为啥要搞这些名堂？她在笔记本上画了几个大问号，然后随口问道：“小李，你觉得这份认罪书写得怎样？”

小李子眼珠翻了几下：“能够上纲上线检讨，这点应该肯定。我看态度比以往老实了一点，主要是吓怕了！”

应平之吓怕了？老实了？小李子呵小李子，你千万不要轻敌麻痹呵！陈世英这

<sup>①</sup>“红灯”银行职工口语，意即现金流出超过正常支付定额。

么想着，刚要开口，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来了。

“嘀铃铃”，“嘀铃铃”，几个小时以来，头回响起的铃声，使这间热闹非凡的屋子顿时静得出奇。人们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念头：紧急信号！紧急信号！这是一个十分火急的信号！

小李子慌忙抢过耳机，急乎乎地嚷道：“哪里？谁？我就是小李……嗯。”他掏出手帕抹去额上的急汗，大大咧咧地说：“哎呀，我的老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好了，好了，别干扰我的学习！”

““咔嚓”一声，人们已被提到喉咙口的心，全都随着耳机放下来了。”

小李子摊开双手，咕哝道：“提款的人多了几个，职工意见不大一致就这样大惊小怪！这老秦真有点婆婆妈妈的！”

什么？提款的人又多起来了？大家意见不大一致？陈世英猛地直起身来，风风火火冲出门外，找了一架直线电话，“嚓啦啦”，“嚓啦啦”，飞快地拨动着号盘，一连挂了七八个电话：先找老秦问明银行情况；又去询问各区办事处有何动静；再挂电话到自己负责业务联系的大江船厂问了一下。——这是她的习惯，每逢特殊情况，总是这样一连挂上七八个电话；用她的话说，叫做“心中有全盘，才能下决心”。现在，她从七八个电话里，证实了自己的推断：银行开“红灯”，看来是走资派有计划、有目的地猖狂反扑的信号！

陈世英大步跑回屋里，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她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双手紧紧按住黄挎包，对大家说：“果然不出所料，人家打上门来了！”

打上门来了？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落到电话机上，马上，又集中到陈世英脸上。只有李永康，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

“同志们，走资派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

各个区办事处都面临开“红灯”的危险。看来，这股风决不是某个基层单位，甚至区局的走资派所能掀起的。很可能是郑良才一手策划的阴谋！”陈世英斩钉截铁地说。突然，她习惯地把头发往后一甩，尖锐的眼光落到李永康身上：“小李，我们走，快！”

李永康迟疑着站起来，陈世英不由分说，一把拉住他就冲了出去。

### 密室阴谋

打上门来的，正是郑良才！

不过，这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身架笔挺的市委副书记兼财贸政治部主任，并未在银行柜台前露面，而在一幢恒温调节的小别墅里遥控指挥。

此刻，郑良才正反剪着双手，在会客室里来回踱步。他不时扬起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亮出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向默不作声的电话机投以一瞥。他，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候应平之从银行打来的电话，急于知道自己亲手导演的闹剧，究竟演得是否精彩。

这间长方形会客室，四周是一圈紫红丝绒作罩的红木沙发，沙发之间每个茶几上，都摆着巧夺天工的盆景。对门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面上是一只凶相毕露的秃鹫，栖息在悬崖绝壁之上，半睁着眼睛。国画两侧，是一副垂地直幅屏条对联，那龙飞凤舞的草书，显然是名家手笔，字字都有小面盆那么大：“欲上青云显身手，未肯平原浅草飞。”

这里是郑良才的遥控指挥所。前天，那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就在这间陈设讲究的会客室里，开了一夜密会——

赶来开会的人，大抵是郑良才的老同事，老部下。往年，每逢元旦，这些人总是乘着轿车，赶来聚首畅叙，灌个一醉方休。

今年他们检讨的检讨，挨斗的挨斗，根本没有心思来此聚首，更不会想到正被贴上街头的大字报炮轰、火烧的郑良才还会发出邀请。因此，当他们戴着大口罩，围着大围巾，把帽舌压到眉梢，冒着风雪偷偷摸摸赶来赴会之前，早已料到此会决非寻常。其中，曾给郑良才当过十年秘书，后被安插在银行当行长的应平之，更是不胜惊讶之至。这个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腆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正托病在家，一得到邀请，便从沙发里蹦了出来，披起大衣匆忙赶来赴会。他知道运动以来变得深居简出的老首长，没有急事是决不会发出邀请的。

一番寒暄过后，郑良才扬起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亮出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在与会者脸上转圈，慢吞吞地将那支足有二寸来长的琥珀烟嘴敲了几下。于是，鸦雀无声的会客室里，响起了郑良才的胶东话：“这回，请大家来过个革命化的元旦。嗯，革命化的元旦。”他说一句顿一顿，接着再说一句：“我看了看元旦社论，中央新的精神很多嘛！嗯！”

会客室里，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郑良才，也不时朝应平之斜上一眼。他们知道，郑良才谜语般的话，只有应平之才能百分之百地吃透。

确实，应平之对郑良才的说话艺术是颇有研究的。他从自己十多年秘书工作中得出一条经验，要想吃透这个发言时“嗯”、“嘛”特别多的老首长的意图，就得从“嗯”、“嘛”二字发音的轻重抑扬里仔细品味。这时，应平之已从开场白里，明显地感到，老首长又要反面文章正面做了。他伸出右手食指，把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往上一顶，竖起耳朵等待下文。

过了好长时间，郑良才慢吞吞地呷了口茶，双手捂着茶杯又开了腔：“社论多次提到，资反路线的要害就是整群众。嗯！这

是很深刻的。过去，我们确实干过不少整群众的蠢事嘛。比如，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动不动罚奖金，扣工资，这就是整群众的突出表现嘛，嗯？”他随手拿出两份题为《评级评奖是资反路线突出表现》的油印传单扬了扬，接着说：“类似这样击中要害的批判材料，是很难得的。对我触动很大！嗯，触动很大！我觉得要边改边干，重新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恐怕就得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做起。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嘛，嗯？”

郑良才结束了演讲，深深地吸了口烟，很快喷吐出来，浓浓的烟云把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老脸遮住了。

人们的目光从郑良才身上移开，相互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来。

已经品出味道的应平之，赶忙停住正在作记录的笔，用食指把眼镜架一顶，试探地问道：“郑老的意思，是不是经济上放宽一点？”

郑良才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旋即避开了应平之的目光。

“经济上放宽，人心势必浮动，不就乱上加乱了吗？”有人提出质疑。

有人马上附和：“是呀，标准很难掌握啊！”

“前一时期卡得太紧，松一松，群众情绪可能会有所缓和。”不少人表示赞同。

在一片哄哄声里，郑良才慢吞吞地熄灭烟蒂，扬起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亮出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观察着与会者各不相同的神态，用那支琥珀烟嘴在桌上敲了几下：“嗯？还是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嘛！经济上放宽一点，这是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实际行动嘛！要相信群众是会欢迎的嘛，嗯？具体标准也要相信群众能够掌握的，至于群众里面有不同意见，那就让群众通过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嘛！怕这

怕那，无非就是求稳怕乱。嗯？乱有什么可怕的嘛！要敢字当头嘛，嗯？”

“对，对，对！”应平之已从“嗯”、“嘛”二字里面，听出了弦外之音，忙不迭地说：“郑老站得高，看得深，对我启发很大。这样边干边改，一定会取得群众谅解。即便群众里面出现分歧，那也是正常的。群众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呀！”说着，他向身边几个人使了个眼色。

郑良才又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喷烟吐雾把自己遮掩起来。但经应平之一说，与会者全都领会了郑良才召集这次密会的意图。他们抬头望望窗外，窗外依然大雪纷飞；低头看看手表，时间已过午夜。于是，纷纷起身穿衣戴帽，匆匆告辞，一个个缩起脖子消失在风雪之中。

密会刚散，疲惫不堪的郑良才一头倒进了沙发，咬着那支琥珀烟嘴，大口大口地喷吐着浓烟。随着烟团扩散，他仿佛看到大群要求增加福利待遇的人，正与造反队员们闹成一团，拿着提款单据的人，潮水般地涌向银行，把银行围得水泄不通……想着，想着，他不禁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欣赏起挂在墙上的那副垂地直幅屏条对联来。

唯一留下未走的应平之，还是按照以往当秘书时养成的习惯，左手捧着笔记本，右手握着笔向老首长请教：“郑老，经济上放宽，银行压力一定很大。万一被陈世英卡住，那……”

“陈世英？”郑良才象被刺了一下，两道眉毛一耸，意味深长地嘱咐道：“平之，银行确实是个咽喉之地。嗯！这回，你可不能象运动初期那样，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群众了。嗯？要依靠群众嘛！那个叫李什么的……”

“叫李永康，比较好说话。”

“对，他也是造反派头头嘛！这个小伙子比较纯朴，通情达理，多找他汇报汇报思

想，嗯？”

应平之连连点头称是：“对对对！银行里造反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即便铁板一块，也可以……哈哈，老首长放心，事情一有眉目，我就向您汇报！”

——现在，两天时间过去了。昨天没有动静，郑良才很是泰然：好戏开场总要静台片刻嘛！果然，今天上午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与会者们接连不断向他报告好消息。可是，唯独应平之至今杳无音讯！这使郑良才深深感到预兆不祥。

郑良才从中午到现在，已在电话机旁守了六个小时了。

#### 柜台对峙

“咕辘辘”，“咕辘辘”，银行大楼底层，那座高大宽敞的大理石圆柱大厅入口处，三扇黄铜把手柚木镶框的玻璃旋门转呀，转呀，从中午转到现在，还没打过顿。

二辆蹬得飞也似的自行车，同时在银行门口来了个急煞车。脸色绯红，气喘吁吁的陈世英和李永康，翻身跳下车来，顾不得擦去满头热汗，一前一后由旋门冲进了大厅。

大厅里，手里捏着各种提款单据的受了蒙蔽的人们，密密层层地在那圈齐胸高的柜台前筑起了人墙。他们把手伸得长长的，叫着，嚷着，不时发出一阵哄哄声。柜台里圈多数银行职工，跟着一个四十开外的壮汉，守在柜台前面制止哄闹，他就是老秦；也有部分职工远离柜台只顾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什么。于是，就以柜台为界，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陈世英马上发觉，眼前这种局面是跟大厅里贴着的应平之的认罪书分不开的。她看到应平之在认罪书末尾赫然醒目写着

九个大字：“已经李永康同志审阅”，每个字下都用红墨水画了圈。心想：应平之把认罪书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显然是不表态的表态，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哄闹；而他在认罪书末尾特意注上小李的名字，不就是造成银行职工意见分歧的根由吗？

火药味好浓啊！心急火燎的李永康心里一楞：这根本不象提款，简直是在聚众闹事嘛！

可是，应平之却觉得闹得还不够凶，还要来个火上浇油。就在一片哄闹声中，他腆着大肚子在柜台前面出现了。

“啊呀！怎么闹成这样？”老秦，还是快点付款吧！”应平之用食指将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往上一顶，故意大声嚷道：“群众要求改善福利待遇，也是对资反路线的一种冲击嘛！特别是出外串连，更得大力支持。这样硬卡算不算是新的资反路线呢？老秦，你要三思而行哪！”

老秦瞪着应平之，眼中喷出一团怒火：“这些款子该不该付，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你在这里放邪火，到底是搞什么鬼！”

顿时，柜台里面发生小声争辩；柜台外面还有人在起哄：

“当权派表态了，我们胜利了！”

“打倒新的资反路线！”

“你们这些人比走资派还走资派！”

小李听得哄哄声，不禁火冒八丈：咳，老秦这个人，真是叫人恼火！怎么弄得人家骂我们执行新的资反路线！李永康想到这里，三步并作两步，绕道冲进柜台，顿时就被远离柜台小声争辩的银行职工围得严严实实。

应平之发觉李永康走进柜台，赶紧避开老秦威严的目光，悄声对身边穿棉大衣的楞小伙子说：“我表态不算数，姓秦的说话也不作数，说话算数的人来了！”他伸手指指李永康：“喏，只要我们银行造反纵队

李司令一句话……”

“姓秦的滚开，我们要见李司令！”

“坚决要求李司令表态！”……

柜台内外一片骚动、哄闹。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李永康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便一步一步向柜台走去。

李永康一开步，陈世英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小李啊小李，你慢点走！你难道看不出应平之摆好了陷阱等我们踩吗？再也不能迟缓了！陈世英伸手从挎包里拿出《毛主席语录》，然后猛地把挎包朝身后一推，排开人群，纵身跳上了柜台。

“同志们，大家静一静。”陈世英把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们头顶上挥动着。

“这是谁？”

“陈司令，老造反哪！”有人轻声议论。刹时，大厅里一片宁静。应平之见势，赶紧缩起脖子，想隐到人群里去，可是，陈世英咄咄逼人的目光抓住了他：“应平之，你刚才不是大声嚷着要付款的吗？你这个行长好大方！来，站到前面来，让我们看看这钱该不该付。”说着，她俯身拍拍穿棉大衣的楞小伙子：“来，把提款单拿来！”

楞小伙子听这个正气凛然的姑娘要提款单，先是一楞；旋即把两张提款单递了出来。

陈世英接过提款单一看：“喏，是大江造船厂？又是补发工资，又是串连费，还都是五位数，你们厂里当权派倒跟我们这个行长一样大方！”她略为思索片刻，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银行造反纵队讲几句：过去，走资派们不把我们当工厂企业的主人，利用评级评奖，物质刺激，搞管卡压；运动初期他们又以生产压革命，反对红卫兵小将到工厂企业里来串连，这些显然都是资反路线的组成部分。大家要造资反路线的反，我们银行职工坚决支持！但是，



一手制造了荒诞无稽的图纸事件。工人群众忍无可忍，到市里告状；可接待他们的市委副书记郑良才说，市委赵书记早已有言在先：对于这些事情，不表态，不介入，不支持。后来，大江船厂工人群众决定推派两名代表北上控告，那个当权派不仅不肯签发车旅费，还派人暗中盯梢。现在，这个当权派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下子签发两万元钱加班费，两万元钱串连费！想叫数以百计的造船工人围着福利待遇团团转！想叫两百个造船工人离开船台，停止生产，到北京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如果照此办理，我们怎么落实毛主席、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万众一心地向一小撮走资派发动总攻击？同志们，仔细想想吧！当权派们签发这个费，那个费，到底为了啥？”

现在当权派们大慷国家之慨，签发这个费，那个费，究竟是不是改悔的表现呢？”

柜台内外鸦雀无声。人们的目光交集在陈世英身上，思索着她提出来的问题。

说话间，十几个佩戴红袖章的工人、红卫兵陆续冲了进来，听了陈世英的话，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陈世英扬起手里那两张提款单，大声说道：“就说大江船厂吧！这个全市闻名的老造反厂的信贷业务，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个小时之前，我还挂电话跟大江船厂财务部门联系过。我记得运动初期，大江船厂工人群众起来造反的时候，当权派连买纸张的费用都不肯签发。工人群众只能用报废的图纸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当权派却说用图纸写大字报是故意泄露技术机密，

“说得好，这个钱不能拿！”新进来的人高声喝采。

“上当了，这回又上当了！”楞小伙子低头看着那张提款单。

“走，找这些当权派算账去！”人们呼喊着。

“咕辘辘”，“咕辘辘”，三扇黄铜把手柚木镶框的玻璃旋门又起劲地叫唤起来。围在柜台外面的人墙拆散，人们接连不断朝门外涌去。

陈世英轻捷地跳下柜台，关照两个银行职工注意应平之的动静；她拖着李永康、老秦离开这座大理石圆柱大厅，找了个地方开起紧急碰头会来。她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李是受蒙蔽群众的一个代表。

要从根本上解除柜台内外对峙局面，首先要解决小李的思想问题。

屁股还没坐下，李永康便向老秦开了一炮：“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婆婆妈妈。早点把提款的人打发走，那会这么被动！”

“拿什么去打发？”轻易不会冒火的老秦火起来了：“难道开了‘红灯’还不过瘾？”

“我希望开‘红灯’？简直莫名其妙！”

“老实说，没有应平之那张经过你审阅的认罪书贴出来，事情不会闹到这步田地！”

“什么？”李永康吃了一惊。

陈世英望着摸不着头脑的李永康，平心静气地接上了话茬：“小李，你没想到应平之会把认罪书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你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认罪书末尾特意写上‘已经李永康同志审阅’几个大字，你更不会想到刚才又是他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围攻老秦，逼你表态吧！这一系列的表演都说明了什么？难道说明他已经老实了，吓怕了吗？小李，冷静地想一想吧，为啥应平之总是在你身上打主意？”

“嚓——！”老秦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团青烟：“蚊子不叮没缝的鸡蛋呵！”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李永康自己也想伸手，捞几个臭钱？”

陈世英不紧不慢地说：“这一点，我们完全信得过，应平之也不会不明白。”她拍拍小李胳膊上鲜艳夺目的红绸袖章，意味深长地说：“应平之是看准目标下手的，这不就是标记吗？”

“袖章？标记？”李永康瞪着陈世英。

陈世英默默地点点头，抚摸着自已胳膊上那只亲手用红领巾拼接而成的袖章，问道：“小李，你怎么把袖章换了？”

李永康瓮声瓮气地答道：“昨晚把旧袖

章洗了洗，早晨起来随便换了一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大惊小怪？难道你忘了这两只袖章的来历？”

这一问，李永康白脸成了红脸，眼前随之闪过一幕往事：那是运动初期，银行造反纵队刚成立的时候。他们要求应平之签发一笔经费，做一批式样统一的袖章，应平之非但不肯签字，还横加指责。当晚，陈世英和李永康商量了一下，一起把珍藏着作为学生时代纪念的红领巾找来，由陈世英连夜亲手缝制了两只袖章。翌晨，这两只由红领巾拼接而成的红袖章，就成了银行造反队员们仿制的样品。时隔不久，应平之叫人买了大段红绸做成袖章，亲自送到造反纵队，说是表示与资反路线一刀两断的诚意。当场被造反队员们留下作为罪证，还开了现场批斗会。应平之不得不承认想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想到这些，李永康羞愧地埋下头，一下把红绸袖章拉了下来！

陈世英趁热打铁，点了一句：“换个袖章是没啥大惊小怪，可应平之却会从这个不寻常的袖章上嗅出味道，利用你的思想变化呵！”

这时，监视应平之动向的两个银行职工闯进来了：“小陈，应平之偷偷摸摸溜到对面那家烟纸店里，给郑良才打电话，汇报银行情况，当场给我们逮住了！”

这个意外的消息，就象一盆冷水兜头泼来，使脑袋发热的小李，为之一震：“都说些什么？”

“只听他说‘情况不妙，银行卡住了，实在无能为力。’”

“呼——！”李永康一拳砸在桌子上：“这些不肯改悔的家伙，还想垂死挣扎！我去把应平之揪到大厅里来斗一斗！”

“慢！”陈世英一把拖住李永康：“现在，

主攻目标已经很清楚了。你快到财贸联络站去，汇报一下银行斗争的情况，再跟工人造反司令部、红卫兵司令部通个气，建议明天一早联合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批斗郑良才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老秦，你把应平之揪到大厅里，发动柜台内外群众共同批判！我去起草一份紧急通告，呼吁全市职工立刻行动起来，共同反击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怎么样，分头去办吧！”

“就这么办！”老秦和小李异口同声地说着，风风火火走了出去。

陈世英望着战友们并肩携手的背影，嘴角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 同仇敌忾

银行大楼，是一幢钢骨水泥结构，外观雄伟庄严的房子。座落在横贯这座大工业城市的那条大江边上。

银行革命群众组织的办公室，是三楼临江的一个小房间。过去，这是行长休息室，专供应平之睡午觉，打牌，又麻将用的。银行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以后，陈世英带领大伙把里面的沙发、圆枱、茶几以及种种摆设，统统搬了出去，重新收拾了一番，作为办公室。

这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在整幢银行大楼里面是最简朴的：中间一张乒乓台，四周一圈折椅，是供开会办公用的。进门墙边是个报架，旁边一张条形长桌上推着油印机，纸张，油墨，广告粉之类的宣传用品。正中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

此刻，陈世英在乒乓台上摊开《毛主席语录》、元旦社论和各种活页文献。她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紧急通告”四个大字。又停下笔来，托着下巴，出神地凝思起来。

然而，不知怎么的，此时此刻盘旋在陈

世英脑海里的，不是眼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不是如何遣字造句写好通告。两件往事，在她心中翻腾：

——五年前的一个夜晚，她第一次踏进这间平时难以涉足的行长休息室。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了自然灾害，修正主义路线到处泛滥。就在这个当口，郑良才带了几个人到大江船厂去蹲点，搞得这家曾在“大跃进”年代造过三千吨沿海客货轮的船厂，船越造越小，越造越少，出现了“大吊车吊小鸭子，大船台造小驳子”的怪事！一次，这家船厂要向银行贷款，扩建厂房，增添设备。陈世英很是意外，赶到大江船厂向工人群众一打听，原来，大江船厂当权派根据郑良才的黑指示，搞什么“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准备搞一个专门生产煤油炉之类小商品的车间！陈世英听后大吃一惊：造船厂不造船，挖空心思赚钞票，这还算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巧，当她路过船台的时候，许多工人贴出了大字报《造船工人要造船，坚决不搞小商品》，她仔细看了一遍，就在这张批判郑良才鼓吹利润挂帅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当晚，她就被应平之关在这里写检讨。第二天清早，应平之拿过检讨书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为啥共产党的干部要把资本家的生意经当宝贝？！为了赚钱，造船厂不造船，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郑良才咬着那只奇形怪状的琥珀烟嘴，在这间还是“行长休息室”的屋子里，开了一个信贷员座谈会。开始，这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市委副书记，眯缝着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东拉葫芦西扯瓢，不知所云地发了一通议论。而后，话锋一转要信贷员们汇报基层单位生产状况。陈世英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闪动着那双大眼睛，始终注视着郑良才的神态。不多一会，她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象：每当信贷员们谈到基层单位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生产大幅度上升的时候，郑良才“嘚？”得特别响，偶尔还会插上一句：“实事求是嘛，嘚！”而当信贷员们汇报到个别基层单位生产管理有点忙乱之类的情况，郑良才“嘚”得格外意味深长，偶尔还插上——一句“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儿，嘚？”这使陈世英立刻警觉起来。会议临近结束，郑良才点名要汇报大江船厂的生产情况，说他对这个以造反最早闻名全市的船厂特别有兴趣。陈世英如实作了汇报，谁知郑良才却听得很不耐烦，还插了一句“嘚？不要报喜不报忧嘛！嘚？”陈世英从这两声特别响的“嘚”里，听出郑良才要挟信贷员捏造那些造反较早的先进单位“革命冲击生产”的假材料，为他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提供炮弹的险恶用心，当即顶了一句：“难道你想叫我报忧不报喜，把一个指头说成九个指头？”郑良才恼羞成怒，大声训斥陈世英假报情况欺骗市委领导。陈世英当众揭穿了他的阴谋，事后又贴出了那张轰动整个财贸系统的大字报——《戳穿郑良才的新阴谋》……

往事就象银幕上的镜头，一闪而过。而如今的大江船厂，早已是一幅另外的景象。陈世英走到窗前，激动地凭窗远眺，遥望着对岸大江船厂那灯火通明的船台上，耸立在焊花丛中的巨轮的巍峨身影，心潮如同一江雪浪翻腾不息：毛主席啊，是您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辟迷梦，给祖国的造船事业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呵。

“咣——咣——咣！”

江海关大楼上传来十二声钟响。陈世英伸手拢了拢被江风吹散了的短发，关上窗门，重新坐到乒乓桌前。

乒乓桌上那张白纸上，还只有“紧急通告”四个大字。她望着“紧急通告”四个大字，心里默默地想道：紧急通告，也就是向郑良才一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发起总攻的动员令！怎样才能使人们彻底认清这些走资派的狰狞面目，认清他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同仇敌忾地投入当前这场狼煞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的斗争呢？

大江奔腾，惊涛拍岸，发出阵阵山吼雷鸣般的巨响。底层出纳科大厅里，不时传来阵阵震天动地的怒吼。耳闻这些令人激动感奋的声响，伏案沉思的陈世英，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似有惊涛骇浪翻卷一样。

郑良才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干了多少牛鬼蛇神不敢干，也没法干的坏事呀！资本家只敢躲在阴暗角落翻看变天账，他却能打着蹲点的幌子，在大江船厂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试验，教唆犯只能偷偷摸摸引诱天真烂漫的孩子去犯罪，他却能以市委领导的名义，要挟银行信贷员捏造假材料，为他镇压群众运动提供炮弹；纵火犯再狡猾，作案时也不得不取出使人怵目惊心的火种，他却能堂而皇之地凭借自己手里的大权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文化大革命！这个顶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走资派干的坏事，不是比牛鬼蛇神更厉害，更疯狂吗？可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最危险的敌人。面对正在作案的纵火犯，相信小李和来提款的那些人一定不会掉以轻心，也决不会手软的。可是，面对走资派的猖狂反扑，为啥小李他们却差点上当呢？不就因为郑良才、应平之这些象豺狼一样凶恶的敌人，身上披着一张羊皮吗？对，我们一定要把郑良才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羊皮撕下来，使人们认清他的狰狞面目，同仇敌忾地投入新的战斗！

陈世英那双大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苗，她习惯地把头发往后这么一甩，一股作气在那张写着“紧急通告”四个大字的白纸上奋笔疾书起来。

“呼——”门推开了。李永康带着全市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赶来了。他们一齐围在陈世英身边，仔细地阅读着这份“紧急通告”，争先恐后地代表各自的组织签了名。

忽然，有人发现发起人还没有签过名哩！忙叫道：“小陈，你自己怎么还没签名？”

陈世英抬起眼睛望着李永康，笑着说：“小李，你是我们银行造反纵队的司令，还是你来签字吧！”

“签字又不是请客吃饭，有什么客气的！”李永康说着，提笔在“紧急通告”末尾，代表银行革命群众组织签了名。

“哈哈哈哈哈”，大伙都被李永康那股楞劲儿逗乐了。人们笑得那么酣畅，那么欢乐，使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装满了笑声。

“明天，不，今天联合批斗郑良才的万人大会，都准备好了吗？”陈世英煞住笑问小李子。

李永康抓起“紧急通告”，嚷着：“大刀出鞘，枪弹上膛，等这个总动员令一下达，千万门大炮就会向郑良才他们发起总攻击了！”

望着已由几十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签字的“紧急通告”，陈世英仿佛看到，即将召开的全市群众大会上，那由千万面红旗汇成的海洋，由千万支铁臂组成的森林，听到那由千万个嗓门发出的怒吼，也仿佛看到，郑良才和市委里那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她连忙把手推油印机、油墨、纸张、腊纸搬到乒乓台上，招呼李永康：“来，我们抓紧干起来吧！”

“干！”满屋子磨拳擦掌的人们一声吼，那惊雷般的声音，就象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一场大战役的司令员，下达总攻命令一样干脆利落，短促有力。



# “铜墙铁壁，筑遍万里关山！”

——评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

舒浩晴

在桅樯如林、红旗漫卷的渔港，人们正神采焕发地喜迎国庆。忽然间螺号声起，各行各业的男女民兵手持各种武器迅速集合，准备战斗——《磐石湾》一开头，就生动地展现了全民皆兵、常备不懈的豪迈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到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壁铁墙。

《磐石湾》描写的主要情节，是同派遣特务黑头鲨之流的斗争。在提炼主题思想时，《磐石湾》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有鲜明特点的矛盾冲突的发展，深刻地展现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性。黑头鲨这个特务司令，是一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解放前，他是个渔霸；解放后，他潜逃在外，一直梦想卷土重来，恢复失去的天堂。在黑头鲨身上，集中概括着复辟狂的思想特征。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究竟看到还是看不到黑头鲨的复辟野心？究竟承认不承认还存在阶级斗争？这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磐石湾》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陆长海，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革命警惕。他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工作千头万绪，但没有盲目地陷在事务堆里，而是紧紧抓住阶级斗

争这个纲，遇到问题首先作阶级分析。他对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家属，也是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教育和帮助，启发他们“艳阳天还须防寒流骤降，百花园也有那蛇蝎暗藏。”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他就心明眼亮，能透过现象敏锐地看到本质，在对敌斗争中，不论处于任何艰难困苦的场所都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当项武伯从树洞里发现了刀鞘时，他马上引起深思：“为什么只有空鞘没有刀？为什么偏在此时来挖鞘？”通过与群众议论，他斩钉截铁地作出判断，从而在特务登岸之前便识破了他们的接线阴谋，及时向上级提供了线索；在狼牙礁，他负伤痛，追穷寇，虽然孤身一人，但毫无畏惧，机智地把敌人引进包围圈。为了向战友报信，他以血巾裹标灯，丹心似火照亮万里海天。这闪闪红光，形象地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

在狼牙礁，表面上陆长海是一个，黑头鲨是一群，众寡悬殊；但谁强大？谁虚弱？十分清楚。陆长海丝毫不感到孤单，因为他觉得，“天南海北，亿万军民，如在身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沉着勇敢，凭“一腔热血，无限忠诚”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象陆长海这样的英

雄人物，在我们国家何止成千上万！有了他们，敌人不论多么凶恶、狡猾，在我国国土上都寸步难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陆长海一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巧莲和海根与陆长海就是鲜明的对照。巧莲是“抱了孩子丢了枪”，“钻进了海螺壳，沉睡梦乡！”她只顾自己的小家庭，看不到还有阶级斗争。思想上有了漏洞，妖魔站到面前她也分辨不清。海根则是只顾生产丢掉枪。他振振有词地说：“盖图章，签支票，这些事，也重要”。在他心中，这重要，那重要，就是忘了抓阶级斗争最重要。陆长海对他的批评是中肯的：“枪上没有准星，对不准来犯之敌；脑子里没有敌情，识不破敌人的诡计。”在关键时刻，他不就上了潜伏特务裘二能的圈套，并向他泄露了机密吗？巧莲和海根的思想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丢了枪，首先是由于思想上丢了枪，即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解除了思想武装。后来，通过陆长海的批评帮助和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他们又都拿起枪来冲上斗争前线。这就生动说明：要使我们的铜墙铁壁真正坚不可摧，就要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首先在我们思想深处筑起一道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铜墙铁壁。

早在四十二年前，毛主席就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铜墙铁壁之所以坚不可摧，就是因为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把革命当成无上光荣的旗帜。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仍然是依靠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无产阶级专政集中地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千百万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

爱毛主席，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奋不顾身地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政权。在《磐石湾》第六场，当黑头鲨窜上燕尾岛，咬牙切齿地要扯掉五星红旗时，曾阿婆高举鱼叉，挺身而出，护住红旗。“红旗是我渔家命，红旗映红渔家天！渔家在处红旗在，纵然是血溅红旗也心甘！”曾阿婆这段唱，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懂得，正是在红旗的指引下，我们才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枷锁，站了起来。红旗是革命的象征，红旗由成千上万先烈的鲜血染成。中国人民的命运是同红旗紧紧联在一起的。我们决不容许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卷土重来砍倒红旗；面对着妄图砍倒红旗的敌人，革命人民都会象曾阿婆一样甘愿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红旗。保卫红旗，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广大群众有了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红旗就会永远在祖国大地上飘扬。

《磐石湾》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列宁说过：“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如果说黑头鲨之类是从外部进行窜犯的话，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则是从内部进行瓦解和破坏。他们的矛头，都是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铜墙铁壁，筑遍万里关山！”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提高警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迷梦都将被这铜墙铁壁碰得粉碎。



## 幼儿园的钟声

陈传瑜

小娇是我唯一的孩子，今年五岁了。他长得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嫩皮儿白里带黄，脸蛋儿俊俏消瘦，外人一搭眼都当他是个女孩子；可淘起气来，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半年前，组织上调我到黄海建港工地工作，我把小娇送到县直机关幼儿园。今天回县里，我急着想知道小娇变成什么样了。

我刚刚踏进幼儿园，便被眼前的场面吸引住了。四四方方的院子里，笼罩着一种热烈、欢乐的气氛。院四周，均匀地插着一圈五色彩旗，孩子们围成一个很大的圆圈，喊声、笑声、小巴掌的拍击声响成一片。我好奇地站在圈外张望。

小广播员喊话了：“下一个节目：六十米短跑决赛。”

“叭！”起跑点上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声。“噔噔噔……”用石灰水浇成的直形跑道上跳起了十几个“小运动员”，他们互不相让，直奔前边插红旗的地方。

“小苗领先了，加油！加油！”

“追上了，追上了，‘胖墩’加把劲！”

小苗跑在最前面，穿红背心的小胖墩紧追不放。突然，在离终点线几步的地方，小苗摔倒了。

“哎呀！”运动场上发出一阵惊叫。

就在这一刹那，小胖墩猛地收住脚步，两手拉起小苗，两人搀着胳膊冲上终点。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我对小胖墩油然而生一种羡慕的感情：“多么好的孩子啊！”

“妈妈？”不知啥时候，那个穿红背心的小胖墩楞怔怔地站在我面前，歪着小脑袋，骨碌着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突然，他惊喜地一笑，展开胳膊朝我扑了过来，“妈妈！”

“小娇？！”我怔住了，这会是我的小娇吗？嘿，你竟会变成个面色红润、粗壮墩实的硬小子？我激动地把他一把抱起来，哟！沉甸甸的，就象一块铁蛋子似的。

“妈妈，别叫我小娇了，辛阿姨说，我叫学冬，你记着呀！”小娇伏在我的怀里，显出十分懂事的样子嘱咐着我。

我越发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两颗热乎乎的泪珠儿不偏不歪地落在孩子的肩上。“孩子，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啊！”

小娇意外地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两只大眼里闪着光，小嘴一咕嘟，说：“辛阿姨说，我是党的孩子。”

“党的孩子！”这话象一块火红的钢锭突然抛到平静的水面上，我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我的孩子，不！党的孩子，成长得多快呀！我仿佛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在新一代的身上，抽出了茁壮的新芽！

我找到幼儿园的园长纪敏同志，激动地说：“纪敏同志，你们教育孩子真有方啊！”

四十五、六岁的纪敏握住我的手，脸上泛起红云。她感慨地说：“老姜啊，别夸我啦！我干了二十多年保育工作，要说怎样教育孩子，还是这半年，跟辛洁学的。”说着，拉我在一条板凳上坐下，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星期四的园务工作会才开了半截儿，园长纪敏就投了“弃权票”。她气乎乎地从会议室跑进办公室，一把抓起桌子上的电话耳机，满肚子的怒火都要从话筒里喷射出去。

“喂！雷局长呀？——正好找你！——我们这里乱了套了，你给我们分个毛喳喳的亲丫头来，存心要我的难看呀！——你不是不知道，我们那些保育员，全是一群半大儿姑娘，亲丫头一来，可算是花果山上添了猴子王，都闹上天了。你要她们教孩子识

字，她偏说孩子们连个麦粒不认识，怎么能认得‘麦’字；你教孩子做游戏，她说这是给孩子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昨天，领着一班孩子跑到生产队里，差点连饭都误了吃。今天园务会上她又刮开顶头风，提出什么‘小支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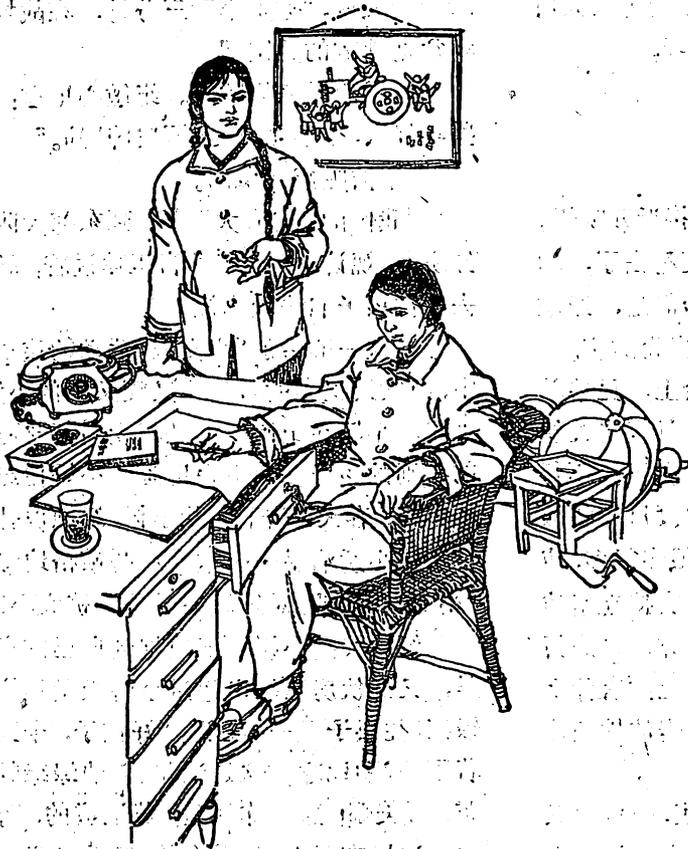
纪敏满肚子的气话，咕突咕突直往外倒。突然，门“砰”地开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卷着一股热风冲了进来，挂在墙上那张破旧的《幼儿管理规程》被掀起一个角。纪敏一怔，嘴里的话被折成两截儿。咳，告的是她，偏偏她来了！

姑娘大大方方地拉了把椅子坐下，大眼睛朝纪敏瞅了瞅，接着咯咯一笑：“纪阿姨，你怎么不说了？我在眼前和不在眼前一样，说吧！”

纪敏的阵脚被冲乱了，下面究竟该说些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嘴张得老大，说不出半句话来。姑娘笑得更厉害了，上去一把夺过耳机，亮开了又尖又细的嗓门：

“雷局长，我是辛洁，我们和园长闹矛盾了，——嗯！问题不大，人民内部的……”辛洁笑着说，把刚才发生的事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纪敏脸拉得老长，对眼前这个姑娘实在无可奈何。老实说当辛洁刚刚调到幼儿园工作的时候，纪敏满心高兴。可是想不到两人相处几个月，倒成针尖对麦芒了。就说今天的园务会吧，纪敏只是侧面提一提：孩子们还小，以后不要领他们到地里去。谁知道辛洁却不服气地跳起来，劈头盖脑地给纪敏扣了一顶大帽子，说什么“敢不敢开门办园是个路线问题，要让孩子们到大风大浪里锻炼。”还提出开展“小支农”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农村。这还了得，年轻人就是这股狂劲，凡事不犯掂量，万一闹出乱子来，怎么向家长交待？纪敏听着不顺耳，使用了“否决权”。



可辛洁一挑头，一帮子年轻保育员一齐跟着哇啦起来，闹得纪敏哭笑不得，变了脸发起火来。辛洁就是怪，你变了脸，她竟“咯咯”地笑。纪敏实在没法，只好打电话找雷局长告状，不想她又跟了来，还夺电话……

这会儿，辛洁正说得起劲：“雷局长，‘小支农’活动的决定，我们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只等你打一个‘雷’，我们就‘下雨’了！——园长？我想她会通的，——怎么？你顺便找她谈谈，那更好了。”

辛洁放下电话，大眼对着纪敏一忽闪，说：“纪阿姨，雷局长支持我们的作法，还让我通知你，局里今天过午开理论学习汇报会，要你去参加。”

纪敏爱理不理地瞟了辛洁一眼，气愤地坐在桌子旁，右手机械地地理着额前的乱发。辛洁站在纪敏面前，笑着说：“纪阿姨，

我知道你肚里憋不下半句话，说吧！”

纪敏干咳了一声，干脆摊了“牌”：“还是那句话，孩子们还小，尤其是象小娇那样的孩子，身体弱，本来就娇，母亲又不在家，有个好歹，咱们怎么交待？说千道万，‘做保育工作的，就得多替孩子想想。’”纪敏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调动了相当重的感情。

“替孩子想什么？”辛洁笑着反问，但口气很认真。

不等纪敏回答，辛洁又接着说道：“纪阿姨，我来的时间不长，可我发现，你整天说‘多替孩子想想’，可往往在许多地方想得 not 全面。你只想到让孩子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让家长放心，唯

独没想到怎样把孩子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小幼苗，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辛洁滔滔不绝地说着，“比方说有的孩子，就说小娇吧，一个馒头吃一半丢一半，你不管；早晨日头照着腚你不叫；有的孩子玩玻璃球赌输赢你也不制止。这些，你都没想想是在给孩子们灌输什么思想？”

“算了，算了，我说不过你。”纪敏自知不是辛洁的对手，只好退却，但心里却窝着一句结实话没吐出口来：“你当于保育工作就象吹灰那么轻巧？走着瞧吧！光摆大理论没用，有能耐拿出点真本事来！”

辛洁看出纪敏的心思，知道她一时转不过弯，看看表说：“纪阿姨，快十一点半了，我去敲钟开饭，以后再谈吧！今天咱俩先订个‘长期合同’，以后，你错了我帮你，我错了你帮我，我呀！保险一条——不

哭！”说完，咯咯咯地笑着跑到窗外的大白杨下面，扯起了那根高悬的钟绳。

## 二

纪敏从局里开会回来，已接近开晚饭。

辛洁他们带领孩子们拣麦穗去了，幼儿园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寂静过，纪敏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心里空虚得厉害。

在过午的理论学习汇报会上，兄弟单位都汇报了一大堆经验、体会，县直机关幼儿园该说些什么呢？就说乱了套了？不行啊！一个下午，纪敏在沉闷中渡过。临散会时，雷局长留下了她，谈了很多很多，使纪敏想不通的是，连雷局长也支持起辛洁的意见来。她没有力量说服对方，只好暂时默默地应允。她叹了口气想道：“有什么法子？恐怕要等闹出乱子来，辛洁她们才会认输吧……”

呆坐了一会儿，纪敏看看表，一股火又冲上头顶：“年轻人办事就是荒唐，快六点了，还不回来，孩子们不饿啊？”她埋怨着，搬起自行车就往外走。忽然，园外传来一阵又尖又细的歌声：

红客车、绿卡车，  
嘟嘟嘟，赛长河；  
你们知道干什么？  
欢送姐姐和哥哥。  
……

长大我也下乡去，  
学习姐姐和哥哥。

孩子们回来了，小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每人肩上扛着一支红缨枪，帽子上贴着红五星，一张张小嘴巴一张一张正唱得起劲哪！

纪敏急忙迎上去，扯着带队的青年保育员肖玉珍，劈头就问：“怎么才回来？”

“这还晚？我们提前了三分钟。”肖玉

珍看看表说，“你别小看三分钟，在战场上往往是胜败的关键。”

肖玉珍说完只顾笑。纪敏心里道：“这些年轻人，个顶个都是‘调皮牌’的。”

“辛洁呢？”纪敏问。

“我们的‘支农大队长’到东郊大队育红班‘参观访问’去了。”肖玉珍说着，转身去安排孩子们洗脸吃饭。

在这一群参加“小支农”活动的孩子当中，纪敏最担心的是那个又瘦又弱的小娇。平日，小娇在纪敏手里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别的孩子在大宿舍里睡，小娇住纪敏的单间；春天，孩子们栽小树，纪敏说什么也不让小娇沾手……这次小娇破格地参加“小支农”活动，对纪敏来说是一桩大心事。

纪敏找到小娇，把他抱到自己的宿舍里，又到伙房里领出超过小娇饭量几倍的饭菜，往桌子上一推，说：“好孩子，今天累着了，猛劲地吃。这是油花卷，油绿绿的葱花，可美哪！这是炸面鱼，黄澄澄的，可香呢！这里有蛋糕，你看多软，又香又甜。快吃，啊？”

纪敏安排小娇吃着饭，想起辛洁还没回来，又回伙房领了两个馒头、一碗清嫩鱼，放到煤油炉上温着。她知道辛洁是最喜欢吃鱼的。

小娇从来没象今天这么爱吃，不大会儿就填满了肚子，纪敏还怕他吃不饱，一个劲地劝他多吃，小娇拍着肚子说：“还吃哪！都成鼓啦！”纪敏看看桌上的饭菜，确实去了不少：一个油花卷，一个炸面鱼，外加两块蛋糕。但还觉不过意，又从饭橱里抓出一把大虾米，逗着小娇多吃了一个油花卷。

晚上九点多，辛洁从东郊大队回来了，人没见影，笑声先飘进了屋：“纪阿姨，这会算取到‘真经’了。”

纪敏还记着头午争吵的事，便淡淡地说：“你倒省心，这么晚才回来，连孩子睡觉

都不管。”

“我和肖玉珍说好了，她负责安排孩子睡觉。”说着，在纪敏的床沿坐下，纪阿姨长纪阿姨短地说个不停，仿佛头午发生的事情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这时，肖玉珍也来到纪敏宿舍。

辛洁吃着饭也堵不住嘴，她咬了一口馒头，嚼了一会儿说：“阿姨，人家东郊大队‘育红班’办得真好，那里的孩子比咱们的孩子懂事多了，什么‘革命’啦，‘斗争’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啦，他们都能说上来。我问一个女孩子长大干什么？那女孩子说：她是‘党的孩子’，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听，说得多棒！”

纪敏低头忙着给小娇的太阳帽勾花边，虽没明确表态，但看得出，她听得很认真。

肖玉珍被吸引住了，她瞪大眼睛说：“够棒！人家是怎样教育的？”

辛洁咽了一口清嫩鱼，说：“人家教育孩子，不是把孩子关在四合院里，而是经常走出校门，直接接触社会，他们搞‘小支工’啦，‘小支农’啦，‘小科研’啦，还搞‘红孩子运动会’，‘红孩子批判会’，‘传统教育会’，形式可活了。他们的活动，样样都连着社会的大脉搏。”

肖玉珍高兴地拍响了巴掌：“太好了，其实这些做法都不难，关键是我们去不去做！”

辛洁说：“我也这么想，咱比人家差就差在路线上，人家一条突出的经验是：按照革命的需要教育孩子。”说着，辛洁腾地站起来，指着墙上的《幼儿管理规程》，激动地说，“纪阿姨，看来咱们得把园里的那套旧章程，打根上变一变！”

“说话容易做起来难啊！”纪敏心里憋不住，不得不说，但语气比头午温和得多，“你们年轻人容易心血来潮，咱们是县城，

和农村不一样！”

“环境是不一样，但培养孩子的目标是一样的。”辛洁索性放下了筷子，说，“我们眼前的孩子，都是县直机关的干部子女，从小脱离农村和工厂。如果把他们永远关在这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会培养他们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开门办园还是关门办园，这可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啊！……”

纪敏静静地坐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她在思索。

夜深了，麦收季节的月牙儿，也仿佛添了几分倦意，偷偷地溜了，只剩下满天繁星，眨着眼睛。孩子们都睡沉了，幼儿园里越发显得幽静、清爽。

辛洁回到宿舍，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有一股热浪在翻腾着。她索性跑到院子里的石桌上坐下，仰望着满天星斗，回忆着最近幼儿园里发生的事情。她在想，今天纪敏的思想，好象是有些动了，但她到底还没有跳出二十多年来搞保育工作的老框框。亲爱的纪阿姨，你为什么不多想想当前幼儿保育战线上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呢？当前，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不是正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吗？国内的阶级敌人不正在通过引诱、腐蚀甚至教唆做坏事来侵蚀我们少年儿童的灵魂吗？如果做父母的、做保育工作的，一味地对孩子娇生惯养，不正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吗？……

突然，院子里响起一个孩子焦躁的哭声，紧接着纪敏的房间刷地亮了灯。哭声一声紧一声，越听越清晰。是小娇！辛洁没顾得多想，拔腿朝纪敏宿舍跑去。

小娇脸色腊黄，身上冒着豆粒汗，在纪

敏的怀里直蹦乱跳。辛洁闯进去，伸手摸摸小娇，手脚冰凉。她不由分说地从纪敏怀里抱过小娇，刚迈步子，小娇哇地呕了辛洁一肩膀，辛洁没顾得擦，撒腿直奔县医院……

纪敏惊呆了，直到辛洁消失在夜幕中，她才从迷惘中清醒过来，紧踏着辛洁的脚步追去。

县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辛洁站在急诊室门前，透过门上的玻璃，焦急地探望着。此时，她心里有一锅开水在沸腾：小娇白天还跟小欢虎似的，晚上怎么会突然病了呢？这意外发生的事情将会给“小支农”活动带来些什么？

纪敏坐在一把排椅上，双手捂着发红的眼窝。这真是怕霜偏遇漫天雪，小娇啊！你这棵弱苗苗，那能经得起这番摔打……

肖玉珍和几个保育员，听到小娇生病的消息也来了，紧张的气氛也罩在她们的脸上。

这时，一个护士从急诊室走出来，辛洁急忙迎上去问：“同志，孩子怎样了？”

“放心吧！没有多大危险，好转了。”护士回答说。

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颗颗吊悬的心放到肚子里。

“纪阿姨，”辛洁扯着纪敏的胳膊说，“小娇好多了，你和同志们放心地回去吧！园里还有那么多孩子需要你们照顾。”

纪敏回到幼儿园已经三点多了，她不想再睡了，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想问题。突然，虚掩的门被一阵晨风推开了，挂在墙上的那张《幼儿管理规程》也随着哗啦哗啦响起来。纪敏顺手抹了一指头浆糊，粘上了被风掀起的一角。此时，她的心里比先前轻松了许多：因“小支农”活动引起的一场风波该平息了，她在反复琢磨着，怎样把这

些日子乱了的“套”，再理起来。

天刚亮，纪敏就按她的计划，在伙房门前的小黑板上写下了今日的活动日程：

今天，孩子们园内自由活动。保育员在会议室学习《幼儿管理规程》。

开过早饭，纪敏正想到会议室去，肖玉珍和几个保育员突然闯进门来。

“园长，今天为什么不到东郊大队去了？”肖玉珍问。

“不去了！往下再象你们那样搞法，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纪敏的话才说了半截儿，几个保育员就一齐嚷起来：

“这是什么话，我们闹出什么乱子呀？”

纪敏变得十分严厉：“小娇发病的事，还不值得你们警惕吗？”

“即使真是我们对孩子照顾不够，也不能全盘否定‘小支农’活动！”肖玉珍寸步不让地说。

“好啦！好啦！”纪敏两手在胸前狠劲地摆动着，“现在，你们需要冷静下来认真考虑一下了……”

“咣咣咣……”突然，屋外来清脆的集合钟声。纪敏一惊，扭头朝窗外望去，只见辛洁站在大白杨下面，粗壮的臂膀牵着钟绳急剧地摆动着。纪敏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几乎要撕破嗓子似地喊道：“辛洁，你要干什么？”

辛洁平静地回答：“集合，到东郊大队去！”

“我真没想到你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纪敏态度异常严厉地说，“你应该替孩子们想想！五六岁的娃娃哪经得起你们这样乱哄哄地折腾？告诉你吧，小娇就是被你拖垮的！我带了多少孩子就没见过这种带法，不行！不能再这么搞下去，我要为

下一代负责！”

辛洁的脸色骤然严肃起来，她激动地说道：“不！纪阿姨，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今天真正感到，你，不了解……”她顿了好一阵，才痛心、清楚地说道，“你不了解我们的工作，不了解我们的事业。”

“什么？”纪敏气得说不出话来。

辛洁走上前来，恳切地说道：“纪阿姨，难道我们的工作，就只是让孩子们吃饱睡暖？难道这就是对下一代负责？你说你从来没见过现在的搞法，这不奇怪。不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打开了眼界吗？毛主席说‘教育要革命’，我们幼儿教育，也要来一场革命！纪阿姨，我们的幼儿园，也要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有这样，才真正是对下一代负责，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负责呵！”

纪敏睁大眼睛，望着辛洁。这一字一句，都在她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澜。

辛洁从衣袋里取出一张诊病卡，交给纪敏。

纪敏接过诊病卡一看，立刻象皮球挨了一锥子。那两只发呆的眼，紧紧盯着诊病卡上的一行有些潦草的字：

因暴饮暴食造成胃痉挛。

辛洁缓和了口气说：“小娇的病已经好了，大夫说，他身体弱，失水过多，让他在医院再住一天，护士照顾咱工作忙，把我这个陪床的也撵回来了。”

纪敏抬头望望辛洁，嘴里轻轻地发出一声“嗯”来。

辛洁接着道：“纪阿姨，小娇现在的病，还是比较容易治的。要是我们总把孩子们关在院里，将来思想上出了毛病，就难治啦！”

纪敏没有回答，但是微微地点起头来。

#### 四

初夏的城郊农村，紧张、繁忙。麦田里镰刀嚓嚓、机器轰鸣；天地的空间里，飘荡着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在一块刚刚收割过的麦茬地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今天特别欢，他们迅速地排成了一条长长的扁担阵，小手儿如小鸡啄食似地拣着麦穗。

休息号响了，孩子们围拢在机耕道旁的一棵大树下。辛洁开始给孩子们讲《闪闪的红星》里妈妈入党的那段故事。她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伴着周围隆隆的机器声，在田野里回荡着。这声音，象一股清澈的流水，浇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看着、看着，纪敏的眼睛模糊了，只觉得辛洁早晨的话，又在耳边震响。她发现直到今天，自己才刚刚理解自己的工作……

“院长，孩子们又拣开了。”肖玉珍捅了纪敏一把，把她从沉思中拉回来。她刚起身，辛洁朝这边走来：“纪阿姨，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尽管说吧！”纪敏真诚地说。

“今天中午，东郊‘育红班’开红孩子故事会，我想，这正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咱们……”

“咱们回去把饭带来！是不是？”纪敏十分肯定地说。

辛洁咯咯笑起来：“好阿姨，你呀！比电子计算机都灵哪！”

“好吧！我马上回去，顺便到医院看看小娇！”纪敏说着，拔腿就要走，刚迈步，又停下来，回头对辛洁说：“我也交给你个任务，这些日子你多动动脑子，制定一个新的《幼儿管理规程》，把过去的那套……”

“把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彻底砸烂！”肖玉珍快嘴快舌地插上来说。

(下转47页)



# 新鲜媳妇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工农兵学员 苏桂波

新鲜媳妇没有姓，也没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名字。因为她刚刚两岁时，爹娘就都冻饿死了，是后来的公公在大风雪里把她从母亲的尸体上抱回去的。所以，谁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开始，人们喊她“苦妮子”；结了婚，因为丈夫叫艾成钢，就开始喊她“成钢媳妇”；头胎生了个女孩，起名金铃，人们又喊她“金铃妈”；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因为她爱讲爱夸又爱做新鲜事儿，大家干脆喊她“新鲜事儿”。她呢，满喜欢这个名字，随叫随应。后来填写入党志愿书时，在“姓名”那一栏里，她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艾新鲜”三个字。在淮北乡下，人们说话时爱在一些字的后面加个“儿”字。“事”和“媳”后面加个“儿”字，舌头一卷，音就相近了。因此，随着她年龄的增长，青年们都喊她“新鲜媳妇”了。

说起新鲜媳妇的事儿，那真是提个线头就能带出来一大串儿来。

人民公社刚成立那年，她三十二岁。

短发，圆脸盘，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配上那苗条的身段，显得十分朴实健美。虽然有三个孩子，又没有公公婆婆，但她从没有被孩子拖累。家里家外，总是收拾得有条有理，村里人谁不夸她能干！都说她再有三个孩子也拖累不住。可这她就嫌多了，后来提倡计划生育，她听了高兴地逢人就说：“这可是个新鲜事儿呀！”第一个带了头。在全村的妇女行里，无论哪一门工作，她总是冲在最前头。

一天傍晚，她和妇女们收工回来，在村头的池塘边洗脸谈天，夸赞着人民公社的新鲜事儿。忽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喊叫声，好象和谁吵架。于是，脸也没擦干就跑了过去。一些妇女也忙着追上去。

离好远，新鲜媳妇就看见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小孩。那小孩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着。走近一点，她从那笔挺的蓝制服，油光光的大洋头，看出是她家的远亲艾莉。这女人解放前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如今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因此，在她那个地主爹活着的时候，从不回来。爹死后，她才隔不多久回来一趟，给老娘送点吃的花的。新

鲜婢儿这时再一看，她拉着的是自己的女儿金铃，感到很奇怪，脚步也迈得更快了。

这时，听到艾莉恶狠狠的声音：“走！找你的老师去！”说着又拉。金铃大概是不愿去，在艾莉手里拼命打坠坠。嘴里喊着：“就不去！就不去！我唱歌有啥不对？你凭啥不让我唱？”是呀，凭啥不让唱歌呢？鲜婢儿急忙喊道：“艾莉，你放开她。有事和我讲。”鲜婢儿声音也不大，但是在艾莉听来，却有点震耳欲聋。她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从小的死对头苦妮子来了。于是，胳膊上那块被苦妮子用牙咬的伤疤似乎也隐隐有些痛了，无力地松开金铃，说道：“没事，没事。”说完，推起身旁的自行车就走。

鲜婢儿一个箭步窜上去，伸手抓住自行车后架：“哎！讲明白再走呀！”艾莉满脸都是笑：“这金铃呀，脾气太犟。我说她



两句，她就骂起来了。”鲜婢儿又转向金铃：“你为啥骂她？”

金铃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用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狠狠地瞪了艾莉一眼，连珠炮似的说：“就骂！就骂！”接着对鲜婢儿说：“我唱歌儿，她不让。”“你唱的啥？”“昨天你教我的那个《人民公社就是好》。”

鲜婢儿听了，眉头一皱，问艾莉：“这个歌儿凭啥不让唱？”跟上来的人也纷纷接上腔：“是呀！这歌儿凭啥不让唱？”

艾莉看看人越围越多，心里有点虚。可是，看样子不说出个道道是走不掉的。于是，她清了清嗓子，壮了壮胆，开口了：“各位姐妹兄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常言说，是亲三分向。所以，我劝各位说话做事，都别那么狂。就说这人民公社吧，现在还只是试办，上头的意见就没有统一，争论

也很激烈，你们就忙着唱哪赞哪。”说着，压低了声音，“你现在唱得挺积极，到那个时候，‘哗’一变，就成问题了。”

鲜婢儿听了这话，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一个劲儿地往外喷火星：“艾莉，不准你在这儿放屁！人民公社这个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儿，我们贫下中农，从心眼里为它叫一百个好！只有地主老财才反对呢，人民公社从根子上绝了他们欺压穷人的路。他们做梦都咒着人民公社垮台。就说你艾莉吧，不久前我们敲锣打鼓欢庆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你对你那个地主老娘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又乱又糟，长不了！’……”

鲜婢儿说到这里，艾莉的脸发青了，急忙拦住话头：“你这是造谣！造谣！”

“造谣，哼！你赖不掉！”新鲜婶儿看了金铃，说道：“把你看到的事儿，当着大伙说出来。”

金铃向前猛迈一步，用小手指着艾莉：“你说过！那天，我和小英、刘柱儿去看扭秧歌儿，走到你窗口亲耳听到的。刘柱儿还捣烂你的窗户纸看了看。”

站在人群里的小英和刘柱儿，一齐说道：“是真的！真的！”

艾莉有点慌了，但却装着不在乎的样子：“事情自有公断，我不怕你们造谣中伤！你们爱唱就唱吧。哼！……”

“唱！就是要唱！为了人民公社，我们把性命都敢拼上去，你那个问题儿，吓不住我们！”新鲜婶儿说着，把金铃往前一拉，对着大家大声说：“来！咱们合着劲唱！唱《人民公社就是好》！”

四周响起震天的歌声，整齐雄壮。

艾莉恶狠狠地瞪了新鲜婶儿一眼，推起自行车走了。

新鲜婶儿唱完歌，激动地说：“大伙儿都看到了，有人在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就是要歌唱人民公社，要越唱越多，越唱越新！现在就到我家去编歌儿，大家说好不好？”

“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

新鲜婶儿正同几个人笑闹着往回走，抬眼看到丈夫，忽然想到他平时爱编几句顺口溜，忙说道：“这儿还有一位‘土秀才’呢！”说着，不顾人们笑话她两口子亲热，拉着就往家里跑。

眼看着，新鲜婶儿家里成了个夜校的课堂。新鲜婶儿就坐在这些人的身旁，虽然也时而凑上两句，但主要地还是担任“后勤”工作。丈夫刚要抽烟，装好的烟袋已递到手里。小青年刚感到口渴，开水已送到嘴边。她还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来慰劳他们。正编着，生产队长也赶来了，说：“新

鲜婶儿，这件事你办得好！把编好的歌儿教给大家，让社员们都来唱！”

不大功夫，扫盲教室里坐满了人，生产队办公室坐满了人，饲养室里也坐满了人。整个村庄沸腾了，到处响彻着人民公社的赞歌，歌声扩展到广阔的田野。

艾莉在家里听了又恨又怕。在人们唱得正起劲时，她再也睡不着，爬起来，乘着夜色，偷偷地溜回城了。

过不久，新鲜婶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艾莉呢，因为到处攻击人民公社受到了处分，降到县立中学当校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金铃在县立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平时泼泼辣辣，敢说敢做。就连校长艾莉有什么毛病，她也非给当众揭开不可。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金铃第一个起来造反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就直指艾莉把持下的党支部。许多革命师生也跟着动起来了，大字报一张接一张贴满了校园。

新鲜婶儿得到这个喜信儿，高兴地合不拢嘴。急忙走家串户，发动贫下中农，赶写了一批支援学生造反的大字报，亲自送到学校里。

艾莉的阎王殿在疾风暴雨中东摇西晃。

艾莉这条“落水狗”在疾风暴雨中狂喊呼救。

终于，她盼来了救命的“菩萨”——局里派工作组来了。一行十五人，带队的又是艾莉的老同事，老上级。

这个消息，使艾莉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她一边组织人列队欢迎，一边大写欢迎工作组的大字标语，复盖了所有的大字

报。

在艾莉的指点下，第二天晚上，工作组宣布和全校师生见面。

灯光球场上摆着一排写字台，写字台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放着闪亮的瓷茶杯。艾莉和工作组长坐在正中。好多带着“纠察”臂章的人在四周摇来晃去，如临大敌。

会议开始时先宣布纪律：不准乱动，不准乱说话，不准……。接着，是工作组一大通吓人的话。随后宣布：艾金铃是“反党集团”总头目，勒令她向全校师生认罪，而后关押审查。宣布人的话刚落音，艾莉就狂叫起来：“艾金铃，站到前面来！”

金铃傲然地站起来，冷笑一声，轻蔑地说道：“不要来这一套。我们红卫兵是不怕吓的！”说着，坚定地迈开步伐，向前走去。

这时候，新鲜婢儿正在队里和贫下中农一块儿学习《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忽然，和金铃同班的小英，汗水淋淋地推着自行车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把金铃的情况讲了一遍。新鲜婢儿一听，放下报纸：“我去看看。”说着，抬腿就走。

张大娘激动地站起来：“去！去和他们斗。”

李大爷也说：“去！我和你一道去！”

刘柱儿跟着她，“新鲜婢儿，我骑自行车送你！”

“好！走吧！”

于是，小英带着李大爷，刘柱儿带着新鲜婢儿，直奔县城而去。其余的人也跟了上去。

当新鲜婢儿来到灯光球场时，金铃正站在主席台上，右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坚定地说：“你们关吧！押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革命战士是压不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说着，她转向艾莉和工作组长：“你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吗？那你们就翻开党史看看，共产党什么时候

怕过群众运动？只有资产阶级，反动阶级才害怕群众运动。”说着，又转向全体师生，音调转为激昂：“同志们！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让我们团结起来，跟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她把拳头一举：“我们不要工作组！让工作组滚蛋！”

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接着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作组立即滚蛋！”的口号声。

新鲜婢儿也拼命地为闺女拍掌，呐喊助威。

艾莉慌了，工作组长慌了。艾莉在慌乱中拿起话筒，用又尖又酸的声音喊道：“同学们！同学们！艾金铃反党，又反对工作组，是罪上加罪。我衷心地奉劝大家，不要再追随她，追随下去是没好处的。”接着，恶狠狠地把手一挥：“快把她抓起来！”

两个带着“纠察”臂章的人立即奔上去，抓住金铃的腿就往下拖。就在这时，新鲜婢儿急步跑上前去，大喝一声：“给我放开！”那两个人一楞，猛地松开了。

艾莉一看是新鲜婢儿，幸灾乐祸地笑了笑：“噢，是‘新鲜事儿’。这回，你闺女带头造反，可又是一件‘新鲜事儿’呀！”

新鲜婢儿坦然地笑笑：“你，说对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闺女，敢造你们这些人的反，并且不怕抓，不怕压，的确确实是新鲜事儿！”

“别忘了，你闺女是造共产党的反！”

“不对！俺闺女是造混进共产党里的坏蛋的反！”新鲜婢儿朝艾莉逼进一步：“你艾莉口口声声吹自己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可是你干的事儿，对得起共产党吗？人民公社成立那阵儿，你咒着她长不了！贫下中农的孩子到这儿念书，你想着法儿往外挤。你在这个学校里称王，还想压着不让我们张嘴儿，办不到！”

新鲜婶儿越说越有劲，说的艾莉腿肚子打颤颤，指着新鲜婶儿：“你，你给我滚，滚出去。”

新鲜婶儿听了笑了起来：“哈哈！这可又是一件新鲜事儿。我这个乡下老婆子在这里站一会儿，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怕个啥？”她把胸脯一挺拉着李大爷：“告诉你，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和孩子们一块儿跟你们斗！叫你们称王称霸的黑天塌下来！”

这时，会场轰动起来。人们愤怒地高呼“工作组立即滚蛋！”纷纷涌向前去。艾莉和工作组长被愤怒的潮水淹没了。

红卫兵们紧紧地围住新鲜婶儿，感谢贫下中农对造反派的支持。

就在那天夜里，新鲜婶儿和李大爷等贫下中农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坚决支持小将们造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尽管字写得不够正规，错别字也不时出现几个，但却是那么有力量。象一股强劲的东风，使燃烧起来的大火更旺了。成千上万张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大字报，又复盖在“欢迎工作组”的标语上。连艾莉和工作组的门窗上，都糊得满满的。

也就在那天夜里，工作组的成员一个个偷偷溜走了。

在以后许多难忘的日子里，新鲜婶儿白天坚持参加劳动，晚上带着贫下中农来到学校，和红卫兵小将一块儿向走资派斗争。在这难忘的岁月里，新鲜婶儿象一棵青松，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显得更苍翠挺拔了。在公社建立新党委的时候，她被选为委员，后来又做了公社党委书记。

艾莉经过批判后下放到新鲜婶儿那个公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 三

一个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普通妇女，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这又是一桩新鲜事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鲜事儿更多，新鲜婶儿也支持得更起劲，一件新鲜事儿出来，哪怕只是个嫩芽芽，她就大会讲，小会说。人们喊“新鲜婶儿”也喊得更亲热了。

一九七三年秋，贫下中农推荐金铃上大学，新鲜婶儿也同意了。但她有自己的想法，让金铃读农学院水利系。金铃毕业后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金铃一到家，就向公社党委请求担任柳河口电灌站的设计工作。这个电灌站建成后，全公社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能变成水浇地，贫下中农早就盼了。可是，以前有专家作过结论，说地下有流沙层，不能建电灌站。金铃早就下决心要制服流沙层，在上大学时，她经常写信请教柳河边的老贫农，收集资料。毕业时，她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老师，得到了老师的支持和帮助。这样一来，她的劲头更大了。

第二天，虽然公社党委讨论决定组成了一个包括金铃在内的三结合小组，开始了工作。但党委内斗争也很激烈，有人还偷偷着给县委写信，说是新鲜婶儿支持女儿胡闹。

那个艾莉虽然人在乡下劳动，但和局里现在还在当权的个别老同事，却是断了骨头连着筋，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前几天，那个老同事来信说，形势在变，她这个教育界的老行家，可以回校抓教学质量了。还给她“传达”了一些上级关于教育方面的所谓“内部指示”。说局里马上和公社党委联系，暑假一结束，就让她返校。艾莉精神大大振作起来。她听说新鲜婶儿支持女

儿搞电灌站，瞅缝子就放几句恶毒话。

这时候，刚开始不久的工程出了问题。——进度最快的东风大队发现的流沙层，超过了金铃她们勘测的记录。原先勘测在一尺二寸深的流沙层下面就是钢土层，可民工们挖了一尺半，用铁铣头戳一戳，还碰不到钢土层呢。

工地指挥部个别人一听说，立即命令暂时停工。人们干得正起劲儿，一听这个命令，都慢慢地放下了工具，三个一堆，四个一圈，议论开了。正在工地劳动的艾莉，瞅到了好缝子，跑到这边吹吹风，跑到那边点点火。话也不多，就那么两句：“哎呀，现在的大学生，连以前的中技生都不如，还想建电灌站呢！真是拿着钱往河里扔。”

新鲜婶儿和金铃正在公社开会，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往工地奔。闺女年轻，不一会便把新鲜婶儿拉下好远。

当新鲜婶儿跑到东风大队时，那里已被人围得风雨不透了。她挤到里面一看，金铃和几个土技术员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拿着皮尺，正在流沙里紧张地测量研究呢。从头到脚，整个成了泥人。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金铃把钢钎往上一举，高兴地喊了声“没问题”，就往新鲜婶儿这边走来。

人们一听说没问题，都高兴地欢呼起来。新鲜婶儿那个高兴劲，更不用提了。不顾金铃他们满身泥水，伸手把他们一个个拉到身边。

金铃继续说道：“经过测量，这层厚流沙，方向是西北——东南，接触工程的体积是：宽二尺八寸多，深一尺九寸，长八尺六寸。下面，同样是钢土层。我们研究过了，用水泥板立在基地边上，然后清净基地上的流沙，再填上石头，一点儿都不影响质量。”

新鲜婶儿和工地指挥部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把手一挥：“同志们，接着干！清

沙的跳下去，扛水泥板的上仓库，搬石头的跟我来。”一阵欢呼，人们又干了起来。

艾莉看人们又重新干起来，心里那股刚从死灰里冒出来的火，忽然从咯啷响的牙缝里喷了出来。她拉住一位工地负责人，装出一副忧心重重的样子说：“这样干是不是有点冒险？”看那人不理她，又换一副脸相：“我看呀，对金铃这样的大学生，可要慎重。”

“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吗？”时刻注意着艾莉的新鲜婶儿，正扛着一块石头走过来，接住她的话头说。

艾莉这个叨败的鹤鹑斗败的鸡，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死对头新鲜婶儿主动杀上来了。她想应战，但又不敢。就此撤退，也不甘心。于是，眼皮一眨，换上一副从没见过的笑脸：“话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可事实也得承认。这第一步勘探，就出了问题。以后，意料不到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你能保证不再出现？”

新鲜婶儿把肩上的石头放下来，哈哈大笑：“问题当然我不能保证不出。但我可以保证，就是出天大的问题，我们也能战胜它。”

艾莉咽了口唾沫，说：“你是新干部，从一个普通劳动妇女提为公社书记没有几年，还缺少经验。所以，我想以自己沉痛的教训，衷心地劝告你：别过于相信自己。否则，就会把别人的良言当成砒霜。结果，就会犯错误。金铃在勘测这个简单的技术上，已经作出了证明。”

“对！是作了证明。”新鲜婶儿紧接住话头说：“大专家在地皮子上看看有流沙，就吓跑了。可金铃他们呢，却在流沙里滚来滚去，亲自量，亲自看，并想出了制服的办法。这就证明了，我信金铃他们信的对！”

艾莉冷冷一笑：“对？对就对在，金铃是你亲闺女，你怕她下不了台，拼命给她涂脂抹粉。”

“金铃不光是我的亲闺女，更重要的，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一代新人！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新鲜婶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一字一顿地说：“艾莉，你想从金铃头上找岔子，来达到你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吗，那我就告诉你，这是年三十晚上看月亮，痴心妄想！”

“什么，不可告人，”艾莉又是蹦又是跳，最后求救似地对着人群狂喊：“乡亲们，你们都是见证人，我是什么坏话也没说。要说我有什么目的，也不过是替大伙说两句话。我为广大群众说话，她和她女儿再把我打倒一次，我也不怕！”

艾莉这一席话，就象是霉烂了的红芋片酿成的酒，虽然味道不大好，但也是能醉人的。那个决定停工的工地负责人，当场就说艾莉讲的有道理，表示支持，迷迷糊糊地向着新鲜婶儿开了枪。艾莉见有这么个人支持，胆子又放大了，就得意地说：“我敢断定，这个电力排灌站，就艾金铃那样的水平，不用说建不成，建成了也不能保证排灌，她们是拿大家的血汗钱为自己换金字招牌呀！”

新鲜婶儿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虽然四周有了皱纹，但还是那么亮。等艾莉一落音，她平静地说道：“艾莉，还是戳破那层窗户纸，你是想重新登你那个阎王殿，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吧！”

艾莉这下子真的慌了：“你，你是有意诬蔑！你是报复！你是无限上纲！”

“无限上纲？”新鲜婶儿笑笑，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往身旁的一个土堆上一跳，大声地说道：“同志们，我这里有一封信，是以县教育局写给我们公社党委的。信上说，艾莉已经改造好了，这个管教育的老行家可

以回学校当校长了。还叫我们给她做个好鉴定。我收到信后，打电话问了问教育局、党委，他们说不知道这事儿。最后又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要问问广大群众。大家同意不同意呀？”

人们齐声喊道：“不同意！”

李大爷气愤地说：“改造好？她刚才还攻击现在大学生质量不如过去的中拔高呢！”

刘柱儿也指着艾莉的鼻子说：“她还说，还是她领导的学校好，就是想翻案。”

新鲜婶儿接着说：“同志们，她不肯改悔，我们就是不能同意。但是，大家对这件事要好好想一想。为啥有人放出那么多希奇古怪的话攻击新鲜事儿？艾莉的事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象艾莉这样的人，他们还要走老路！他们就象那流沙，咱们从这边儿清掉，他们又会从那边冒出来。”

新鲜婶儿说完，又跳下土堆，猛地扛起那块石头，迈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

跟随着新鲜婶儿，千军万马动起来了。

艾莉看着那龙腾虎跃的场面，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也装模作样地扛起一块石头。但只扛了一半路程，说是体力不佳，便扔在那人来人往的大道上了。新鲜婶儿走过去把它搬走了，但没有扔在基地里。在电灌站竣工庆祝大会上，她搬出了那块石头。那上面已经凿了十六个大字。一面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面是“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块石头，一直立在“柳河口电力排灌站”旁边最显眼的地方。

(题图、插图：陆成法)





## 叱咤风云

宫 玺

浓云盖旷野，  
大风啸高天；  
看机场，塔台上，  
挺立着我们的指挥员。

飞行服，身上穿，  
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  
手握话筒，翘首望，  
显得是何等威严！

……命令出口霹雷炸，  
山共鸣，水呐喊，  
万里长空起回声，  
骤然间满天风云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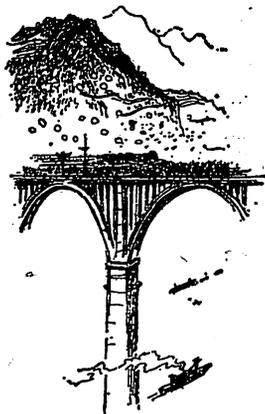
风际云隙现战鹰，  
似流星，赛闪电；  
鹏飞千里靠指挥，  
天空地面心相连。

阳光扫乱云，  
群鹰奏凯旋；  
指挥员由塔台走下来，  
雄姿勃勃多矫健。

飞行员，围上来，  
说苦练，谈实战；  
目光中，多少信赖和敬佩啊，  
投向这年青的指挥员！

他，和新中国同时生，  
他，党的教导记心间；  
文化大革命开新字，  
一代小将来接班！

冲天壮志凌霄汉，  
叱咤风云破敌胆；  
英雄辈出知多少，  
谁敢小看“儿童团”？！



陈  
祖  
言

## 剪彩的年轻人

江潮激荡，人潮奔涌，心潮翻卷，  
开始啦，铁路大桥通车的盛典！  
看，一列彩车停在一条红绸后，  
象一支利箭正搭上弓弦！

红绸边站着工地指挥小袁，  
是高兴？是激动？看他红光满面！  
他慢慢举起一把闪亮的剪刀，  
呀，牵住了几千人的视线！

小袁呵，你快些剪吧，  
胜利和欢乐，都已凝聚在刀尖！  
小袁呵，你慢些剪吧，  
这红绸系着多少理想，多少酣战……

记得会战初期，困难接二连三，  
新指挥要来了，大家奔走相传，  
那天，人人盼着卡车回，  
哈，接回来的是一位小青年！

角落里吹出一股歪风：  
“他造过几顶桥？哼，一步登天！……”  
可小袁呵，你就象那坚实的桥桩，  
打下啦，就别想再挪动半点！

多少夜，你带领我们攻读马列著作，  
一排排工棚都亮着不倦的灯盏，  
呵，灯光连成一座金闪闪的长桥，  
直通向共产主义的彼岸！

腊月天，为了探清水文，  
你跃入江心，浪花四溅，  
莫非是大江传导了你的体温，  
看那滔滔江水掀起了无尽波澜！

每个桥墩呵，都浇过你滚烫的大汗，  
每孔钢梁呵，闪耀着你青春的光焰！  
困难吗？踢开！歪风呢？回击！  
“儿童团”硬是要把彩虹挂上云端！……

此刻，只见你手中银光一闪，  
那彩车就好似脱弦的箭！  
大江呵，激动得跃起百尺波涛，  
看一条巨龙掠过浪尖！

呵，年青的指挥，你不也正是这样气派，  
任风急浪高，你勇往直前，  
万里征途不停步呵，  
文化大革命就是起跑线。



## 夜访函授点

王金海

十里山村飞银汉，  
 千盏明灯射金箭，  
 山泉弹琴松欢歌，  
 伴我采访走向前。  
 函授点呵在何方？  
 育秧棚里灯光闪。

未闻书声绕耳边，  
 却见秧苗映眼帘——  
 化肥撒处飘白烟，  
 师生奋战试验田。  
 《化肥农药》教材新，  
 老农展眉头直点。

知识青年李爱农，  
 铺开秧田答试卷：  
 落谷手巧似春燕，  
 担肥肩硬赛钢板；  
 更喜发明腐殖酸，  
 为学大寨多贡献。

田里秧苗根连根，  
 灯下新人肩并肩，  
 教师学员是战友，  
 搏风击雨只等闲，  
 昼筑百块大寨田，  
 夜攀千层文化山！

拧眉攥拳话当年，  
 多少“嫩苗”遭摧残！  
 黑线专政“十七年”，  
 岂容蓬雀来翻案？  
雀噪无奈叶凋零，  
春苗青青色更鲜！

函授点呵育秧棚，  
 育秧棚呵函授点，  
 共为公社育新苗，  
 同为祖国铺画卷，  
 今日新苗万万千，  
 明日栋梁攀云天！

函授点呵连红线，  
 山村北京紧相连。  
 阳光雨露润心田，  
 贫下中农笑开颜：  
 毛主席挥手指方向，  
 大学办到咱门前！

十里山村飞银汉，  
 函授明灯最璀璨……  
豪情滚滚凝笔端，  
 采访本上写新篇。  
 耳听新苗唰唰长，  
喜看红日跃山巅！

## 在鹰嘴山峰

张克必



每当有逆风吹来，朝阳农学院师生就爬上学校后面的鹰嘴山，把“农大毕业当农民”的口号，重新描画一遍。

寒流，北风，山路难行，  
蓝天，云峰，鹰击长空。  
是谁啊，描画标语，  
爬上高高的鹰嘴山顶。

风硬心不冷，  
激情凝笔锋，  
描啊，描——  
一笔笔，一划划，  
描开这七个大字，朝霞般火红！

……乘文化大革命万里东风，  
农大来到这荒山秃岭扎下营，  
北风狂吼，要卷走这唯一的帐篷，  
大雪纷飞，盖没了篷顶。

有人动摇了，  
有人吹过冷风：  
“快想想办法吧，  
没个安身之处怎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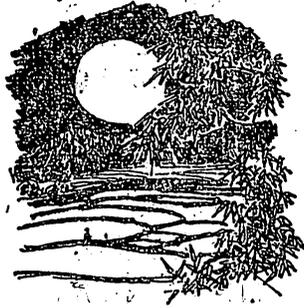
老书记呀，  
却把“七·二一”指示  
揣进火热的心胸；  
大手一挥：  
“走！把咱的口号，  
砌上风雪最硬的山顶！”

顶风雪，攀险峰，  
老书记心中自有一盏灯，  
拣山石，砌标语，  
一句口号万山应。  
啊，“农大毕业当农民”  
浓云里，一道决裂旧观念的闪电，  
风雪中，阵阵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春雷  
声！

念着它，教育革命铺新程，  
念着它，农大之花  
历尽几度雨雪霜风，  
倔强更峥嵘！

(下转 39 页)

# 山村春夜



(外二首)

彭友德

开罢春耕誓师会，  
一村人不睡，  
冰雪未消春风起，  
处处战鼓擂。

看村口——娘子军，  
踏雪正送肥。  
出村箭离弦，  
回村雁群飞；  
歌声闹春意：  
“我们是迎春仪仗队！”

溶化征途冰，  
绽开雪中梅。

村中铁匠棚，  
锤声多清脆。  
嗨！支书掌大钳，  
队长抡大锤；  
锄闪光，耙锋利，  
摆一屋，堆几堆。

刀枪早备好，  
单等军号催！

饲养棚，灯火微，  
老饲养，把汗挥。  
再添一轮草，  
再加一次水，  
槽边喜听嚼草声，  
一颗心早醉！  
忍不住轻声唤“伙伴”，  
明天看你显神威！

青年扶犁手，  
夜半盼朝晖，  
窗下试新鞭，  
“叭”——一声雷！  
惊得妈妈忙来拦：  
“呀！疯小子，  
当心惊醒奶奶睡。”  
轻轻推开门，  
噢！人不见  
——空床被。

嗨！原来队长家，  
正涨桃花水，  
七八十岁老人家，  
七八岁的细伢妹，  
逼着队长把名字，  
写进春耕战斗队。  
老人家大喊：  
“农业学大寨，



多作贡献为人类；  
你丢下老贫农，  
路线就不对！”

伢妹子在嚷：  
“普及大寨县，  
广积粮，为战备；  
你小看儿童团，  
脑袋里面有污水！”

闹！

逼！

闹得队长心头热，  
逼得队长笑弯眉，  
当场忙表态：

“农业学大寨，  
咱全队，都在内！”

逗得笑声挤破窗，  
掀起掌声把门推。

啊！山村的春夜，  
火正旺，水正沸，  
红心颗颗托山村，  
沿着大寨路——朝前飞！



## 磨 新 镰

月照黄金川，  
风吹稻浪翻，  
丰收季节明月夜，  
家家磨新镰。

一串笑声村头来，  
一群知青聚溪边，  
手撩清泉磨刀刃，  
喜得星星跃上镰！

沙沙沙，沙沙沙，  
声声动心弦；  
沙沙沙，沙沙沙，  
闻声如闻战斗篇。

似在说——当年刚下乡，  
手握镰刀不识镰；  
小小镰刀欺生人，  
割破嫩手鲜血溅。

似在唱——困难难挡英雄汉，  
拜师老农写新篇，  
泥里滚，雨里练，  
十八般武艺都学全。

闻声喜看磨镰人，  
碧水映照英雄脸，  
都是一身钢筋骨，  
都是满手黄金茧。

啊！广阔天地育新人，  
青春似火光闪闪，  
公社是块磨刀石，  
磨出一代好青年。

## 看 新 花

平原有好路，  
高山有好花，  
我本山里人，  
看过千种花，

桃红李白菊花黄，  
杜鹃花开似火把……

阔别十年回家乡，  
妈妈拉我看新花。

说这花——

石上长，  
崖上挂，  
扎根深，  
花朵大，  
花开起雷鸣，  
惊散满天霞！

此花春也开，

此花夏也发，

更待秋收过，

遍山都开花，

顶着寒露开，

迎着冰雪炸！

猛听炮声响，

妈妈唤我快看花——

只见山崖青烟滚，  
朝天怒放朵朵花，  
花开掀起一座山，  
花瓣落地填山峡……

啊！公社造新田，  
开山炮，威力大！

妈妈笑着告诉我——

新花叫石花；  
花种来自虎头山，  
毛主席挥手撒天下，  
花开山河新，  
装点新图画！

比得好啊，

好石花！

看得我

热血涌，

溅泪花，

飞步投身开山队，

愿做崖上一朵花！

(上接 36 页)

啊，这又是啊，几度秋风？

卷土重来，要万物凋零。

快啊，再一次吧，

攀上高高的鹰嘴山顶，

把我们的口号，

描画得醒目更鲜明！

描啊，描——

用党委会进攻的号令，

用师生如火的心情，

用胜利，用斗争，

用反右倾大字报，

卷起的千钧雷霆。

描得鹰嘴山昂然屹立，

描得大凌河彩霞当空。

描画“社来社去”大路广阔，

把我们的意志

刻进鹰嘴山峰，

千年万年，雷打不动！

# 略论陈一峰形象的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飞雪迎春》读后

陆 寿 钧

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看一看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飞雪迎春》中的陈一峰形象，是颇有意义的。

陈一峰是个道道地地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省冶金局局长。在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年代，他按照刘少奇一伙的黑指示，借口湖影山矿源不清，采用各种卑劣手段，硬逼湖影山铁矿下马。文化大革命中，以宋铁宝为代表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围绕着湖影山铁矿的开发，与陈一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陈一峰先是负隅顽抗，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宋铁宝耍尽了种种阴谋诡计；后来眼看抵挡不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不得不在浪头上认输作检查，然而心中却“耿耿于怀，认为胜负未成定局”。所以，他手中一有权，风过就翻案。当组织上给他重新安排了省矿山设计院的领导工作时，就利用手中的技术大权，处心积虑地大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的翻案活动理所当然地又被宋铁宝为代表的湖影山广大矿工群众打了下去。在一次大辩论后，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路上，陈一峰还是一声不响。

他们走到湖畔，宋铁宝心里

想道：这次可说是跟陈一峰进行第三次较量了；看来他又无话可说了，但是，他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复呢？

宋铁宝没有追寻明确的答案，因为他知道，斗争有它本身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陈一峰来说，要么这次接受了教训，改邪归正；要么继续坚持错误路线，顽抗到底。但是，不管陈一峰变好还是反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会完结的。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六八年冬至一九六九年春，距今整整七年，在这七年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我们通过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是看到了至今还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吗？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不就是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吗？《飞雪迎春》中陈一峰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的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从反面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终止，揭示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从这个形象联系到当前

的这场斗争，使我们加深了对走资派还在走这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的认识，看到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他们手中有权，又披着“革命”的外衣，欺骗性大，危害性更大，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

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在哪里吗？那么，陈一峰这个形象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除了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外，更重要还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象陈一峰这样的走资派，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吗？

陈一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法之一是通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达到复辟倒退的目的。在斗争的关键时刻，陈一峰在写给他安插在湖影山的一颗钉子——丁之勤的一封密信中咬牙切齿地说：

“所谓‘三结合’复核方案，决不容成，否则，我辈似错案铸定，难以申辩。此非我一人之见，望三思”。

湖影山工程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上马的工程。以宋铁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党组织领导下，组成了工人、领导、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对原设计进行了复核，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技术领域里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然而，陈一峰却恨之入骨，他对“三结合复核方案”是“决不容成”的。他要通过否定这个方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陈一峰充当了不甘心退出技术这块世袭领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黑后台，甚至象费沔这样的披着地质工程师外衣的特务，因为破坏“三结合复核方案”有法，陈一峰也派了小汽车接来身边讨教计谋；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陈一峰还阴险地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丁之勤安插到湖影山矿区的领导班子中去。由于丁之勤、费沔的破坏，造成了主巷道断层坍塌事故后，陈一峰认为时机已到，率领了一帮人，赶来湖影山；对“三结合复核方案”泼下倾盆大雨，欲置死地而后快，并抛出了改变主巷道方向的复辟方案。甚至在工人群众敲锣打鼓地前来报告断层支护成功时，陈一峰还荒谬地提出要搞“破坏性试验”，此计不成，还恶狠狠地威胁要向上面提出报告。真是顽固到了极点，疯狂到了极点。陈一峰的叫嚣有什么用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湖影山百花吐艳的时候，湖影山工程全部胜利完成了。陈一峰为什么如此顽固，如此猖狂？他密信中的“此非我一人之见”一句，倒是泄露了天机！陈一峰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这里使我们联想到去年夏季前后在教育、科技、文艺等战线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疯狂地跳出来，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要扭，那也要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扭转我们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

陈一峰和那个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丑恶表演，从反面告诉我们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就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这些都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因而，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那个走资派的猖狂反扑，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明明是陈一峰一伙破坏了湖影山工程的顺利进行，而陈一峰却偏偏还要左一声“我们总要共同负责将这儿的铁矿石拿出来啊”，右一声“总不能又将湖影山搞成个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半吊子矿吧？”甚至还要训斥宋铁宝“究竟要开发湖影山，还是毁了湖影山？”他扯起唯生产力论的破旗为掩护，实在是很不高明。这个旗号，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扯过，文化大革命后林彪一伙也扯过，他们的意思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无非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他们搞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更为可笑的是前一段时期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也拾起了这面破旗作为他的理论基础之一，用来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能欺骗得了人吗？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走资派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想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陈一峰这个人物，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还与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道路上同过一段路，如今为什么会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呢？这除了证明他从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小说所指出的，他“自恃‘革命有功’，贪图地位、享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坚持错误路线，不愿改造自己”。这对于我们有些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而又不肯很好地改造自己、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这些同志如果不认识自己的问题，不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却又自恃对革命有功，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

众、正确对待自己，照此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飞雪迎春》中，陈一峰这个形象的塑造，宋铁宝与陈一峰这场斗争的描绘，在整个作品中所占的篇幅并不算多，但由于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抓住了走资派还在走这一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虽然作品反映的这场斗争发生在七年前，但对于当前的斗争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作品美中不足的是，在反映宋、陈这对矛盾时，没有充分地写出它的历史深度来。如果把这场斗争的政治背景以及这场斗争在其他方面的反映，把陈一峰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把宋铁宝对这场斗争必然性的认识和对陈一峰的揭露和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写得更深刻些，作品的战斗性和现实意义也就会更强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和深入的战斗形势面前，陈一峰这个形象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有其现实意义，那就是启示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紧紧跟上斗争的形势，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要有一个深切的认识；要热情地、准确地反映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生活；用文艺这个战斗形式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让我们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生活的作品，紧密地、有力地、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自己的力量。

# 柳河川纪事

董 蕾



我还是头一回到柳河采访。

午饭时，我背着挎包，出了县城，翻过金凤岭，不料天突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山路一见雨，可就更难走了，加之我没带雨具，老天爷好象故意和我作对，雨竟然越下越大，衣服水淋淋的粘在身上，透骨冰凉。当我紧赶慢赶，快到柳河川时，天已经慢慢黑下来。我一看，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川道，中间是一条小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四山黑呼呼的，罩着白茫茫的雨雾。川道附近居住着十来户人家，我打算先问问大队部在什么地方。可走了几家，门都关着，直走到东头一家的门楼下，我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门“吱”地一声开了，出来一位老大伯，头戴雨帽，背微微有点驼。我一见忙问：“大伯，去大队怎么走？”

老汉看了看我，见我已被雨水浇成了落汤鸡，便一把把我拉进门，摸了摸我湿透的衣服，向河川看了看说：“要去大队？柳河涨了水，等明天再看吧。”

我一听，有些着急地说：“不能过河，这……”

“咋，怕我把你没处安顿？咱屋里地方

宽绰得很。”

我一听，不由得一阵感激，就跟着走了进去。院子里，两对面四间厢房。我随着大伯进了东边的厢房，房子里电灯雪亮，炕上盘腿坐着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大娘，一见我们进来，赶紧跳下炕说：“你看，你看把人浇的……”说着，就翻箱倒柜地给我找了件大伯的新棉褂子，叫我换下了湿衣服。在吃饭的闲谈中，我才知道老汉姓王，名叫王新生，儿子和媳妇都是铁路工人，家里只有这老两口子。

因为淋了雨，我头有点儿重，就到对面厢房里早早地睡了。

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着。屋檐上滴下来的水，发出“啾儿啾儿”的声音，而且越来越紧。我刚合上眼，隐约听见对面厢房里老两口的说话声，大娘说：“雨这么大，你掂着病身子做啥去？”

“我想到大门口看看，红英还来不？”

“天又黑，雨又大，柳河又涨了水，红英还来，怕不要命咧！”

“唉，你还不知道吗，这女子犟得很，我早给她说了，我腿不要紧了，叫她少来几趟，

她就是不听，说不定还要来，我再到门口看看去。”这时，只听院子里响起脚踏泥水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我一个人睡在热乎乎的炕上心想：“红英是老汉的什么人？大雨里来做啥呢？”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中盘旋着……

我似乎觉得睡着不大一会儿，就有人推着我喊：“同志，同志……”我睁开眼一看，明晃晃的电灯下，站着房东大伯和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只见她中等个儿，上身套着件淡红色布衫，两条羊角辫，一张秀气的圆脸盘，两只聪慧的大眼睛。几撮刘海，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汗水粘在额前。她赤着脚，溅满泥点的裤腿，高高地挽起来，她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红十字药箱，另一只手里提着的草帽，正在不断线的往下滴水。

我不知他们深更半夜来干什么，只得疑疑惑惑地坐了起来。老汉一边把烟锅咂得“吱噜噜”响，一边笑眯眯地说：“咱这泥腿大夫，可是个不要命的女子！”

姑娘一听，“格格”地笑起来。她“咚”地把药箱往炕边上一放，说：“大伯，你咋老念这本经。”

大伯听了，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严肃地说：“咋，这本经我还觉得念得不够哪，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咱柳河川还能有个医疗站，还能有医生！还不是王子富那些人坑害咱们！”

姑娘深深地点了点头，一边从药箱里抽出体温表，一边轻轻地说：“可我，还差得远呢。”说着，走到炕边，对我说：“来，同志，先量量体温。”

“怎么，给我量体温？”我感到莫名其妙。房东大伯却在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姑娘说：“你有病，不给你量给谁量！”

“你怎么知道我有病？”

“看，还哄人，刚才我在那边听你出气多粗！”大伯也在一边帮腔：“啥病都甭想瞒

过咱红英，你准是刚才让雨浇的，受凉了。”

我看着眼前这位威武英俊的姑娘和慈祥和善的房东大伯，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温暖，浑身上下都觉得舒服了一截子。

姑娘从我嘴里拿下体温表看了看说：“看，都烧到三十九度多，还说没病！当前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这么忙，你决不是来睡觉的吧，明天还有好多工作等着你呢。”说话间，她已把药包好，又对我说：“晚上最好能出一身汗，明天就可以工作。记着，一定按时吃药。我还要过河去……”

“啥，你还要过河！”老汉有些吃惊的说。这时，老大娘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汤走进来，接过老汉的话头说：“天又黑，雨又大，柳河又涨了水，你怕不要命咧！”

姑娘接过大娘手中的碗，放在柜盖上，理了理头发，眼里露出明亮的光芒，十分认真地说：“大伯，咱山区过去缺医少药，现在我们办起了合作医疗站，不能眼看着耽误了病人，这也是一场斗争啊！”

“对，红英，你说得对，大伯支持你，咱们一定要争这口气！”老汉说着，一把抓着墙根的一条棍，坚决地说：“走，咱们一块走，过河……”

“走，我也和你们一块走！”我深深地为红英的精神感动了，也立起身来说。红英却转过身来对我和大伯说：“你们放心吧，柳河水再急，浪再大，咱都能治服它，再说，我是过河治病的，大伯的腰腿还没有好实在，你也有病，要是为了一个好人，反而累坏两个病人，这账怎么算呢。”说罢，“格格”地笑着拿起那顶湿草帽扣在头上就跨出门去。

我和大伯送出红英，立在大门口。夜，黑沉沉的，雨点拍打着河滩的庄稼，发出“沙沙”的声音。看不见红英的人，只能看到雪亮的手电光束，劈开夜幕，顶着风雨，乘风破浪，在向远处移动着……我和大伯



直看着那道手电光渡过了柳河，这才意识到我们是一直站在雨中的。回到屋里，大伯对我说：“这孩子可是一个心眼为咱贫下中农治病，她就是那个脾气，只要病人需要打针什么的，慢说吃饭，就是火海也挡不住她！”大伯指着柜盖上两碗鸡蛋汤对我说：“来，咱俩把它收拾了。”

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闲谈着。我问：“大伯，红英是你们柳河人吗？”我这一问，老汉显得更加激动和兴奋，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给我讲了一段红英来柳河的故事。

红英是七〇年来柳河川插队的知识青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英还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子，那时，她同五六个同学，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背着背包，跋山涉

水，步行到北京去串连，路过柳河川时，那晚就歇在王大伯家里，那时，大伯被腰腿疼折磨得爬在炕上起不来，红英一见就问：“大伯，你的腰腿是怎么疼的？”

王大伯一听，眼里喷着怒火，紧握着拳头气愤地说：“这都是旧社会给地主拉长工留下的病根……”

“那你怎么不治呢？”

“好娃哩，这病三天两头犯，犯了就想治，可咱这山沟沟离县城远，缺医少药的，到县里去一趟，得花几天工夫，还不一定能治好，咱又搁不下队里的活，就一直拖到现在。”

“你们这里就没有大夫吗？”

“有……”

正说着，王大妈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五十多岁，白净面皮，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嘴角上挂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笑意。红英赶紧让坐，可那人没有坐，只是离大伯远远的站下来。大伯挣扎着撑起身子说：“王大夫，你看我这病能治好吗？”

那人向前跨了几步，摸了摸大伯的脉，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摘下眼镜文文雅雅地说：“你这病吗，唉！”他摇了摇头又说：“要不赶紧治，以后非把命搭上不可！”

王大娘一听十分吃惊，慌忙恳求道：“王大夫，那就请你给治治吧。”

王大夫重新戴上眼镜，“嘿嘿”地笑了笑：“治吗，也容易，先交出六十块钱的药费来！”屋里的人听了，都吓了一跳，王大娘又说：“王大夫，你看咱这庄户人家，一刻那来六十块钱，你先看病吧，钱我慢慢……”

没等大娘说完，王大夫就打断说：“哼，慢到牛年还是马年？怪，没钱就请大夫！”说罢，一步跨出门，竟扬长而去。

“王大夫，王大夫……”大娘还在叫着，王大伯却气得面孔铁青，胡子一动一动地怒吼道：“不要叫他，我就是死也不要他治！”

红英被王大夫的行为激怒了，他看着王大夫的背影，紧紧握着两只拳头问：“大伯，你们这里再没有医生吗？”

“没有。就这一个游医，他，唉，就不是咱贫下中农的医生！”

红英气愤地涨红着脸蛋，眼里喷着怒火说：“大伯，不要他治，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给你捎点药！”

这句话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看来是随意说的，王大伯也没有把它搁在心上。可谁想到，红英竟是一位有心计的姑娘。时间过了不到两个月，其它同学都回学校去了，李红英却带着几瓶药又一次来到了柳河川，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老汉的心中掀起了激动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是啊，旧社会给地主当牛作马二十多年的长工汉，而今天，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连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都惦记着自己的病，这怎么能不使他激动呢！老汉伸出结满硬茧，树皮一般的粗手，颤抖地摸着姑娘那鲜红的袖章问：“闺女，是谁叫你送药来的？”

红英大大方方地说：“毛主席！”

老汉一听这话，象数九寒天，半斤烧酒落肚，从心里直往外热。他深情地盯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恩人毛主席说啊！可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红英看着大伯那皱纹纵横的老脸上，挂满了泪花。她激动地上前拉着老汉那象树皮一样粗硬的手说：“大伯，你等着，毛主席会把医院办到咱家门口的！”

红英给王大伯送药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刹时传遍了整个柳河川道。人们都以为王大伯家来了医生，纷纷赶来治病。那个游医王子富也来了，他站在人群外，踮起脚尖向里望了望，见红英只不过是女娃娃，便轻蔑地冷笑两声走了。

红英看着这么多的大伯大娘有病得不到治疗，不觉鼻子一酸，含着泪花说：“大伯、大娘，我不是医生……”话刚出口，她看到所有的人都失望了，她心里难受极了，几颗晶莹的泪珠，从她那红腾腾的脸蛋上滚下来；她把紧握着的拳头，在空中用力一挥说：“大伯、大娘，你们等着，我一定要学会给你们治病！”

一九七〇年，红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柳河川插队落户。她在半山腰碰见了当年的房东大伯。老汉正拄着一条棍在巡山护林，红英几步抢上前，“啪”地来了个立正，向大伯敬了个礼说：“报告大伯，红英来咱柳河川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来给你治病！”说罢，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老汉被这个突然的情况弄呆了，他定睛一看，真的是当年的红英姑娘！只见她，卷着裤腿，揹着个不大的行李卷，穿着一双爬山草鞋，手中提着个红“十”字药箱，红喷喷的脸蛋上，泛着兴奋的光，额上挂着层细细的汗珠，个儿比前高了一头。老汉一见，丢掉手里的棍，一把拉着红英的手，又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一遍，说：“这那里是城里的姑娘，分明是咱地道的柳河女！走，回家去。让你大娘先高兴高兴，我们可黑天白日想着你哪！”

老汉一边回想着，我也听得入了神。一碗鸡蛋汤，竟吃了有半个钟头。大伯喝罢最后一口汤，接着说：“七〇年底，咱柳河川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红英当了站长，王子富

也进了医疗站，可这家伙欺咱红英年轻，经验少，就千方百计给红英小鞋穿。乱刮怪风，说合作医疗是赔本生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说红英成天扛着锄头往地里跑，医不象医，农不象农，能治个啥病。他还暗地里把私藏的药品拿到医疗站，高价卖给社员。红英当面揭发了这个坏东西，经过内查外调，王子富原来是河南一个县的大地主的儿子，解放前大学毕业后，便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医生。临解放时，钻到咱柳河川，当了个游医，如今想搞垮医疗站。”

老汉说到这里，兴奋地装起一锅烟吸着又说：“毛主席给咱分了房子分了地，领着咱们走上了公社化的金光大道！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给咱派来了赤脚医生，办起了医疗站。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象早晨的太阳，把咱这山窝窝越照越红咧。”

“眼下，咱合作医疗站可兴旺啦，又添了

两个知识青年，咱这山区宝地，山中有草，草中藏药，红英就发动社员人人采药。现在看病只花几分钱，医疗站还年年有积累。只要谁家有个小病小伤的，都瞒不过咱红英她们的眼，刚才你看到了吧？”老汉说到这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睡着出气粗了点，她在隔壁听见都不放过。”老汉拍了拍他的腿说：“我这旧社会的病根，就是红英治好的，如今，我能在咱柳河林场翻几个来回！”老汉不知是容易动感情，还是红英的精神对他触动太深，说着说着，眼圈又有些潮湿了。

夜，已经很深了。我送出了大伯回到炕上，刚才那个挽着裤腿赤着脚，把手中药箱“咚”地一放的威武英俊的红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题图：李成泰、插图：韩硕)

(上接 25 页)

“对！”辛浩激动而又认真地说，“不过，这是大事，得靠大家来办！纪阿姨，你就安排时间，组织大伙儿来干吧！”

纪敏听了这话，心里涌起一股热浪……

“咣咣咣……”

清脆的钟声把纪敏的故事打断，我也从激动中醒过来。广播喇叭里传出小广播员响亮的声音：“下一个节目：集体操——我是小小兵。”

在钟声的召唤下，孩子们拿起“武器”，

投入了“战斗”。——无数颗红星在阳光下闪烁着，无数支红缨枪在院子里舞动着，无数张小嘴巴同唱着一支红孩子的赞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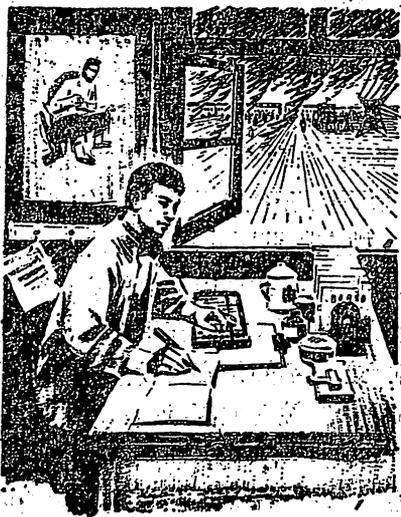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

这歌声在辽阔的天空中回荡，扩散，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题图、插图：黄全昌)





# 菜苗事件

王 蓬

千儿八百!”

赵德奎听着，脸上是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嘴上更是连连否认：“你真是空口说白话，哪个也没开银行，能白给你千儿八百！”

“唉！你不信算了，只怕还不止这个数哩。”赵德贵脸上则另是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可是当天晚上，生产队长赵德奎却大步流星来到仓库旁的小厢房，一脚踏进了会计的办公室。黑红的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粗壮的大手从衣服包包里掏出一叠崭新的钞票。

“玉庆，把这记在账上。”

会计赵玉庆忙把盯在账簿上的目光移到队长脸上：“德奎叔，这是哪笔收入，好上账。”

“把油菜苗卖给刘家营了，你德贵叔给牵的线，说好八分一斤。人家图个近便，咱们也图个整端。这一百元是定钱，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边哩！”

“油菜苗咋卖高价？这笔账往哪上？”玉庆象忽然被火烧了一下，手上的笔不由

一场连绵半月的秋雨过后，太阳终于把满天浮云赶到山背后去了。收净了庄稼的地坝里，一簇簇稻谷草、苞谷杆还堆在田埂上。一些刚出土皮的油菜苗却被雨水下化了，有的只剩下稀哩巴拉几根。眼下唯一有效的办法，只有补栽了。

可是，赵家营三队的油菜地却仍是一片葱绿，这块早苞谷茬口地种的油菜，下雨时已有一寸多高，加上地势高，地饱水渗得快。如今水饱肥足，菜苗争相竞长，确实喜人。惹的过路人都看的眼馋……

“人家这油菜才是百里挑一，没说的，唉！我们队迟种了一步，把事失误了。”

“嘿！你没听，往年间下的菜苗只有喂猪，今年金贵的很，十里铺都卖到八九分钱一斤。”

本队社员赵德贵，望着整整三十亩绿莹莹的油菜苗，公然在生产队长赵德奎面前扳开了拇指：

“少说也要间万把斤菜苗，还不白擦个

放下了。

“唉！你这小伙咋不通气眼，相端着写在账上算了，这可是给集体积累资金，增加收入哩。”

“德奎叔，这笔钱——不能上账！”会计玉庆态度明朗，语气坚决。

“啥？不能报账？”德奎碰了个钉子，感到恼火。他望着眼前的玉庆，想：这小伙啥都顺人心意，就是这犟脾气，到要紧处划竹子迂节疤——叫你不顺通。今天不把这节疤打通，事情就不得圆范。他压住心头的火气，极力用和婉的口气说：“咱们又没把菜苗拿去赶自由市场，人家找上门来，都吃的一河水，不支援点，咋抹的下情面。”

“支援？把菜苗高价卖给人家，还叫支援！”玉庆脸都红了，他望着膀粗腰圆的生产队长德奎，想：我叔这人，工作扎实，劳动卖力，啥都叫人佩服。咋一到三岔路口，脚步就踏不到正路上了，这回一定要把这邪门歪道给他堵死。

两人相视着，小屋沉默起来。

双方都极力在对方眼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可是，都失望了。

德奎从玉庆眼中看到的是一种灼灼有神，坚定不移的目光；玉庆从德奎眼中则看到的是一种含混，固执，一时又难以转变的神色。

终于，德奎耐不住小伙那双沉静的大眼中射出的挑战的目光，烦躁起来，他立眉瞪眼，声音简直跟打锣一样：“反正这事说给你了，上不上账由你。钱，我先给出纳捎过去。”说完，把那叠钞票往衣服包包里一装，扭身走了。

## 二

玉庆心里象挂了面鼓，擂个不住，一晚上翻来复去合不上眼，躺在床上，思绪万

千。

玉庆是大办合作化那年出生的，再过两个月，才整满二十岁。文化革命时，他还是个红小兵，可居然干了件足以使全队社员震惊的事：年终分配时，小玉庆发现队上公布的账上，他家的工分比他这个“家庭考勤员”记的工分多了二百多个，他硬缠着会计重算了次账，结果，发现是会计算错了，小玉庆立即把分到的一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食退给了队上。过后，这事在社员们心里扎了根。几年光景，玉庆又中学毕业回家劳动了，短短的三年农令，不要说犁、锄、铲、耙学了个八九不离十。就连撒谷种这样的精细活路，有时缺了把式，他也能去顶上。连队上庄稼把式德庆老汉都背地里夸他：“这娃儿思想好，不怯场，能把庄稼活儿学个样样出来！”

今年正月，队上会计玉春出嫁到外队去了，补选会计时，大伙都把目光往玉庆身上瞅，不知谁一提名，接着就是一阵掌声……

以后，玉庆每天晚上便到大队六间仓库旁的小厢房里办公了。

一天，饲养员德元拿了张发票来报账，玉庆一看，原来是请兽医给耕牛看病招待用了一盒烟。

“德元叔，这不合财经制度，不能报账！”

德元看着手上的发票，发开了脾气，可玉庆不发脾气，他一口一个德元叔，耐心解释。最后德元只好把发票装在自己包包里了。第二天，德元逢人便开玩笑似地说起这件事：“咱玉庆啊，一分钱也捏得出了水哩！”听的人可点开了头：“嗯，一人当着万人家。生产队有这么个会计，咱们的心就放到肚子里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德杰听到这话，特地来找玉庆说：“玉庆啊，做得对。咱们管

经济，可要用政治来管。象大寨那样，事事政治挂帅嘛！”

想起老支书的话，玉庆不由得翻了个身，在铺盖里捏着拳头，暗自说：德奎叔，你是老党员，老干部，咋想得出来把菜苗卖高价哩！

今年春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通过今年的生产计划。德奎拿着队委会提出的草案，大声宣读：“咱队学大寨，面貌要大改。今年河东五十亩泡河田，亩产要往千个上奔；山头沟冬天要栽上苹果，种上核桃；仓房要翻修，猪圈要发展，窑场要扩大……”德奎越念越有精神，脸上放着红光，后来索性不照本本上念了，他对全队社员公然宣称：“粮食这两年‘黄河’也跨了，‘长江’也渡了。算是抓上去了。可大家不要坐坡，还要，还要——对了，还要继续革命。咱们九牛爬坡，一起攒劲，把劳动日代价再抓上去！朝一块五奔！到年底分红，男的要有表戴，有车子骑；女的要有缝纫机踏；小娃娃嘛，也要象城里娃娃一样，穿裙子穿花布衫，每人给买上个花皮球……”

社员们哗的一声笑了，可德奎队长不笑，他一本正经的往下说：“笑啥，未必你们还不信实，今年咱们就是把胳膊上肉咬一口，劳动日代价也要在全大队、全公社挂个头梢！”

以后，德奎队长比以前起的更早，传话筒也喊的更响。甚至三夏大忙时，他竟听了赵德贵的建议，对队上窑场泥瓦匠们说：“今年你们就甭去割麦了，趁天气，多做一窑货，就是一千多元！”大部分社员、干部不同意这个作法，玉庆当面把意见提出来，德奎还没开口，旁边的赵德贵却笑着说：“你这个会计，不会拨算盘珠儿，麦子割不完，在地里长起显眼，大队就会把城里下来支农的学生安排到队上来，只消烧几桶竹子开水就行了。”玉庆一针见血地说：“你拨

的是资本主义的算盘！”他当着社员的面，给队长出了考题：“德奎叔，咱们干部只能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眼下这事情，你可要掂量掂量啊！”德奎闹了个大红脸，一挥手说：“掂量什么，就这么干！”可是第二天，玉庆的父亲——老泥瓦匠师傅，却叫儿子说通了思想，解下围裙，拿上镰刀割麦去了，徒弟们一看，也跟师傅下了地。德奎脸黑了几天。但是没过了几日，他又吐着舌头庆幸地说：“要不是玉庆，今年要吃麦芽子！”原来麦子收完的当天晚上，就下起了连绵的帐子雨。

往事象一幕一幕的电影一样，在玉庆的眼前闪过去。一块五的劳动分值——窑场的争执——一直到眼前的菜苗事件。自己队增加七八百元，劳动日代价是冒了一截，可人家刘家营，菜叫雨水下化，本身就是个损失，还要拿出七八百元，来买菜苗。这简直是趁人之危，捞上一把嘛！明明是搞资本主义道道儿，还要说是给集体积累资金，增加收入。就是为集体，也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问题在政治夜校讲的清清楚楚，德奎叔，你咋一抬腿动脚就往邪道道儿上跑！用这种办法增加收入还叫学大寨，这样“学”，越“学”离大寨越远嘛！玉庆越想越觉得事情严重，简直有点着急，要放在刚从学校回来那阵，这会儿肯定要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去敲德奎的门，哪怕不睡觉，也要咬住理和德奎争个水落石出。可经过批林批孔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后，玉庆现在想的多，看的远了，甚至有点深沉起来。眼下这事，他思索着：高价卖菜苗，这不光是德奎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肯定还有一部分群众拥护这样的作法，简单的争吵，驳斥都不能解决问题。咋办？找德杰叔去，对！向党支部汇报。一想到党，玉庆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整个晚上，心里充满了迎接战斗的激情。

与此同时，穿村而过的水渠旁，一排三间大瓦房里，直到深夜还亮着灯光。德奎从玉庆那儿回来，心里象坠了个秤砣，回转过不顺，坐在床上想心思。德奎今年四十七八了，长的敦实粗壮，头发密密扎扎，腿肚子的筋串成了疙瘩，一看就知道是个正儿巴经的庄稼汉。的确，德奎这人平常吃苦耐劳，庄稼活儿门门精通。自他当上队长，硬是攒下心劲要把生产搞上去哩。在全大队几十名干部中，人们例外的把胡子巴渣的德奎划进那类爱争好胜，凡事不甘落后的少壮派。其实社员们拥护信服的就是这样的实干家。正因为如此，德奎有时便显得自信，固执。尤其春上他提出朝分值一块五奔后，更是做梦都想在全大队全公社挂个头梢！学大寨有没有成绩，最过硬的还是要看产值、看收入嘛！无论如何也要搞上去。这回要是落了空，二回谁还再听你咋唬了！德奎可不是那号背地里让人指脊背、吐口水的人。可眼下卖菜苗这桩事，玉庆却硬要出来拦挡。本来，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德奎想硬着头皮把事办了。但当他的眼前闪出玉庆那张年轻的、然而严肃认真的脸孔时，不禁又犹豫了。说起德奎对玉庆，那心里是一百个满意。论学习、讲工作、比劳动，小伙是没什么可挑捡的。开春支部通过玉庆入党的时候，德奎第一个举手。可是几个月下来，德奎感到这个青年有些扎手了。上次在窑场，他已经领教一点玉庆的厉害了。德奎一边思虑，一边掏出了烟袋，正挖着，门被推开了，赵德贵一脚跨了进来。

“哎呀！你咋还吸的是兰花烟叶子，来品品这个味道，昨天大女婿才捎回来，‘大前门’！”赵德贵说着一只手递过香烟，另一只手，“拍”的一声，打火机冒出了火苗。

赵德贵长的细麻腰杆，眯眯着眼，脑壳里可跟安上了轴承一样，专会看风使舵。解放前两年兄弟几个合伙开粉房，土改时划

为上中农。现在还是队上三多户：劳力多，工分多，年终分红多。据说赵德贵暗地里算过一账，现在的收入比过去开粉房还多。德奎提出一块五的劳动分值，赵德贵是最积极的拥护者，不消说，他又暗地算过一账，队上劳动日冒一截，他家就多进几百元。他一天有事没事找德奎，说些轻嘴淡舌的话，提些“发展生产”的建议（象窑场）；出些“关心集体”的点点（如卖菜苗）。德奎顺心丸吃的多了，对这位素来有些隔膜的堂兄也热乎起来。赵德贵刚刚在家里算着发财账，睡不着了，便来打探消息：“这回凭咱一句话，给队上增加七八百元，玉庆大概还是头回往账上记这么大笔的数字吧？”

“那是镜里的烧并，干看吃不到嘴哩。”

赵德贵一听便知道玉庆出来拦挡了，心里一惊：玉庆要真的来个不给上账，这事就黄了；眼下先把队长稳住，只要德奎咬了牙印，还怕你会计不动笔！

于是他手上勤勤地给德奎递着烟火，嘴里不歇气地烧着阴阳火：

“这事还要你拿主意哩，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事要不成，今年春上你许下的愿……？反正，反正社员吃喝全靠你队长挖抓哩！”

“玉庆不过是黄瓜才起蒂蒂，晓得个啥！大家谁不知道你德奎是为集体操心，为社员着想哩，你得拿定主意！倒不成队长还要听会计的？”

……

象饿肚子的人喝了几杯烧酒，一股火气在德奎心里升腾起来，脖子上的筋串成了疙瘩。

“管他天王老子地王爷，这菜苗算卖定了。你抓住那边甬松手，玉庆这边，我再去找他！”

### 三

不等吃早饭，队长德奎和会计玉庆头天晚上抬杠的事，几乎队上所有的人知道了。

赵德贵象只装上了水的酒壶，走到哪儿洒到哪儿！“队长倒是个铁扒扒，可人家不往匣匣里装，有啥办法！”

“这回，一块五奔不上去，德财，你那儿媳妇也接不到手了！”

“还瞪眼哩，你小伙想骑车子戴手表也玄了！”

个别私心重的人一听这话，简直把玉庆看成是块绊脚石，背地里嘁嘁喳喳，骂玉庆不理财，傻的连数都不识了！

大多数社员却称赞玉庆说：“这小伙不干亏心事，不贪昧心财，就是要这号人当家才稳当。”有些火气旺盛的小伙当面顶赵德贵说：“你甭煽风点火，队长还不是听了你的鬼话！”

可也有一部分社员，显然为德奎抱不平：

“反正收入归了队，咋卖都是对。人家队长也没往自己包包里装个块儿八毛。”

“就是嘛，德奎成天跑里忙外，腿肚子都跑细了，还落个走资本主义，他玉庆也甭给人乱扣帽子。”

一刹时，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不知谁又传了一股风：玉庆到大队公社把德奎告下了，要搬支书来整德奎哩。德奎是个直杠子脾气，最见不得哪个说东说西，当下他传话筒也不喊了，整天闷起脑壳光干活。玉庆可不同，他照样白天干活，晚上到仓库旁厢房里做账。留心听着各种议论，心里反复思量。

那些说自己傻得不识数的人，不外乎是赵家粉房那几户富裕中农，劳力硬实，工

分也多。最拥护把菜苗卖高价。眼下德奎就是让他们麻住了，才昏了头。这回只有通过菜苗问题同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才有利于德奎觉悟。当然也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走社会主义的大道。

那些不同意把菜苗卖高价的人都是贫下中农，党团员，理论骨干，积极分子。他们最见不得谁搞邪门歪道。平常，正是他们提粪挑尿，犁田耕地，日夜操劳在队上牛棚、猪圈、仓库……他们是队里“农业学大寨”的骨干。玉庆从这部分人身上取得了力量，增强了勇气和信心。

那些说：“收入归了队，咋卖都是对”为德奎抱不平的人呢？玉庆思索着：他们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基本群众，吃苦耐劳，勤俭淳朴，可就是不前不后，开会不是吸烟，就是做针线，打瞌睡，对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许多问题还糊里糊涂。现在正好通过菜苗卖不卖高价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使他们分清啥是社会主义，啥是资本主义。肯定会把他们大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经过这样的分析，比较，玉庆心里豁亮踏实多了。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立即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书记赵德杰当天就回答玉庆说：“支部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咱们学大寨，要学根本。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然就会学偏了，学歪了。三队的‘菜苗事件’，很有个代表性。党支部决定在全大队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展开一场大争，大辩，大讨论。让大伙儿弄清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掀起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的高潮！”

“真的？”玉庆高兴的差点跳起来。

德杰拍着玉庆的肩膀：“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啥任务？”玉庆简直有点急不可待。

“你组织几个理论骨干搞个调查，我们摆出事实，讲出道理来，才能把德奎他们说服！”

“我懂了！”玉庆干脆地回答。

#### 四

接连几天，地坝，场院，井台；甚至吃饭桌上，人们都在争吵，议论着。凡是队里发生的大事小事，哪个社员心里没一本账！玉庆和队上理论骨干经过几天了解，搞了个“调查报告”。社员大会上，玉庆却没有照本宣读。他先把事情一桩一桩摆了出来。

今年队上提出朝一块五奔的计划后，队里把拖拉机安排上硬劳力，运石担沙，去的人每天记十五分工，还有六毛钱生活补贴；窑场三夏停了一窑货后，为了把活赶出来，每一万货又增加了两块钱，二十分工；为了增加现金收入，队上把木泥两工放出去，规定交一块五记十分工。人家出去，瓦刀锯子一动弹，吃了喝了还落两三角。算来算去，净是些屋里没人参军，没人当干部，有人在外干技术活儿，劳力硬扎的富裕户拣了便宜。大部分守在队上担粪挑尿，犁田耕地的社员，却固定是十分工。有的社员说：“人家刨子一推，票子一堆；瓦刀两绕，骑车戴表。一样社员，越差越远了嘛！”这样搞的结果，闹得人心也有点儿散。今年夏季仅比去年夏季增产几百斤，秋季闹了个平产。可别的队，哪家不是增产三万五万。这样一揭，一算，一比，社员们心里一下豁亮了！

大家议论纷纷：

“真是事情不挣不得明。这资本主义批不倒，社会主义硬是干不成嘛！”

“照这样搞下去，年底分配还是肥的肥，瘦的瘦，过几年不出财东才怪哩！”

连那些说“收入归了队，咋卖都是对”

的人也说：“甭说菜苗能卖七八百元，就是再多，我们也不能这样干，不能顺着资本主义道道滑下去呀！”

玉庆大声说：“对呀！咱们不是要钱，而是要社会主义呀！学大寨，不是为了提高收入，是为了奔共产主义嘛！”

社员们纷纷响应：“对，是这个理！”

支部书记德杰坐在一旁，望着热烈讨论的场面，心中一喜：学大寨先把方向拨正，就上路啦！

队长德奎搭拉着脑袋坐在墙角里不吭声。不过，他心里在翻腾着哩。

这次大讨论之后，社员们干劲倍增，青年们更是情绪激昂。每天麻麻亮，不等队上打钟，社员们就下了地。送肥的，车拉人担，你追我赶，扯起半里路长，百十亩麦田，两天粪就上齐了。锄地的，百十张锄头，一线排开，一趟过去就是十几亩地。晚上就更热闹：政治夜校，灯火通明。队上黑板报已不够用，又办起了专栏，全队上下真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气势。

可是，这阵子德奎却吃饭没味，睡觉不香，干起活来，心里也觉着沉甸甸的。玉庆的调查分析，社员们的议论批评，都打到他心上了。把拖拉机放出去，给砖瓦匠加钱增工等等，都是事实。可是玉庆他们说自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德奎不服气，也想不通。自当上队长，一年三百六十天，见天早上眼睛一抹，出门就有事，四五百亩田地，犁耙锄耘，安苗下种；二三百口人吃穿住行，那样不要操心，眼熬红了，腿跑乏了，连理发的功夫都没有，这都没啥，干革命嘛，是得苦点累点。可忙了半天，倒落了个走资本主义。把心掏出来讲，还不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使社员过富裕日子。可现在……唉！德奎思想一时苦恼起来。

这天晚上，德奎扯开被子，正要倒头便睡，却见玉庆笑呵呵地来喊他了：“德奎叔，



上想心思。德杰一见，扒出一堆苞谷棒，对德奎说：“这一堆算你的，完不成任务，晚上甭回去睡觉，看明天赵阿嫂不刮你胡子才怪！”引的大伙哄笑起来。

德奎不好意思，把烟锅磕两磕，走过来，坐在玉庆让出的半截板凳上，抓起一个棒棒，粗壮多茧的大手，两下一抹就完了，比谁都麻利。德杰看见称赞说：“你这家伙，干开活就没命了，难怪大家把你叫铁扒扒哩！”

“还说这哩，不为想给队里多扒几个，咋落了个走资本主义！”

“你感到冤枉，气不顺是吧，那咱们今晚就把这个问题扯一下。看为啥你想为队里多扒几个，倒成了走资本主义？”

来请你参加今晚的政治夜校！”

德奎想说：“我不去。”话还没出口，那玉庆拉了他就走。

玉庆一边走一边说：“德奎叔，老支书在等你哪！”

## 五

政治夜校办在小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因为学生在放农忙假。前晌下雨，这儿又成了临时仓库，中间堆着一大堆苞谷棒。社员们三个一堆，五个伙靠墙一转坐着，抽烟，说笑。党支部书记赵德杰走进门，瞅了一转，笑着说：“咱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边抹苞谷边上课，要得不？”“要得。”社员们齐声响应，围了上来，百十双结实丰满、长满茧巴的手一齐向苞谷堆伸去。唯独德奎还坐在墙角一根碗口粗细的木头

社员们经过几天的辩论，心头都荡漾着一种激情，都关心事情咋个落款，德奎心中的疙瘩咋个解开？这阵听了德杰与德奎的对话，都不约而同地有了这样的预感：今晚是揭锅盖的时候了！会场上静悄悄的，只有象蚕吃桑叶一般的唰唰抹苞谷声，反而增添了一种肃穆庄重的气氛。

果然，党支部书记德杰宣布：这节课由玉庆来讲，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的目光“刷”的一下集中到玉庆身上，只见他从包包里掏出个本本，也不看，就讲起来。他那朴实的讲述，很快就把满屋的人紧紧抓住了。

“今晚上来的上了岁数的人都晓得，年轻的也都听说过：‘宁愿饿断肠，也不吃断种粮。’一九三二年发生了陕南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种的庄稼只收回来一把草。为了活命，我德奎叔家把高粱穗子扎的扫

把上几颗米米都刮下吃了；熬到九十月下了雨，却没籽种。村里地主杨士栋却开了‘善心’，说啥：‘都是乡邻乡亲，籽种从我这先拿去，记上账，来年再还。’谁不知道灾年粮价比金子贵，再加上利息……可为了眼下把门坎翻过去，明知火坑也得跳。第二年麦一黄，粮价就跌的不象啥了。杨士栋却带上管账先生来到了麦场，连本带利，五十斤麦子也顶不上一斤麦种了，把收下的全还了还不得够。我德奎叔的父亲也是个宁折不弯的红脸汉，当下就跟杨士栋干开了，一扁担把杨士栋腿打断了，这下可惹下了天祸。杨士栋硬是害的我德奎叔一家，家破人亡……”玉庆说着嗓子里哽咽起来。

德奎的心猛地收缩了；过去的景象忽地扑进脑海，心头一热，鼻子发酸，脸上象有只小虫在爬，用手一摸，是一滴眼泪。早些年，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己从这些记忆中吸取了多少勇气和力量！可近几年却忘了。去年批林批孔，青年们办专栏，批“克己复礼”，找自己来访问，自己还说：“地里活都忙不赢，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做啥！”唉！咋把这都忘的没影影了。

玉庆还在继续讲着：

“杨士栋那年就是趁人之危，发了横财，实现了压倒周围富户的计划。解放后，虽然杨士栋的坟都平了，可他的尸体还散发着臭气。继承他那一套的还大有人在。大家还记得吧，在合作化的年代，有些富裕中农只怕贫雇农沾了他们的光，村里出现了我德杰叔领导的贫农社和以赵德贵为首的中农社。中农社凭家底厚实，扬言要压倒周围所有的合作社。我德杰叔领导的贫农社虽没有高骡子大马，可有的是穷棒子精神。麦收后，一鼓劲居然多开了二十亩水田，可秧苗却差了一大截，眼看到了夏至，中农社认为他们捞一把的时候到了，硬提着多余的秧苗要卖大价。那时我德奎叔年

青气盛，赌气要把水田起早栽红苕。要紧关头，刘家营的贫农社，就是咱们现在要把菜苗高价卖给人家的刘家营，当时宁可自己少栽也把秧苗送过来了。有人提出要付钱，可人家说：‘要钱就根本不往这送！’当时这事大长了贫农社的威风，多少人激动得掉眼泪呀。秋后一过秤，中农社认输了，合作化的高潮掀起来了。可是我们有些亲身经历的人却把这些给忘了！”

真的，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在德奎头脑中确实淡漠了，而此刻却明晰地映出了当年赵德贵吆着肥得溜油的大水牛从贫农社田埂上经过时洋洋得意的神态。那时德奎真把那些财迷心窍，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恨死了，可现在……

“可现在我们队上为了劳动日代价在全大队、全公社挂个头梢；把菜苗卖高价，这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哇？……”

德奎的头“嗡”一下大了，自己是贫农，大跃进火线宣誓入党的共产党员。咋会跟他们学样样哩？

玉庆看了看拧着眉头思索的德奎，又声音洪亮地说：

“这几件事相隔了几十年，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早就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咱品评品评，列宁说的多深刻啊！”德奎听玉庆念这段话，觉得好耳熟，对了，春天县上开五千会时，《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马、恩、列三十三条语录就发到手了。这就是那里面的嘛！可自己回来往窗台上一搁，就没再翻过。以后，党员读书班，政治夜校都多次讲过，可自己不是蹲在墙角吸烟，就是眼睛望着讲话人的嘴巴，心里可想的是咋往一块五奔！当时要认真学了，现在也不至于……唉！德奎真恨不得打自己两拳头。心里象塞了团乱麻，直堵到嗓子眼。直到响起一阵震耳

的掌声，德奎才长出了一口气。玉庆已讲完话，坐在自己身边了。

“唉！玉庆，叔这回真把事办错了……”  
德奎双手捧住了脑袋。

德杰说：“是错了！不过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今天玉庆这一讲，咱们大家都受到了教育嘛！高价卖菜苗，一心抓工分这就是小生产的思想，这就叫咱们要不断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啊！”

玉庆弯了弯身子，凑近德奎，诚恳地说：“德奎叔，要记住这一条啊！”

德奎狠狠地捶了一下腿：“看你叔今后吧！玉庆，你这课上得好，往后叔要照你学！”不知那个嚷了一句：“德奎叔要拜玉庆为师哩！”引得满场的社员都大笑起来，连坐在墙角的赵德贵也红着脸笑了。

## 六

整整一夜，东风卷着麻麻细雨轻轻地敲打着门窗。次日，却放晴了，村庄，田野，山坡分外清新，洁净。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暖洋洋的。陕南的十月确实是小阳春。

一台火红色的手扶拖拉机和十几辆架子车组成了一个颇有气势的车队。满载着绿莹莹的菜苗，在白杨夹道的乡村大路上向前疾驰。赵家营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德杰，生产队长赵德奎和会计兼理论辅导员赵玉庆带领着社员们，把菜苗送到刘家营去了。

路上，德奎不断地回头望着玉庆。玉庆开心地笑着，脸上闪着光采。

(题图、插图：刘成)

(上接 64 页)

听完胡大海的揭发，人群沸腾起来。红翠质问贾科长：“你那蛤蟆沟的老朋友是不是钱祝兴？哼，这个富裕中农，过去犯过几次偷砍国家山林错误的人，你竟跟他搭上钩！”

忽然，站屋里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红翠飞步进屋，拿起话筒：“喂喂……是的，呵！梁书记……卡住了……十六根……对……看来要将情况转告他厂党委，通过组织责成他交代揭发钱祝兴……好。”红翠回到关前对天家说：“情况明了。我们堵的这批木材，是钱祝兴半夜从国家堆放在猴子崖下待运的木垛里盗窃的。现在，大龙湾民兵指挥部已经依法拘留钱犯！”贾科长一

听，象浇上滚汤的雪人瘫坐在地。

“这样吧。”红翠转脸对贾科长说，“木材留下，按政策处理。你嘛，先跟车回去，向厂党委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彻底揭发钱祝兴的罪行。你要赶快回头！”

胡大海正襟危坐在驾驶室里按了按喇叭，贾科长慌忙拖着笨重的身躯爬上车来。汽车重重地吼了声，向蒙蒙晨雾射去。开出老远，红翠还在大声嘱咐着：

“大海！路上雾大，把紧方向盘啰！”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金辉洒满大地。红翠屹立关口，朝辉映得她那清秀丰满的面庞一片绯红。

(题图、插图：吴大成)





## 晨光从这里升起

王周生

我到山寨学习已有半月了。一天晚上，想看看山寨的夜景。我踏着月光向虎头山上走去。

月下，泥浪涌起的“海绵田”，闪着黑油油的亮光。我走着，看着，情不自禁地弯腰捧起一把松软的泥土。小时候就听人说过：“农民最爱土地，特别是爱好的地。”我深深地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初冬的夜风夹着泥香扑鼻而来，它使我想起山寨老贫农贾永才的一段往事……

一九五二年夏天一个漆黑的夜晚，贾永才来到自己土改时分的那五亩朝阳地上，紧紧地捧起一把土，看了又看，捏了又捏。半晌，嘴里迸出一个字来：“卖！”回到家门口，一抬头，看见了窗台上的毛主席像，热泪顿时夺眶而出。他慢慢地从炕席底下拿出那张用红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土地证，望着证上鲜红的大印和自己的名字，又把土地证紧紧地贴在胸上，对着毛主席像喃喃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贾永才，对不起你……”说完一扭头往外就走。贾大娘着急地喊道：“孩子他爹！地是咱种地人的命根子，你把地卖了，咱一家老小咋办哪？难道还得象解放前那样去给人扛长

工？”一听到“扛长工”三个字，贾永才站住了，楞了一阵，猛地蹲下身子，双手抱住了头……

原来，这几年，贾大娘生了病，孩子又多，他们欠下了富裕中农贾志福的一笔钱，贾志福看中了他家那五亩朝阳地，逼着贾永才卖地。贾永才想：“解放前咱没地，才给地主做牛做马，如今毛主席把地分到咱手里，咱怎能把它卖了昵？”贾永才心如刀割。可是，他不愿意再要国家的救济和乡亲们的援助，最后，终于下了这个狠心。贾大娘说：“还是找老陈和乡亲们商量商量吧！”

贾永才眼前一亮：“对，老陈是咱带头人，找他！”

扛过长工的人谁不知道做牛马的滋味？老陈和山寨的乡亲们对贾永才说：“回头的路坚决不能走！咱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五亿农民发出号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三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山寨人冲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干扰，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战鼓声中，人民公社的红旗飘扬在虎头山上……

我抬起头，看着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梯田。我知道，我们祖国心脏脉搏的每一跳动，都和这土地，和这亿万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知道，集体化的道路把大寨人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他们描绘着一幅又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

旧社会留给大寨的土地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个严。八百多亩坡地，圪梁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块，最小的，一亩竟有四十八块！

###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大寨人从苦难中救出，当社会主义道路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的束缚中解放，一个十年造地计划，就在这些祖祖辈辈握惯锄柄镢把的人们手里订了出来。

隆冬季节，虎头山上冰封雪飘，朔风怒吼，人们每天披着星星出村，顶着月亮回来，衣里一身汗，衣外一身雪，吃着冰渣饭，插起开山锤。他们用鲜血和汗水筑起了条条大坝，垫起层层梯田，改造了贫瘠的土壤，造出块块海绵田。

他们说：“山是我们的山，地是我们的地；我们不治谁治？”

这，就是土地主人的誓言！

我感到手中的海绵土热呼呼的，谁能算出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寨人的汗水？谁能掂出这泥土的份量？是的，农民是爱土地的，可是，今天的大寨人再不象解放前那样为了养家活口才爱土地，他们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大干哪！

望着笼罩在夜色里的虎头山颠，我又向前走了一阵。忽然，山腰里一个白点晃动，仔细一瞧，原来是个包着白羊肚毛巾的

人。这么晚了，他在干什么呢？我赶紧跳下几级梯田，松软的泥土灌了我一鞋。只见那人蹲在地里，双手捧着一大把海绵土，正在喃喃自语。走近一看，是贾大爷！我叫了他一声，他慢慢转过身来，月光下，满是皱纹的脸上滚着两颗泪珠。

“贾大爷，你——？”

“唔，看看这海绵地，”他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抹掉了泪珠，“明天就再也看不见啦！”

我纳闷，贾大爷是怎么了？

他见我发楞，就站起身来，扶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明天一早，这座土山就要被搬走啦！”

哦，原来是搬山填沟造平原！

四年前的大寨，曾面临着一个问题：七沟八梁都治了，十年造地计划完成了，海绵田也已全国闻名，但，是不是到顶了呢？在这关键的时刻，一次不平常的支委会召开了，虎头山上，党支部带领着群众，指点着一座座小土山，兴冲冲地谈论着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场更艰巨的战斗要打响了，然而一个新考验摆到大寨人面前：把那些突兀在沟中的土山、土柱统统搬掉，填到沟里造大平原，那么，就得把人们在土山上修了多年的海绵地也统统毁掉。谁不爱这松软的海绵地？眼睁睁地看着汗水浇成的海绵田要埋在几尺，十几尺，甚至几丈深的生土下面，确实有些恋恋不舍。但是，社会主义大农业要实现机械化，搞机械化就得改变山区地形。他们说，革命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海绵地对于旧圪梁地、坡地来说是新土壤，然而对于未来的海绵平原、水浇地来说却是旧土壤。铲除它吧，这也是革命！

四年来，大寨人把三十七座土山连同上面的海绵田全炸了，填到沟里造了二百多亩海绵平原。如今，拖拉机奔驰在人造平原上，机耕面积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

分之八十以上。今年，他们又要搬第五条沟里的几座土山了。可是，贾大爷为啥还要难过呢？

“贾大爷，你不舍得这海绵地吗？”

“谁说不舍得？”贾大爷把绕在脖子上的烟斗拿下来，吹了吹，说：“为换金饭碗，埋掉铁饭碗。”

“那，你哭什么呀？”

“俺不是在哭，俺是在笑哩！”

我仔细一看，贾大爷是在笑，连那眼角的条条鱼尾纹都在笑！这个在集体化前曾经差点把地卖掉的老人，看到眼前的好光景，怎能不笑呢？

他点上烟斗，巴哒巴哒抽了几口说：“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咱们干哪，斗哇，一步一层楼，一年一个新套套。老陈说，这是跟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大农业哩！想想旧社会，看看这好光景，俺能不笑？”

看着贾大爷笑，我也笑了。笑声在海绵地里传播开去……

月亮翻过虎头山，高悬在黄土高原的上空。贾大爷要去指点小伙子们埋炸药，硬把我往山下赶。

我顺着盘旋的山道往下走，慢慢进入了大寨新村的灯火间，这灯火象贾大爷的笑声一样温暖人心。

我走近贾大爷家，窑门的窗户纸上晃着人影，看不见是谁，却听得出贾大娘和她孙女在说话。

大娘说：“妮，前天夜校里，那‘土壤’的话是咋讲的？你再给奶奶说说。”

这小孙女我见过，今天清晨还穿着一身运动服和伙伴们一块儿练武术呢，挺机灵的。只听她朗朗念道：“要增产必须改造自然的土壤，要防修必须改造社会的土壤。”

大娘重复了一遍，突然问道：“你说说，

这‘改造社会的土壤’是指甚？”

“就是——”小孙女沉默了一下，稚声稚气地说，“就是批判资本主义！”

初冬的夜风，吹在脸上冰凉的，可是一席话涌进我的胸脯，烧得我心里热呼呼。我想推门进去，又怕冲散了祖孙俩的讨论。

正在犹豫不决，门开了，大概听到了我的声息，小孙女探出了脑袋，一看是我，就笑着嚷道：“奶奶，同志又来了！”说完蹦了出来，拉着我的手进了屋。

和昨晚一样，我坐到贾大爷的炕上。不过，今天换了一个主角，贾大娘盘腿坐在我对面，纳着鞋底，和我谈开了大寨人改造社会土壤的一幕幕战斗情景……

炕对面的桌上，放着一排镜框。里面有毛主席像，有周恩来总理参观大寨留下的照片，还有贾大爷的全家照，那全家照上个个都咧嘴笑着，这笑是那样甜，那样自豪。

“……一九六三年，七天七夜的一场暴雨，大寨的山流了，地冲了，窑塌了……”贾大娘凝神地回忆着往事，“就在这时，资本主义从角落里头钻了出来，咱队里的富裕中农贾志福叫着：‘如今，再不能把大家捆到一起熬日子了，有本事的吃本事，没本事的吃苦头，各奔前程吧！’你贾大爷一听这话，气得火冒三丈，指着贾志福的鼻子问道：‘怎么，你还想逼着人家卖地？你还想发家致富啊？告诉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办不到！’这时，党支部一连开了七夜会议，叫大家伙儿批判资本主义，这么一批呀，咱们眼睛亮啦——我老了，可眼睛比从前亮了——那时，外头嚷什么‘只要抓到钱就是正确路线’，昔阳城就有人摆起高价饭摊，搞投机倒把；咱大寨人看清了，只管抓钱不管路线就是资本主义。党支部组织你贾大爷他们，赶十里路把饭运到城里，和高价饭唱对台戏。他们叫大家吃一碗社会主义的

饭，不要上资本主义的当。结果，摆高价饭的乖乖地收起了摊摊，回家闹生产去了。那时候，咱遭了灾正缺钱化，可要紧的不是钱哪！有了正确路线，资本主义就成不了气候。人说，有甚世界观，摆个甚摊摊，就是这个理！”说到这里，贾大娘笑了，“咱遭了这大灾，硬是大批了两年，大干了两年，你看，海绵田不又修好了，大寨楼不是盖起来了……”

我听着，记着，不住点着头。我问：“大娘，如今资本主义在你们大寨给批臭了，你们还批啥呢？”

“哎，可不能麻痹呀！”大娘连忙说，“先进队还是有阶级斗争哩。”

于是，贾大娘又给我讲起了一九七三年发生在大寨的一件不平常的事。

在学习十大文件的日子，一棵苹果树上少了十几个苹果。过去，即使掉下一个苹果，也会有人交给集体，甚至连剪下的苹果树枝，人们也要一枝枝拣起来，交给副业队编箩头，粪筐。可这次竟有人拿了集体的果实。党支部认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这说明在人们思想中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新的讨论：先进队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大寨存在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贾大娘严肃地对我说：“资本主义是个顽固派，咱把它从这条道上赶走，它又从那条道上钻出来，咱就得时时警惕呀！”

从贾大娘家出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寨的新鲜空气。

一群青年扛着工具从山上下来，大概是埋好了搬土山的炸药，笑嘻嘻地从我身边走过，向大寨楼的窑门走去，向政治夜校走去。他们，每天都在改造着社会的土壤，从而才使自然的土壤发生着如此巨大的变化。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

个基地。”大寨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清除旧基地的斗争史。

在“老少组”斗垮“好汉组”的日子里，大寨地里第一次长出社会主义的幼芽……

在粉碎了刘少奇假“四清”，真复辟，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阴谋之后，大寨的海绵田成熟了……

在迎头痛击林彪一伙的猖狂进攻之后，人造平原出现在虎头山侧……

二十三年，整整二十三年哪，资本主义从哪里冒出来他们就从哪里斗。大寨人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列宁说过：“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刘少奇倒了，可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会卷土重来，只有不断挖掘旧基地，革命的红旗才会永远飘扬。

二十三年，整整二十三年哪，大寨人不断地甩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袱，不断地改造自然的土壤和社会的土壤，人们的思想也不断地登上新的高峰。

这，就是大寨人跟着毛主席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指引六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

第二天清晨，轰隆隆一阵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睁开眼，一缕晨光照进大寨接待站这宽敞的房间。我一跃而起，披上衣服往外跑去。

昨晚我和贾大爷到过的那座土山不见了！那里，人声鼎沸，推土机吼叫，扁担晃动，小车飞跑……

晨风拂过一片片沃土，朝霞披到每一个大寨人身上。

我久久地凝视着。

英雄的大寨人，就是一批孜孜不倦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愚公的典范。

呵，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寨，而是一个新世纪的早晨。晨光正在这里升起……



# 山口把美

程 鹏

就到县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读书班去了。啥事？”

“嘿，最近我跑了趟上海，到红翠家看过，我娘舅随新下水的万吨轮出海试航了，舅妈八年没见红翠，很念，听讲红翠长得壮，进步快，她好高兴。”司机眉飞色舞地说，“临走，舅妈抱个满满的网兜，吃的糖果，穿的衣服，还有彩色玻璃丝哩，……我说，人家红翠如今是木材检查站的站长，你还把她当小人。吃的玩的全不要，就带这蛮好看的浅花涤纶衣料吧。”说着便递下个纸包，李仲才摆手说：“你晓得红翠嘛，山里人不作兴的，她全不欢喜。干脆，你直接送读书班吧。”

“你这老鬼！嘿，咬你的手？……好，面交。”司机咕嘟着，“呜咔咔”连挂几档，压下油门，汽车“呼”地驰过关去。

李仲才望着远去的汽车，摇了摇头，心里说：这表兄妹俩，两个样，年长的马虎，年少的精干。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呵！

李仲才记得，前年暴风雪封山的时候，他接到县森工局打来的电话，说鹞关新站长——原大龙湾公社的团委副书记红翠要到了，李仲才急得一拍大腿：“这丫头，进山

一条公路自丛山峻岭间逶迤而来，穿过鹞关，又沿着浩瀚的“绿海翠浪”展向烟水苍茫的江淮平原。胡大海驾驶的卡车，一路“嘀嘀”地按着喇叭，愣头愣脑地冲到关前，尖厉的刹车噪音，刺得人牙根直发麻。

“老李！”司机胡大海从驾驶室探出头，对关口的木材检查站会计李仲才哈哈笑道：“抽支‘金胡子’。”李仲才亮出手中七节竹烟管，含到嘴里深吸一口，摇摇头，然后慢悠悠地吐着云雾，问：“拖么货进山呀？”

“莪蕪酒。”司机说，“回头货，莪蕪根。”  
“谁跟车？”

“淮城制药厂供销科的贾科长，人蛮蛮好的。”司机一扬手头香烟说，“喏，他的。”

李仲才瞟了一眼，见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笑容可掬地对他点头。

“红翠呢？”司机问。李仲才说：“上旬

也不看看天?!”赶紧到关口去迎。他踮脚向山外望时,背后的深山里却走出个“雪人”来。回头看,见是个挑着两棵盘根毛竹的老大爷。一查没有外运许可证,不由分说耍要扣竹,站里同志和执勤民兵围拢一听,有的赞同扣,有的建议放,两种意见互不相让,众人便争论开了。

那时候,忽见又一个“雪人”挤进来。众人正在惊愕,“雪人”一把拉住了李仲才亲热地喊起来:“老李!”“哎呀,红翠呀!”李仲才乐嘴嘴地取下她背上的行装,扑落她身上的积雪,说道:“你这站长到的正好,来,表个态吧!”

李仲才刚说完事情经过,老大爷急道:“红翠,你评评!我给队里背竹,可他当我投机倒把!”

“哦?老大爷,您为什么不带许可证呢?”红翠说。

“许可证?气人。”洪大爷嚷起来,“大雪封山,车子不通,又赶上春节机关放假,森工局生产组‘铁将’把门,上那开证?!社员们破冰踏雪学大寨,艰苦奋斗争贡献,恨不得一天当几天用,我能耐下性子为一张小纸白等四天……”

“这意见提得好!机关有些制度,就是不利于联系群众。”红翠诚恳地说,“我一定把这意见向领导反映。”

“反映归反映。眼下怎办?”洪大爷问。

“有别的证件么?”红翠问。洪大爷连说“有有有”便从怀里摸出介绍信和证明,大家一传阅,才知洪大爷是邱林县红岗公社林场场长,专程进山联系采购竹种的,这两棵母竹是本县梅溪公社团结大队赠的。

红翠对李仲才说,“老李,你严格把关是对的。我想,把关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知道有利革命的事,特殊情况下没有许可证,可不可以打绿旗呢?如果我们觉察到了损害革命的

事,就是有什么证,要不要打红旗呢?”

话说得实在,说得在理,说得李仲才连连点头。

“洪大爷,走,送你一路。”红翠担起两棵竹,健步下山,急得洪大爷跟在后面喊:“红翠!我挑……”

……两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是这样清晰。李仲才下意识地将竹烟管凑上嘴吸着,烟却不知什么时候熄了。

中午,胡大海找到了红翠,表兄妹三个多月没照面,谈起来滔滔不绝。说到那网兜的事,红翠咯咯地笑出了眼泪,胡大海又递上衣料,红翠说:“你呀,就只长一个心眼。叫我穿这,要把我摆进玻璃橱呀……”这时恰好有个参加读书班的剧团导演,见这料子适合制一个角色的服装,便拿去了。胡大海也来得巧,学习班刚刚结束,当下红翠约定午后跟表哥的车回鹤关。但红翠到时走去,车已开出,一打听,车装着莠蕞根朝大龙湾方向去了,她脑子里便打了个问号;回到关上,又听了李仲才的汇报,她越感到表哥今日的行动有些异常,便给大龙湾公社书记梁石柱同志挂了个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请他招呼沿公路的大队,注意一下8701号车子。天刚擦黑,大龙湾公社民兵指挥部来电话,据狮山大队报告,二十二时三十分发现8701开出蛤蟆沟。现在梁书记带着民兵正在现场调查……。红翠“啊”了一声,她觉得,问题不仅在于8701搞什么名堂,而且还在于有人想利用自己与表哥的亲戚关系,从中钻营。“哼,打错了算盘!”她想着,一跺脚,和李仲才直奔关口。

“呜——”飒飒山风送来马达轰鸣。红翠定神一看,只见夜幕深处,两只昏黄的车灯象一对鼠眼,左顾右盼着探路奔蹿。汽车越来越近了,五百米,三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不减速,不鸣笛。只听红翠说声

“堵住”，跃身关口正中，打定红旗。突然“咯噔噔噔——吱”一个急刹车，不再转动的轮胎在路面上滑行了十多米，终于乖乖停在红翠脚前。司机气呼呼地蹦下车嚷着：“不要命啦！乱弹琴……”

“你逃得掉？！”红翠狠狠地说。

“算老儿，少逞能，我胡大海不是好惹的……”司机咆哮着，一股酒气直喷人脸。

“哼！酗酒驾驶，汽笛不鸣，高速闯关，违章犯纪。当心吊销你的驾驶执照。”红翠一排连珠炮，打得表哥哑口无言。贾科长上前调和：“哎呀呀！表哥表妹嘛，互相让着点。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嘛，何况还是姑舅之亲。有话好说，好说。”贾科长说着，摸出犬前门香烟殷勤地敬人，李仲才拒绝了。

红翠讨厌贾科长这种世故的语言，便没好气地问：“怎么这会才到？”贾科长抢着说：“呵，车子中途抛锚，修了半天，所以……”

“装啥货？”红翠问。贾科长笑嘻嘻地递上货运单，说：“两吨莜荻根，制药酒的原料。”

“还有啥？”红翠这句话象一冷子榔头，敲得没有精神准备的贾科长脸上的肌肉猛然抽搐起来。但他到底是闯过江湖的人，鼓眼一转，笑道：“没。”红翠大声说：“好，那就核对一下。”贾科长挨到司机身边，细声地说：“这样缠，天亮都回不了皖城。”司机胸脯一拍，上前说：“红翠，我的车，没啥可查，只管放心！”

“不查？”红翠坚定地说，“在一个人面前放弃原则，就要在千百万人面前丧失说服力。”司机理屈词穷了。贾科长眼一瞪，傲慢地说：“喂，你们讲政策不？货运单明白写着莜荻根，有什么查的？简直是故意刁难！全国好多个省、市、自治区我都到过，省、地委书记我也见过，从没看到你们这个怪规矩……”女民兵们一听轰起来：“啥？国家颁布的山林管理政策是怪规矩？”“货运单要同实物核对你不懂！”“癞痢护头，怕就有问题！”“站长！莫跟他啰嗦，查！”“……”

红翠面孔涨红，拳头捏得铁紧。可是她马上冷静下来，量量车上药包堆，超过了标高，看看车后轴上主、副钢板的弯度，超过货运单填的吨位，心里有了一个谱。她当机立断地说：“全面检查。”大家一齐涌向



汽车。

“不许动手！”贾科长突然猛叫，“这是为援外赶运的药酒原料，事关国家声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你们阻挠、胡闹，延误了时间谁负责？嗯！乱翻乱踩弄坏了影响质量，谁负责？嗯！……谁敢负责呀！……小胡，开车！”贾科长这一着，使人感到突然。关口顿时一片肃穆，碘钨灯发出的“滋滋”电流声都能听见。

“我、负、责！”红翠霹雳似的一声吼，跃上车头，两手叉腰，虎视着贾科长。静静的群山这时也齐声呼应：我、负、责——我、负、责……

“我们负责！我们负责！”众人齐吼着。

“翻、包、检、查！”红翠一声令下，众人蜂涌上车。刹时间，翻包的劳动号子响彻夜空。

“乖乖隆冬！木材！木材！木材！”人们喧哗起来。蒙蒙昏昏的胡大海醉意惊得一干二净，呆住了。

“站长，十六棵杉树。经过检验，每棵小头直径二十公分，材长两米，共一点一二立方米。”李仲才熟练地报告着。

“木材怎样？计划内的！”贾科长横眼嚷着。

红翠毫不示弱，箭步迎上前去：“有计划？早该拿证了！”

“拿就拿。”贾科长慢吞吞地打开皮夹，掏出一张折皱的纸片。红翠一看，许可证上填写的采购单位、木材数量和月、日都没错，只是年的最后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部位，被火烧成一个洞，证面上有一块不规则的淡红斑迹。红翠冷笑着：“这是197几年？”“75年。”“5字呢？”“被烟火烧了。”“这块红斑是怎么回事？”“不小心淋上一大滴红墨水，没擦干净。”贾科长答话时，眼里闪着狡黠的蓝光。

“收起你那一套吧！”红翠愤怒地说，

“这是淮城制药厂去年今天的木材外运许可证，这洞，烧掉的是4字，这红墨水复盖的是鹞关木竹检查站印章。你能骗谁！”

“什么？”贾科长大叫起来，“你武断！你凭什么……”

“凭我的记忆！”李仲才手一挥，说，“去年的今天，你厂赵采购员来的，我在证上盖了检验章！”

“还有！”红翠说，“这张作废的许可证上，编号是0043218，今年现在的编号已经是0095874了。告诉你，就是涂改编号，你也休想蒙混过关！”

贾科长还想说什么，但一看斗志激昂的众人簇拥着严然挺立的红翠，就象群山环绕着主峰坚不可移！他忽然感到自己太孤立，太渺小，太虚弱，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你，你个瘪三！”胡大海气得直着嗓门朝贾科长大喊，“你瞒着我，什么时候把这些木材塞进车的呀？你坑人，我揍你……”红翠拦住说：“问题明摆着，你就连锅端吧！”胡大海喘着粗气，咬牙切齿地说：“这回我算看清了！这些家伙手段多毒哇，口口声声‘朋友朋友’，嘿，全是骗人吃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红翠递给表哥一块手绢，说：“看你这汗，擦擦讲吧。”

事情是这样的——

胡大海从读书班回来，贾科长甜言蜜语的求他把车子打个弯，去看老朋友。碍着情面，胡大海将方向盘一转，便一头钻进人烟稀少的老林腹部——大龙湾的蛤蟆沟。房东钱老头排上便宴相迎。菜肴虽是山里风味，花样倒也丰盛，光酒就有茅台、竹叶青、人参补汁和濉溪大曲。胡大海这只小酒壶岂是两个老酒桶的对手呢，酒未三巡就醉倒了……一觉醒来，四野漆黑，胡大海急忙驾车猛跑。接近鹞关时，贾科长又叫胡大海加油，莫鸣笛，直接冲关。

(下转 56 页)

# 七律四首

刘大杰

## 读主席新词

其一

欢声雷动诵新词，迎得春风遍地吹。  
放眼乾坤兴伟业，惊人辞翰扫妖螭。

青天敢负鲲鹏志，巧妇难炊鸟雀悲。  
遥望井冈山上路，燎原星火满天飞。

其二

高峰路险肯攀登，革命人民样样能。  
大地沉浮今有主，仙山缥缈事无凭。  
红花满眼千层浪，黑雾迷途万丈冰。  
土豆无多牛肉少，喻喻凄厉哭苍蝇。

## 痛击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形势一片大好。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自觉地投入运动，接受教育，跟着革命队伍，奋勇前进。成诗一首，以表决心。

一

痛击右倾翻案风，奇谈怪论太昏庸。

新生事物如潮涌，文革光辉似火红。

以目乱纲心有鬼，妄图复辟梦成空。

坚持革命驱云雾，努力登攀探险峰。

二

复旦新生改旧容，工农兵是主人公。

开门办学千般好，集体科研一片红。

虽是暮年怀壮志，敢将余勇战妖风。

决心不走回头路，仰望红旗耀碧空。

# 红旗在我们心中飘扬

胡廷楣



列车飞驰在祖国东北边疆，车窗就象绚丽多采的电视屏幕。北大荒的原野上，处处飘着红旗：新建的工厂烟囱林立，衬着淡灰的远山，红旗在高挑挑的旗杆顶上飘扬。吐着青烟的汽轮航行在松花江的清流中，红旗在桅头猎猎招展。列车穿过大兴安岭的林区，集材拖拉机，防水哨的红旗在绿色海洋里倏地一闪，令人立刻感受到这深郁葱笼的大森林里火热的战斗气氛。如果列车在国营农场的辽阔的麦田中踏波巡航，联合收割机上的杆杆小红旗，出没在一片金黄之中，更会把人引向深远的遐想……

红旗啊，引人前进，催人奋发；它是战斗的化身，又是胜利的先导；她在哪里飘扬，就把激昂，振奋的情感传导给每一个在那里战斗着的人。在我们辉煌的革命史册里，哪一页不闪动着红旗的光彩。从南湖到井冈山，从遵义到延安，从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到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每一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红旗在凯歌声中飘扬，一直飞上万山之颠的珠穆朗玛峰顶。

可是，此刻，在我眼前却闪现着一个有些磨损的小笔记本。它那红漆布的封面活象一面红旗在我眼前不断扩大，这是飘扬在战士心中的一面红旗啊——

一九四九年春天，长江北岸集结起千万只木帆船。每一支整装待发的部队正在

聆听毛主席的渡江命令。这庄严战斗号召的响亮回答，是人民战士林立的铁臂和海潮般的呼喊。在一个尖刀连的誓师场地，一名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的战士，手里紧握一杆红旗，在向连长庄严地行了个军礼，说：“我一定把红旗插上敌人的阵地。”

当征帆升起，这个无畏的战士登上了第一只木船。波浪在颠簸，他伫立船头，久久地遥望对岸在沉沉晨雾中的村庄。他徐徐展开首长授给他的红旗，一双满是大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这面代表人民利益的光荣旗帜。船至中流，他没有理会炮弹的尖啸，从贴身的衣袋取出自己的笔记本，用一枝短短的铅笔一笔一划地描着什么。船逼近南岸，旗手第一个跳下汹涌的激流，一手抖开鲜红的旗帜，一手奋力划着水，领先扑上滩头。沙场弹雨如蝗，征尘弥漫，红旗依然象一团燃烧着的烈焰，箭一般地指向敌阵。当红旗插上敌人的工事之时，旗手却倒下了。战友们扶起他，这位光荣的战士左手还紧紧握着旗杆，右手捂着胸口的衣袋。衣袋里，就是这个本子。那上面记满了毛主席的指示。翻开最后一页，在滔滔的江水中，在渡江的战船上，他写的是毛主席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每一笔都在纸上划出深深的印痕，还特地画上了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是一位久经沙

场的老首长。他打开一层一层地裹着的红绸，拿出这个不平凡的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深情地说：“这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在战场上冲锋的时候，他的心中正是飘扬着这面红旗啊！”

这就是红旗吗？是的。伟大的真理在战士的心头闪耀，胜利的红旗在战士心头飘扬。

老首长理了理发白的鬓脚，端端正正戴上军帽。他告诉我，他马上要到连队去参加传统教育，要让年轻的一代永远高举红旗，就该让红旗在他们心中飘扬。老首长的话语里，蕴含着对后来人的多么殷切的期望啊！革命象列车一样隆隆前进。二十多年前，太阳升起的那个早晨呱呱堕地的孩子，现在该二十六七了，他们的心中没有红旗在飘扬呢？

我望望窗外，夜幕已经降临。星星般散落着的灯火，随着列车的行进，流萤似地闪过去。我突然看到前方一团密集雪亮的白炽灯，灯光中燃烧着一面面火红的旗帜。旗下，牛马骡车川流不息，推土机、拖拉机往来不停。车靠近，才看到一条醒目的火红标语：“修好战备路，打击帝修反！”我看到一枝枝扁担、一对对土篮在红旗下飞走，一柄柄大镐、一把把铁锹在红旗下挥舞，一个个年青的身影在红旗下晃动。这不就是七年前雄姿焕发告别上海的红卫兵吗？列车飞驰，一刹那，窗口又是那远远近近的灯火。可是我的心好一阵火热。这灯光、红旗，年轻人的身影，使我想起了十年前另一个沸腾的夜晚。

……城市弥漫着大革命浪潮中特有的喧闹，天空中飘飞着传单。一队队带红臂章的人举着红旗匆匆在街头行走。一辆辆急行的“黄鱼车”载着张贴大字报的男女学生。广场上几辆卡车搭成主席台，灯光雪亮，几千人集聚在一起，口号声象隆隆的雷

声。这是一九六六年上海的夏夜。在广场附近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十多个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是七个战斗小组的代表。在这不平凡的夜晚，为了战斗，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桌旁，一位穿军装的姑娘——临时被推选出来的战斗团团团长，她在和几个女同学细心地在一面红旗上绣着“红卫兵”三个字。两个男同学进往呼吸，笨拙而又小心地用黄油漆刷着一只只袖章。这是在准备明天不平凡的战斗啊！天一亮，战旗会在校园飘扬，袖章将佩到战友的臂膀上，造反的战报就要在各处纷飞。

夜深了。一个胖胖的身影走进教室，他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背着手，摇着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快放下造反的旗子吧。不要搅乱学校秩序，你们马上就要毕业考大学啦！……”

回答他的，是十几双迸着火星的眼睛。年轻的红卫兵团团长站起身，高声说：“我们为什么要举旗造反？就是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战旗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把那面刚刚绣好的红旗“呼啦”一声树起来，一片红光照耀着校园……

不久，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了上海城。我看到他们在春寒料峭的广场，倾听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呵呵手，在本子上急速地记着。我看到红卫兵战旗引着他们进工厂，到港湾，下农村，把自己的战旗插在工农的土壤之中，与工农一起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权力。我看到他们卷起袖管抄写大字报，在雪亮的灯光下挥舞着长柄刷子张贴大批判专栏，把炮口对准高举黑旗的中国赫鲁晓夫……我由衷地为他们骄傲，在革命的高潮中，年轻的战友们迅速成长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规模壮丽的“授旗仪式”。伟大的革命将

## 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红旗插在年轻人的心坎上。

当毛主席发出新的战斗号召的时候，他们披着文化革命的硝烟，又奔向塞北、岭南，江淮大地，水乡山村，做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农民。而今我带着采访任务，又要到他们身边了。

朝阳冉冉初升的时候，列车到了终点小站。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农场的先进单位十一分场。农场的老同志啊，请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在农场战斗得怎么样？有趣的是，负责接待的总支书记既没有向我介绍那在北大荒风雪中锤炼成长的副书记，也没有告诉我小辫子机耕队长在建点年月立下的赫赫战功，却只叫我记下了一个平凡的油库保管员的事迹。

一次，烈火吞卷着机车库，为了抢救拖拉机，李小路的右腿被坍塌下的屋架压断了。领导上照顾他回沪休养，谁知他从医院偷跑出来，拄着拐杖一歪一扭到分场部，死缠活磨要分配工作。分场里再三讨论，才给他一个看守油罐的轻便工作。李小路把油罐旁的小泥房修缮一新，贴上一副鲜红的对联：

手把油龙头  
心想天下事  
横批是：反修防修

自他的铺盖搬进小泥房那天起，天天到深夜才睡。别人扔掉的旧手套，油棉纱，他翻箱倒柜找来蒸馏，洗零件用剩的废油，他沉淀了一遍又一遍，每逢农忙，他还赶着牛车到第一线给作业的机车加油，为的是省下来回路上烧的油。雁去雁来，年复一年，他点点滴滴省下的油，少说也有几大罐。同志们三次推选他上大学，他都不声不响地把登记表放回到分场办公室的桌子上，依然回到油库来忙碌。

我来到油库。山坡旁，横卧着五个大油罐，李小路度过好几个春秋的泥房就在在一旁。门上那副对联已用新纸更换，至今依然红彤彤地放着光彩。李小路穿着件油迹麻花的工作服，正赶着牛车，从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送油回来。我请他谈谈体会，他有些憨厚地笑了笑，说：“我谈不出什么体会。”到了他的泥房里，我发现一个简易的木桌上，整齐地放着一叠马、列著作，和一套《毛泽东选集》，旁边放着一个红色的笔记本。我随手翻开，只见第一页是写着一首诗：

刻苦学马列，批修不放松。紧跟毛主席，永葆战旗红。

这是一首写得多么好的诗啊。句句都激动着我的心。我在这个笔记本中，又看到了飘扬在战士心中的红旗。我握着他那双长年泡在油料里的双手，目光不忍离开他稍带点靦腆的笑脸。我不由想起了修路工地的年轻人，想起了在祖国大地上改天换地、顽强奋战的小将们。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在井冈山红土上一寸一分地耕作；在蒙古包里一个一个地接羔；在兴安岭区一根一根采伐；在苗家山寨一步一步地登攀……；他们的心中不也都有红旗在闪耀？这里没有淮海战场的炮火，也没有“一月革命”的鏖战。可是这些踏实平凡的人们，正搏斗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培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大笔在祖国土地上写下了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宣言。在他们面前，三大差别的高墙颓然倾倒，商品经济的诱人外衣黯然失色。我们年轻一代高举红旗的决心，怎不叫据守残垒的资产阶级遗老遗少胆战心惊？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瑰丽的图画：万千红旗汇成一股燃烧的火流，奔腾向前，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高举红旗，奋勇向前！

(本栏题图：邓泰和)

# 让金色的朝晖洒满大地

——读中篇小说《金色的朝晖》

上海师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梁思

风雷激荡，红旗飘扬。当前，痛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展开。在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我们高兴地读到了《金色的朝晖》这部中篇小说。尽管这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看的作品，但是由于它生动地描绘了某小学围绕着教育革命问题展开的一场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因而对于成年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那时候，教育界中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曾经鼓噪一时。他们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质量下降”，叫嚷学校要“正规化”，妄图把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书中的主人公小朝晖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这股歪风的干扰。在这股歪风面前，小朝晖发扬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宣队员和革命教师，带领红小兵战士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坚持了教育革命的方向，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小朝晖经历的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政治挂帅，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搞“智育第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请看，伴随着校办工厂

的门是开还是关的辩论，斗争的浪潮越来越高。小说中的那位校教育组组长胡守本，是一个搞了二三十年教育工作、与修正主义路线一拍即合的人。修正主义的谬论刚一出笼，他头脑中“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深感当前这种学法，太不‘正规’，不成体统”。他一上任，就以“狠抓知识质量”为名，用一把大锁锁了校办工厂的门。接着，在种种貌似革命的口号下，他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统统搬了出来。为了“质量大检查”，他以学生为敌，出偏题难题搞“突然袭击”的考试；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他精心绘制了一张表示分数高就能爬上小宝塔尖的“分数梯”……于是，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被取消了，开门办学被否定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被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取代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恢复了。所有这些，同毛主席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不是搞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又是什么？如果照此办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就会被一笔勾销，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就要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面对这场严重的斗争，小朝晖敏锐地觉察到，有些人这样做，“是想搞垮我们的小工厂，占领我们的新阵地，向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攻倒算，妄想在新中国，留块旧阵地”。他下定决心同这股复辟倒退势力作

坚决的斗争。作品就是这样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中，成功地塑造了小朝晖这个迅速成长的红小兵的鲜明形象。

在小说里，小朝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反潮流。当胡守本费尽心机、用尽手段，又怕又压，处心积虑想把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打下去时，小朝晖毫不含糊地宣布：“别看我们这些红小兵，以为哄得住，吓得住，压得住！胡老师，你想歪了，我们红小兵，新中国的红孩子，是有志气的！”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现了新中国的少年一代、毛主席的红小兵具有多么崇高的精神品质啊！所以，又在红小兵们一一被胡守本拖出小工厂以后，小朝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迫使胡守本交出了小工厂的钥匙。面对胡守本搞的“突然袭击”的考试，小朝晖不仅毅然写下了二十个字的答卷：“考试搞突袭，出题离实际，关门死读书，做法成问题”，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这是存心拆小工厂的台，是违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击中了胡守本的要害。胡守本炮制了“分数梯”，小朝晖马上一针见血地回答说：“这是搞‘分数第一’，‘想用分数牵着我们鼻子走，不行！一万个不行！”从小朝晖的身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沐浴着红太阳的朝晖，新一代正在茁壮成长；从小朝晖的言行里，我们进一步懂得，要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力图从教育界打开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缺口，争夺我们的下一代，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小说中的那个卖冰棒老头，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他一面亲自出马散布谣言，进行破坏，一面又寻找象胡守本这样的代理人，妄图通过他搞垮小

工厂，破坏教育革命。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胡守本之所以那样气势汹汹地推行“智育第一”，除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卖冰棒老头的利用外，关键在于他的背后有人支持。胡守本曾洋洋自得地说，关小工厂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不错，胡守本确实有后台，后台就是小说里明确点到的“区文教局副局长”。此人由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以后作了“检查”，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十分仇恨。他一上台，就在“为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为了不辜负广大家长的期望；提高社会主义文化课质量，向中学输送合格人材”的幌子下，大刮复辟倒退的歪风，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下令关掉了许多学校校办厂的门；他煽动胡守本这样的知识分子跟他一起进行反攻倒算；他把坚持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支部书记、工宣队员施强调到区里“挨剋”；他穷凶极恶地指使人暗中整理小朝晖的黑材料……凡此种种充分说明，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而这个副局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种修正主义的回潮，我们不批，就意味着容忍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政；我们不斗，就意味着任凭资本主义泛滥、复辟。这就是《金色的朝晖》给我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金色的朝晖》里的小朝晖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了，我们应该学习小将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努力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让祖国大地洒满金色的朝晖。

# 语言·形象·思想

——读《大海铺路》想到的

方 学

《大海铺路》是一部有特色的长篇小说。我国造船工人在七十年代初大造造船工业翻身仗的战斗情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但三结合创作组已经用笔记下了这个雄壮的战斗历程。作品这么迅速地反映了工业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么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它思想内容的主要特色；也是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而这部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到比较亲切感人，又是与小说的作者较为成功地运用群众语言来叙述故事、刻划形象分不开的。这里想就《大海铺路》的语言特色来谈谈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与形象、思想的关系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造船工人极大的革命热情，但是，造船工业战线上围绕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小说的作者正是从这场斗争中吸取和提炼了反映工人阶级气质、具有工厂生活特点的群众语言，把它溶化在作品中，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彭锁生在表达造船工人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决心时，豪迈地宣称：“无论是比斯坎湾的风暴，还是好望角的巨浪，都不能把我们吓倒。我们要穿洋越海，铺设贯通五

湖四海的海上铁路。”如同纺织工人欢喜用细纱穿梭来比喻，钢铁工人欢喜用钢花炉火来抒怀一样，造船工人整天与钢板焊花、船台海浪打交道，产生笑迎风浪的语言是很自然贴切的。这段带有鲜明的造船工人特色的语言，把人所畏惧的“比斯坎湾风暴”、“好望角巨浪”踩在脚下，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战胜征途上任何惊涛骇浪的坚强意志。“他的声音象榔头敲在钢板上一样铿锵；他的语言象电焊火花一样炽烈。”不仅彭锁生的话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的赞颂也十分形象化。

另外，就拿轮船汽笛来说吧，我们听来不过平平常常，但在造船工人耳中却是分外亲切。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辨别自己亲手制造的各类轮船。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就象父母熟悉自己的子女一样，一声叫唤，就听得出谁在哭，谁在笑。”你看，作者把造船工人对轮船特有的感情表现得多么真切动人呵！只有深切理解造船工人思想感情的人，才可能锤炼出这样的语言。

毛主席说过：“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大海铺路》的作者正是在学习群众语言上下了功夫，掌握了大量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才使作品语言比较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有些同志在学习语言上确实也下过功夫，但他们忙于从古中外的作品中去搜集词

汇，包括搜集所谓的群众语言。因为离开了对特定的斗争生活和特定的思想感情的理解，在别人的作品中是“活”的语言到他的笔记本上已经是“死”的了，所以真到写作时，这些词汇或者用不上，或者不够用，或者拼拼凑凑，结果还是“学生腔”、“书生气”。鲁迅曾经说过：“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群众的斗争生活是文学创作最丰富最生动的源泉，群众的语言也是文学语言最丰富最生动的源泉。离开了“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去向“旧书里讨生活”，实际上是颠倒了学习语言上的源与流的关系。

从活在人民口头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一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海铺路》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描绘。例如：广大的造船工人自豪地称自己为“争气派”，把鼓吹崇洋迷外，主张万吨轮下马的人称为“冷气派”。直性子的沙龙涛故意考考新来的党委书记贺新说：要是站在“冷气派”一边，“保险到了伏天身上不会出汗。”贺新爽朗地回答说：“不出汗，不是要生病了吗？我想，还是加入你们一派吧，你们收不收我？”一个普通工人急于想了解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对两种思想斗争的态度，故意去考一考党委书记，这一考，充分展示了工人群众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展示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型的相互关系。这段既风趣又严肃的精采对话，就给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由此可见，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赋予了这些人物的语言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也正是在新的斗争中迸发出来的时代精神的火花。所以我们说，离开了新的斗争、新的人物，语言的时代特色便成了一句空话。

在文学作品中，与语言的生活气息、时

代感相联系的，还有个语言性格化问题。英雄人物说出来的话，既要有鲜明的党性，强烈的时代感，又要有独特的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有些同志在创作中，写一般人物的语言还考虑到性格化，一接触到英雄人物就显得有些拘谨，怕有损于高大的英雄形象而忽视了“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个普通的道理。因此，常常不是让他说几句“大道理”，就是来一段“豪言壮语”，似乎只有这样才象个英雄。其实，这恰恰不象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来自群众，代表群众，他们最会用群众语言说话，他们的语言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代表了群众的心声，生动活泼而富于个性，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当然，不是说英雄人物就不要讲道理、不能有豪言壮语，而是说这些话要符合这个英雄人物的身份与经历，符合特定的斗争环境，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来表达，而不是用干巴巴的学生腔。这样，才能表现出他们独特的英雄性格。

《大海铺路》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我们拿主要英雄人物彭锁生来看，工人家庭的熏陶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培养了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高度的斗争觉悟，锤炼了他豪放、热情、朴实的性格。当有人认为修船厂造万吨轮简直是“大胆的幻想家”时，彭锁生却说：“我们的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坐着木船下西洋，周游列国了。现在我们想自己造一只海轮去闯闯海洋，斗斗风浪，这算什么幻想？”这朴素而又风趣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呵！彭锁生不仅以祖国的航海史自豪，而且有着更远大的抱负。“闯闯”、“斗斗”这两个极普通的词汇在这里生动而又精确地描绘出他向往斗争、蔑视艰险的气魄和胆略。另外，如船尾分段水上翻身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钢缆缠住船尾，情况十分危

急，彭锁生毅然决定摇小舢板去险区中心，要知道万一钢缆断了，那分段就会泰山压顶，把一艘小小的舢板打得粉碎！这在狂风巨浪中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但临上阵时，彭锁生只说了一句：“我去看一看。”小说紧接着这样描写：“当彭锁生说：‘我去看一看’的时候，他的口气是很轻松的，好象他平时在家里讲‘我去看一看，门关了没有’，或者‘我去看一看，水开了没有’一样的随便。”但这却是去闯龙潭虎穴呵！“我去看一看”这在生活中确实是极平常的一句话，然而用于这样的特定环境，深刻地揭示了彭锁生朴实而又崇高的英雄性格，一个镇静自若，挺身抢险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并焕发出动人的思想光彩，使人肃然起敬。如果这里让他说上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就不是这个彭锁生了。但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彭锁生，比起其他几个英雄人物来，性格语言尚不够突出，有些地方还是用些一般化的“豪言壮语”来代替他的性格语言。尽管如此，作者运用丰富生动的群众语言去刻划人物性格，“想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努力是明显的，也是有成绩的。

然而，我们也发现小说中的某些语言，特别是一些人物的对话，缺乏对生活中群众语言的选择、加工和改造。据说在原稿中，黄汉法、潘康利等人的语言曾经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一些反映腐朽意识的语言，甚至流于油滑。现已进行了一些修改，但仍有痕迹。譬如“花露水”，“硬撑”、“十三点”等话只是反映和投合了小市民的意识 and 趣味，与整个作品中的语言风格是不协调的。这样的语言，既无助于刻划形象，更有损于思想的严肃性。我们所说的加工、提炼，就是要在语言的形象性和思想性上下功夫。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千百年来形成的群众语言也必然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即使

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在群众语言的宝库里仍有剥削阶级塞进的垃圾。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群众语言时，得有个分析、选择和加工改造的功夫，鲁迅曾经引用过高尔基的一句话：“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这把群众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得很清楚了。鲁迅还曾经说过：“文学语言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这段话前半句说文学语言来自群众语言，后半句说经过加工改造之后形成的文学语言，有些还应当回到群众中去，丰富群众的语言，在群众生活中起作用。鲁迅自己的小说实践了这个思想。革命样板戏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榜样，剧本中许多警句警句已被工农兵广为传诵。

要创造这样的文学语言，显然远远不只是个语言技巧问题。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毛主席在谈到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时，进一步指出：“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毛主席把学习群众语言提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上来了。如果我们深入群众只是为了搜集语言素材，而不是把学习群众语言与转变思想感情联系起来，那么，即使听到一些生动的语言，也只是一种猎奇。因此，我们只有在与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基础上，才能熟悉、运用、提炼群众语言，形成自己的文学语言。

毛主席早就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下不下功夫，结果大不一样。《大海铺路》的作者下了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都来下这番功夫，不断“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



## 不同的眼光

高 信



同是眼睛，所看的又是同一事物，那看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天差地远。

一部《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

这是鲁迅早在四十九年前说的话。四十九年过去了，同是眼睛，所看的又是同一事物，那看法该总会一致了罢！其实不然。

教育革命的成果，在我们看来是好得很的。贫下中农对朝阳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就这样看、这样赞扬：“社来社去培养的人，我们养得起，用得上，回得来。这样的大学真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大学。”又说，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后当农民的大学生是“一批实干顶用的庄稼汉，领导班子的好参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战士”。（见《光明日报》二月十四日）然而这件我们认为好得很的事情，到了刮右倾翻案风，制造奇谈怪论的老爷眼里却坏得不得了，他们攻击：“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的中技高。”他们还气势汹汹地责问：“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的水平能行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鲁迅说得好：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超出他阶级之外。”时代诚然在前进，人们的眼光也在前进着，然而只要阶级还存在，“不能超出他阶级之外”的眼光也就还存在。几年前，不是还有人看见《红楼梦》是一部所谓“吊膀子”的书么？古人说过：“胸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颇有点道理的。一个心眼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胸不正”的那一伙们，他们把教育革命看成漆黑一团原不足怪的。君不见这伙复辟狂的祖师孔老二，当年斥“铸刑鼎”为邪端、为“亡国之道”，骂“郑声”为“淫声”，且要“放逐”它，而对臭不可闻的古乐《韶》却大动感情，一听之下，竟“三月不知肉味”，飘飘然得忘其所以吗？

眼光之不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亦如此。这没有什么可怕：新生事物绝然不会因为在复辟狂眼里是漆黑一团而失去它耀眼的光辉；而那些存“不正”之心，发倒退怪论的复辟狂倒真有滚进漆黑一团的资本主义深渊而永劫不复的危险。如果他们还不肯改悔，眼光还不肯进化的话。

## 复辟狂的辫子

朱 建 平



鲁迅在《风波》这篇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人物，现在被议论得较多的要数九斤老太



了，因为她有一句名言“一代不如一代”，在各种“今不如昔论”派中颇有点代表性。其实，她在反对革新方面不过是个“不平家”而已。真正的反动派是那个顽固地在脑后留着条辫子的赵七爷。这个封建余孽，鲁迅说他“有些遗老的臭味”。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象道士一般，闭门不出，除了叹息，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干吗读得这么仔细？赵七爷或许在研究什么“韬晦”之计吧。果不其然，张勋一复辟，他马上放下辫子，破门而出，四处游转，大造舆论，逢人便声色严厉地责问：“辫子呢，辫子？”拚命散布“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等等奇谈怪论，竭力制造“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之类的政治谣言，大有“得势便猖狂”的架势，可惜好景不长，右派上台总是短命的。那个被赵七爷誉为“有万夫不当之勇”的辫帅张勋偏偏不争气，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才演了十一天复辟丑剧就仓皇叛国，逃到外国兵营避难去了。于是赵七爷只好重新盘起辫子，躲在屋里坐着看书了。

赵七爷的辫子可算是阶级斗争形势的晴雨表。在革命风头上，不得不盘起辫子，多少认一点输；一旦复辟成了气候，这条辫子又亮出来了；待到复辟烟消云散，辫子少不得再花些功夫盘起来。一条辫子，盘了又放，放了又盘，就是不肯忍痛割爱。这是什么道理？原来，在赵七爷心目中，不仅因为辫子是先朝遗物，睹物生情，留着可以使自己念念不忘失去的天堂；更重要的是，这个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老是想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保存着辫子就是保存着复辟的希望。一旦复辟，这条辫子就是还乡团的标记，既可作为他向其一

伙同党炫耀的功勋绶带，又可作为他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的丈八蛇矛。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赵七爷的命根是脑后的一根辫子，割了它就是断了复辟的希望，当然是万万使不得的。

时隔半个多世纪，象赵七爷一样还保存着辫子的遗老是不找到了；但象他一样有着复辟希望的人却还大有人在。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希望复辟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以有辫子为荣吗，他一上台就亮出来，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可现在毕竟不是赵七爷那个时代了。那时的村人觉悟不高，不清楚复辟后马上会有“留发不留头”的危险，甚至还存着“又要皇恩大赦”的幻想，待到被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一吓唬，又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现在不同了，复辟狂的“辫子”只要一拖出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就立即会把它揪住，作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动教材。只此一例，也足能证明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哲学可以休矣！

赵七爷的辫子后来如何？鲁迅没有写下去。但可以推测：这种人改也难，要他自己剪去是没有指望的。然而，革命的剪刀终究要革到他头上去的。他若顽固到底，硬要带着这条辫子进棺材，那也无伤大局。“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赵七爷与一切复辟狂的最后下场！

# 在“HTP”的掩盖下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范毅平

“在这里参加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我们的国家来说，‘HTP’三个字母意味着什么——科学技术革命。我们向这些字母祈求，我们顶礼膜拜，而且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这是苏修剧本《明天的天气》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汽车厂机械装备分厂经理拉夫洛夫的一段话，也是苏修统治集团近几年来天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调门。苏修二十四大以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他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革命的时代”，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科技革命，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一旦这个任务完成，苏联就可以由“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了。

什么是“科技革命的时代”？据说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所谓“科学技术革命”了。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剧本《明天的天气》就是企图描绘这个“时代”的具体图画。它写的是一家大型汽车厂，这个厂被称做“科技革命”的“前驱”，因而也集中地体现了所谓“科技革

命时代”的“时代精神”。什么精神？总输送带车间的大幅标语上赫然写着，曰：“技术统治一切”，“技术王国”。

“技术统治一切”？乍一看，有点象。厂里的人们都围绕着总输送带转，工厂的头头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技术之神”、“经济之神”、“组织之神”，这些人一个个把“HTP”三个字母顶在头上，尊为“上帝”，宣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遵从这个“上帝”的旨意。但是，分析一下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发现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只是一种假象。

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有两部分人：以总厂长伏洛兴为首的工厂头头们在和输送带上操作的工人们。这两部分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前一部分人以伏洛兴为中心，上下呼应、互相配合，组成了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条通达到工厂各个部分的权力输送带，指挥一切，操纵一切。后一部分人却只能围着总输送带转，作机器的附属品。女工索波列娃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不行。人家对她说：“你是个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为什么伏洛兴们和工人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和权力如此不同？

注：“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一、之二，见本刊一九七五年第六期、第八期。

是“科技革命”这个“上帝”的旨意吗？伏洛兴们是这样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伏洛兴们并不是“HTP”的代表，也不是什么技术的化身，而是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一定的阶级。这些人头顶共产党员称号，身披社会主义外衣，脖子上还挂着“技术专家”的招牌，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说明他们根本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所以有权指挥一切，因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广大工人的关系是一种雇佣被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这种关系在拉夫洛夫对待柯席尔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露骨。柯席尔，这个有着“电子控制式”双手的调整工，为了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向工厂要求一间住宅，遭到了经理拉夫洛夫的粗暴拒绝。可是仅仅过了几分钟，总输送带出了毛病，只有柯席尔能修复。这时拉夫洛夫便立即抓起播话筒，要柯席尔回去修理机器，并且答应给一套两个房间的住宅。拉夫洛夫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不安，好象完全忘记了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忘，他所以如此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十分明确他与柯席尔之间的关系就是买与卖。刚才不需要你，不想出高价，现在急需你，就花大价钱，买卖公平，银货两讫，再妥当不过了。《明天的天气》的作者还想掩盖一下这种关系的实质，他让柯席尔修好机器以后，为了“尊重自己”拒绝了拉夫洛夫的挽留而离职他去。但是弄巧成拙，反而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实质，说明工人在这种制度下仅有的一点自由就是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谁。

没有对立的阶级吗？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吗？假的。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一切；所谓“技术王国”，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群

众实行专政的王国。这就是“HTP”三个字母掩盖下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所谓“技术王国”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科技革命”的问题，而只能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伏洛兴的汽车厂里的情况说明这一点，《普通的一个月》和《实习生》里所描写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伏洛兴的汽车厂由于配件奇缺，总输送带常常停顿；《普通的一个月》里的那个地质勘探仪器厂月月完不成计划，靠弄虚作假，骗取奖金；《实习生》中的机器制造厂每月生产任务的百分之六十要靠月底的几天突击完成。总之，一片混乱，矛盾重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几篇作品都写到那是由于工人的酗酒、旷工、对生产漠不关心和工厂的头头们只顾赚钱而不顾质量造成的。但是谁也不敢承认，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这里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问题的性质明摆着，不承认是不行的。为什么苏联工人在列宁领导下能够忘我劳动，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能够“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而今天却恰恰相反呢？《普通的一个月》中的几个“革新者”说，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说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人越来越明显地分化成两个部分”，“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这“消极部分”的工人懒于动脑筋，在学校时技术成绩不好，在工厂便“整天借酒浇愁，用厚颜无耻、不问政治和吹毛求疵来掩饰自己”，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明天的天气》里有一个被当做落后工人描写的罗曼诺夫，他对什么技术考核根本不感兴趣，是因为懒吗？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为工厂头头们卖命。他说得好，自己只要“做完一个月的定额，请允许我签名领工

资”，至于第五万辆汽车能否按时装成，“让他们头疼去，关我们什么事呢？”《托洛契的白房子》里有一个工人叫穆拉什科，他也属于“消极部分”吧。他在加工铸件时只挑容易加工的做，而把难做的留下甚至扔进废料堆。是怕动脑筋吗？不是。他的技术是小组第一名，他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多拿计件工资。至于在《实习生》里，工人们常常旷工，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喝酒、聊天，更不是什么技术发展的结果，连总工程师都承认，他们都有着高超的手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代替的。那末问题在哪里？问题只能从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从现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压迫中去找。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至今，在苏联社会出现了愈来愈尖锐的阶级分化。这种阶级分化使工人从国家的主人、工厂企业的主人变成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而形形色色的新生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骑在他们头上。这还不算，资产阶级为了增殖资本，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在《明天的天气》和《实习生》里，我们都看到工厂主们怎样为了自己捞到更多的利润而强迫和诱骗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的苏联，工厂的生产任务完不成，这本来只是工厂主们的事情，只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和收入。但是厂主们却一定要把损失转嫁给工人，要工人用血汗去“救”他们，要工人做夜班，搞突击。工人们被搞得精疲力尽，工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回家不成，谈恋爱不成，读书学习也不成。“资本家不仅占有工人的全部在厂里工作的时间，而且他们还想剥夺掉工人的任何意志，一切与工厂无关的兴趣和思想”。生产关系变了，劳动对工人的意义也就变了，工人对劳动的态度当然

也要变。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再也不是崇高而愉快的了，而只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因此工人只能是为挣钱而工作，并且象穆拉什科那样想办法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多拿些工资。为了不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自己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为了反对残酷的政治压迫，他们还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斗争。怠工、旷工只是这种斗争的比较消极的形式，工人阶级的更积极、更激烈的斗争，苏修文学作品是不敢表现的，但是在苏联现实生活中，它却是存在着、发展着。

工人怠工、旷工的根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头头们弄虚作假，互相欺骗，根子同样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妨从《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梅略谈起。格梅略是地质勘探仪器厂的销售科长。他为了完成工厂产量和销售指标而获得超额奖金，常常弄虚作假，把没装好的仪器当成品装进仓库，把次品充好货卖出去，把滞销产品与畅销产品搭在一起出卖。只要货物一出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概不负责，弄得用户叫苦连天，不是退货就是索赔。对于格梅略，有人称赞他给工厂带来利益，有人却骂他是骗子手，说他违背了“国家”即总资本家的利益。其实这两方面在格梅略身上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所说：“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格梅略所以能给企业带来利益，使自己分到更多的奖金，就是依靠欺骗的手段与其他企业进行商业上的竞争，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那末，把格梅略除掉就行了？不，格梅略的同事、总工程师格列可夫说，格梅略是“环境”的产物。什么环境的产物呢？格列可夫不敢讲。其实很明白，格梅略是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产物，是企业之间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也是最近几年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新经济体制”的产

物。因此，在今天的苏修社会里，格梅略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所有苏修工厂企业的统治者们统统是格梅略，是一些大小不一、型号不同的格梅略。伏洛兴就也是一个格梅略。他为了追求更大利润，拚命提高汽车产量而不愿意提供其他厂需要的产品，更不愿意生产日用品。而且还要设法证明“汽车就是日用品”，就是说与格梅略一样不择手段。伏洛兴手下的人也都是格梅略。比如阿尔罕盖尔斯基，这个人在和美国谈生意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比格梅略还要“高明”。讨价还价自不必说，最后竟施出一个古往今来商业史上没有见过的绝招，同美国人丢银币看是字是面来定价钱，结果以便宜价格买到一批急需要的原料，受到伏洛兴和“部里”的赞赏。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竞争不断产生着格梅略，格梅略们之间又不断地竞争和互相欺骗，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难以控制的混乱之中。

这些情况说明，在今天的苏修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这种矛盾既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

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此尖锐的矛盾，苏修统治集团当然要寻找出路。出路何在？他们说在“科技革命”。勃列日涅夫说，“目前在经济方面，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事了”。言下之意是，他们将依靠“科技革命”来摆脱困境，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信不得。只抓“科技革命”，那末政治呢？难道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政治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无论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任何阶级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用政治统帅一切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想讲点历史。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搞过工业革命。谁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首先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用大工业代替手工工场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打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凡是它已经统治的地方，就“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伏洛兴把一个美国资产阶级人物所说的话奉为经典，来宣传所谓“科技革命”的精神。这个美国人说：“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是企业管理革命”。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南北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高潮。而所谓二十世纪的企业管理革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并逐渐走向集中垄断的过程，以及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而寻找出路的过程。历史上资产阶级搞的“工业革命”情况如此，今天苏修的新生产资产阶级所搞的“科技革命”也只能是这样。不过，由于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处于没落时期，再加上勃列日涅夫还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掩盖在“HTP”三个字母的下面。

掩盖归掩盖，实际干的时候政治目的却还是暴露得相当清楚。比如他们说，为了适应“科技革命”，必须进行“企业管理革命”。但是看一看伏洛兴所搞的“企业管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适应“科技革命”，而是为了

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专政。“详细规划企业的机构、分配权力和责任”，这是伏洛兴“企业管理革命”的核心。这里要解决的显然不是什么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伏洛兴要在什么人中分配责任和权力？在“许多专职部门”中，即在干部中而不是在工人中。工人跟权力是无缘的。在伏洛兴的管理体系中工人在哪里？深得“企业管理革命”三昧的拉夫洛夫说出来了：“给我一个熟悉自己业务的，能准确迅速地执行我的指示的工人，我们就能把世界翻个身”。原来，工人在这里：在伏洛兴、拉夫洛夫的权力下面。好一个“企业管理革命”啊！不就是要把那部统治工人的机器搞得更严密、更有效吗？再比如《实习生》中的安德列和《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列可夫要搞什么“自动化管理体系”，要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察其动机，原来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找“近卫军”和“使每个工人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揭露资本家为什么要采用机器时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反对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较少的体力劳动这个情况而要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极少工人这个情况而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的晚上休息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安德列和格列可夫所要干的，正是把自动化机器用来作为对付工人的武器。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HTP”这三个字母对勃列日涅夫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了。它不仅意味着用“科技革命”掩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而且意味着在“科技革命”的掩

护下强化资产阶级专政，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一句话，是用技术掩盖政治，是在“HTP”三个字母的掩盖下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HTP”的意义既然如此，它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它不但不能扭转工业生产的混乱局面，反而进一步激化固有的矛盾，也是预料中的事了。那个“科技革命”的“先驱”——大型汽车厂不是已经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而只能寄希望于明天了吗？明天如何？会出现伏洛兴们所盼望的气候，使工人与苏修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样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觉得自己在对一切负责”了吗？“技术王国”的“上帝”耸耸肩膀：“我们大家远非都是安琪儿”，不能呼风唤雨。野心勃勃的安德列也怀疑：“对自动化机器所抱的希望是不是太多了？”而格列可夫还没有实现改革就已经打起退堂鼓了。倒是短篇小说《托洛契的白房子》中的工长卡斯特利茨基现实一点。他没有向“HTP”祈求，而去向老沙皇讨教了。他从老沙皇那里找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小组工资制”，让工人为了工资而互相监督。然而既然老沙皇没有成功，新沙皇又怎能成功呢？

到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科技革命”一起陷入了死胡同。出路自然是有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一条出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走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于是他们只好留在死胡同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可悲的篇章。也许技术革命能找到最好的出路。”——从死胡同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垂死阶级的自我安慰，更是无可奈何的哀鸣。然而，让它去吧！



扎根荒原第一春

李树基作



朝霞

1976/3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